

三國水滸全傳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7849	
冊數	12 ( 3 )		
函號	附	1	10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一

甲集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詞曰人稟陰陽二氣仁義禮智天成  
浩然配乎塞蒼冥可託六尺孤能寄  
百里命閑閣水滸全傳論天罡地煞  
威名逢場何辨偽與真赤心當報國  
忠義實堪欽

份之五代亂離間。一旦雲開漫見  
天草木百年新雨露車書萬里舊  
江山尋常巷陌陳羅綺幾處樓臺  
秦管絃人樂太平無事日鶯花無  
限日高眠

此詩乃是宋太祖朝中一個名儒姓  
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為五  
代殘唐干戈不息宋李石劉郭梁唐  
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天

二川英雅普

一宋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明 温陵 李載贊 批點

祭天地桃園結義 第一回

後漢桓帝崩靈帝即位時年十二歲宦官曹節王甫弄權  
大將軍竇武大傳陳蕃謀誅之機謀不密反被曹節王甫  
所害宦官自此益橫建寧二年四月十五日約會群臣于  
温德殿中却欲坐忽狂風大作見一條青蛇從梁上飛下  
約長二十餘丈蟠于椅上靈帝驚倒武士慌急救起文武  
互相推倒于丹墀須臾不見片時大雨大雷降以冰雹到  
半夜方止東都城城中壞却民房數千餘間建寧四年二月  
洛陽地震省垣皆倒海水泛溢登萊沂密四州盡被大浪  
捲掃居民入海遂改爲喜平自此邊界時有友者喜平五

道循環夾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帝來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靈應天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一條桿棒。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掃清寰宇。蕩淨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皇帝。班定四百年開基。帝上因此邵堯夫讚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交百姓再見天。日之面。那時西嶽華山。有個陳搏處士。一日騎驢下山。向華陰道中。正行間。聽得人說。如今東京柴雲讓位。與趙檢點。登其陳搏先生。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人問其故。那先生曰。庶甲年間受禪。開基即位。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傳位與御弟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傳位與太子仁宗。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

年。改爲光和。地震五番。六月朔。黑氣十餘丈。飛入溫德殿中。秋七月。有青虹見于玉堂。五原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此時宦官十常侍。張讓。趙忠。段珪。曹節。侯覽。封誚。蹇碩。程璜。夏輝。郭勝。十個把握朝綱。天下官員皆出於十人門下。靈帝自常說。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因此宦官出入宮闈。全無忌憚。府第體宮院蓋造。中平元年。歲甲子。鉅鹿郡有一人。姓張名角。有兄弟張梁。張寶。三人。因往山中採藥。遇一老人。碧眼童顏。手執藜杖。喚張角。授書二卷。名太平要術。囑付以道爲念。普救世人。若萌異心。必獲惡報。張角拜求姓名。老人曰。吾乃南華老仙。遂化陣清風而不見。角因得此書。曉夜攻習。能呼風喚雨。號爲太平道人。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毒流行。張角散施符水。稱大賢良師。請符救病。無有不應。領患者。親詣座前。首說已過。角與戲。悔以求福利。角徒弟五百餘人。雲遊四方救病。

不止朝廷出榜。召人醫治。天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揭榜直宗召入內苑。看視太子。却在太子耳邊說道。八個字云。文有文曲。武有武曲。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化一陣清風而去。是王帝差兩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是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改元九個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三年。這九年。謂之三登。一連二十七年。號爲三登之世。直至嘉祐三年春間。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民不得安生。

以後角立三十六方。方者所也。皆將軍之稱也。分布天下。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人。各處州郡。皆言今年歲在甲子。正是上元甲子。王天下太平。取白土于各家門上。寫甲子二字。至州城縣鎮。宮觀寺院。門上皆書甲子二字。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千里之間。家家侍奉大賢良師張角名字。角與弟張寶。商議曰。至難得者民心也。今民心已順。若不乘勢取天下。誠爲萬代之可惜。寶云。正合弟機。一面造下黃旗。張角字號。約會于三月初五日。一齊舉事。張角先遣馬元義。暗賈金帛。結連中常侍封誚。徐奉。以爲內應。後遣弟子唐周。馳書報封誚。周巡赴朝中。告變。帝急召皇后兄大將軍何進。調兵先擒馬元義。斬之。又收封誚等一千人下獄。張角聞知事發。星夜起。召百姓云。今漢運數終。有大聖人出。爾等皆宜順天從正。以樂太平。四方百姓果黃巾從張角。及者四五十萬。逢州遇縣。放火劫人。所在官吏。望風逃竄。何進

各處申奏。當有開封府主包待制親  
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榜文。合樂救  
治萬民。那裏醫治得。文武商議。伺候  
早朝。奏知天子。却要祈禱瘟疫。不知  
如何。直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  
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鬧動求國  
乾坤。擾遍趙家社稷。有詩為証。

萬姓熙熙。化育中。三登之世。樂無窮。  
窮。豈知禮樂笙歌治。愛作兵戈劍  
戟叢。水滸寨中。七壯勇。梁山泊內。  
聚英雄。細推亂世興亡數。盡屬陰  
陽造化功。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  
走妖魔 第一回

絳情鷄人報曉。舞尚水方進紫雲  
裘。九天閻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  
冕旒。日色煥臨仙掌動。香煙欲傍

袞龍浮。朝罷演裁五色詔。珮聲歸  
向鳳池頭。

又說太宗仁宗在位嘉祐三年三月  
三日。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烟御  
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劍戟。天香  
影裏。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  
綉襖錦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  
殿。上現金章鳳羽扇。開白玉階前。  
傳寶輦。隱。淨鞭三下嚮。層。文  
武兩班齊。

時有宰相趙鼎。奏政文彥博。出班奏  
曰。目今京師瘟疫盛行。民不聊生。伏  
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薄稅。以禳天  
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勅翰林院  
草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  
稅賦。悉皆赦免。命在京宮觀寺院。倚

奏帝。火速降詔。令各處備禦討賊立功。一面遣中郎將盧  
植皇甫嵩朱雋。各引兵分三路討賊。且說張角一軍前犯  
幽燕界分。幽州太守劉焉。召校尉鄒靖云。黃巾生發。侵及  
境界。當如之何。鄒靖曰。既漢天子有明詔。令各處討賊。明  
公何不招軍。以助國威。焉然其說。隨即出榜張掛。召募義  
兵。量才擢職。時榜文到涿州張掛去。涿縣樓桑村。引出一  
個英雄。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龍目鳳  
准。面如冠玉。唇若塗朱。乃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  
下玄孫。姓劉名備。昔劉勝之子劉真。漢武帝元狩六年封  
涿縣。玄德祖劉雄。父劉弘。會舉孝廉。亦在州郡為吏。弘蚤  
喪。玄德事母至孝。家寒無可養贍。以販履織席為業。玄德  
任處東南。角上有一株大桑樹。高五丈餘。枝葉茂盛。遠近  
望見。重重如車蓋。往來之人。皆言此樹非凡。有相者李是  
曰。此家必出貴人。初玄德幼時。與鄉中小兒戲于樹下。玄  
德曰。我為天子。當乘此樹。蓋車。叔父戒之曰。汝勿妄言。  
咸吾門也。年一十五歲。母使從學。與同宗劉德然。遠四公  
孫。替為友。劉德然父劉元起。見玄德家貧。常資給之。元起  
妻曰。各伯一家。何能常常補助之。元起曰。吾宗中。德年二  
十八歲。備立子

榜下。長歎一聲。而回。後有一人厲聲言曰。大丈夫不與國  
家出力。何故長嘆。玄德回顧。見其人身長八尺。豹頭環眼。  
燕頰虎鬚。聲若巨雷。勢如奔馬。玄德見此人形貌異常。遂  
與同入村中。問其姓名。其人云。某姓張名飛。字翼德。世居  
涿郡。頗有庄田。賣酒屠猪。好結天下壯士。却纔見公看榜。  
何故長歎。玄德曰。我本漢室宗親。姓劉名備。字玄德。今聞  
黃巾賊劫掠州郡。有心掃蕩中原。匡扶社稷。恨力不能爾。  
飛曰。正合吾機。吾有庄客數人。同舉大事。若何。玄德甚喜。  
飛邀玄德入店。正飲間。見一大漢。推一輛車。到店外下車。  
入店坐在桑水瓮上。嚼酒保疾。醜酒來。我待趕入城去。充  
軍。怕遲了。玄德看其人。身長九尺五寸。鬚長一尺八寸。而  
如重棗。唇若抹朱。丹鳳眼。卧蚕眉。相貌堂堂。威風凜凜。玄  
德就邀同坐。問及姓名。其人曰。吾姓關名羽。字雲長。河東  
解良人也。因本處豪霸。倚勢欺人。關某殺之。逃難江湖五

設大醮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  
 宗凌會百官計議衆知政事范仲淹  
 奏曰目今災疫大行民不聊生以臣  
 愚見可宣嗣漢天師臨朝脩設三十  
 六日羅天大醮可保民間瘟疫仁宗  
 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御筆  
 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  
 殿前太尉洪信為使前往江西信州  
 龍虎山請天師張真人星夜臨朝洪  
 信領了聖勅辭別天子帶了詔書御  
 香與數十人上馬離京徑投信州貴  
 溪縣來于路上但見

六年矣今聞召募義兵破黃巾賊欲往應募以遂已志玄  
 德大喜二人回到張飛庄上共議天下之事閑張皆小於  
 玄德欲拜為兄飛曰我庄後有一小園桃花盛開明日同  
 宰白馬祭天殺烏牛祭地俺兄弟三人結生死之交何如  
 三人大喜次日於桃園中列下金錢紙燭殺白馬烏牛祭  
 獻天地三人焚香再拜設誓曰念劉備關羽張飛雖然異  
 姓結為兄弟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庶不  
 求同年同月同日生日願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可  
 鑒此心背義忘恩天神共戮誓畢共拜玄德為兄關羽次  
 之張飛又次之三人祭罷天地同拜玄德老母將祭福物  
 聚鄉中壯士三百餘人於桃園中痛飲一醉收拾軍兵根  
 無馬匹可乘正思慮間有中出大商張世平蘇雙二人販  
 馬一群正值寇發歸鄉未到乃趕入庄玄德請二人到庄  
 置酒管待訴說欲與民除害扶助漢朝張世平蘇雙大喜

遙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綉  
 鋪嫩柳垂金絲拂地和風日暖時  
 過野店山村路直沙平夜宿郵亭  
 驛館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驅馳  
 紫陌中

洪信在途不止數日來到信州大小  
 官員迎接差人報知上清宮次日眾  
 官送太尉到龍虎山三清殿上將詔  
 書供養衆道官齋罷洪太尉問曰天  
 師今在何處道官稟曰這代祖師號  
 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自向山頂結  
 一茅庵脩真養性太尉曰今天子宣  
 詔如何得見真人曰天師雖在山頂  
 其實能駕霧興雲踪跡不定貧道等  
 亦難得見太尉曰今京師瘟疫盛行  
 丹詔來請天師要設大醮禳天災  
 似此奈何道官曰若太尉誠心齋戒  
 沐浴休帶道人自背詔書步行上山  
 禮拜叩請天師方能得見太尉便曰  
 俺從東京食素到此依着你說明日  
 沐浴換了新布衣脚穿草履背上升  
 詔手持御香衆道人送到山後指與

原將良馬五十疋送與玄德又贈金銀五百兩鑽鐵一千  
 斤以資器用玄德求良匠打造雙股劍關羽造八十二斤  
 青龍偃月刀又名冷張飛造丈八點鋼蛇矛各製全身鎧  
 甲一齊完備共聚五百餘人來見太守劉焉三人參拜已  
 畢問其姓名玄德說起宗派劉焉大喜云既是漢室宗親  
 但有功勳必當重用因此認玄德為姪整點軍馬人報黃  
 巾賊大方程遠志人馬哨近涿州焉令校尉鄒靖引玄德  
 為先鋒前去破敵玄德大喜與關羽張飛飛身上馬來幹  
 大功未知怎生取勝

劉玄德斬寇立功 第二回

玄德部領五百餘衆至大興山下與賊相遇玄德出馬左  
 有關羽右有張飛揚鞭大罵程遠志及國逆賊何不早降  
 遠志大怒遣副將鄧茂挺鎗直出張飛挺丈八矛刺中心  
 窩鄧茂翻身落馬後人有詩讚翼德曰

洛逕相別。洪信口誦天尊寶號。從步上山。果然好座大山。正是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盤亂雲。近看平吞明月。高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之岫。孤嶺崎嶇。謂之路。上面極平。謂之頂。頭員下。壯謂之密。隱虎藏豹。謂之穴。隱風。隱雲。謂之岩。高人隱居。謂之洞。樵人出沒。謂之徑。流水有聲。謂之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千峯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掛。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干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烟。

欲教勇鎮三分國。先試衝鋒丈八矛。程遠志見折了。邵茂拍馬舞刀。直取張飛。關羽舞刀直出。遠志措手不及。亦被關羽揮為兩段。後人有詩讚雲。長曰。惟憑立國安邦手。先試青龍偃月刀。程遠志既死。餘眾皆倒戈卸甲投降。斬首無筭。大獲全勝。而回。太守劉焉親自迎接。賞勞三軍。又流星馬飛報。言青州太守龔景。有牒文告急。言黃巾賊圍城將陷。乞賜救援。劉焉與玄德共議。玄德曰。願往救之。劉焉令鄒靖將兵五千。隨玄德去救。玄德上馬。與關張投青州來。遙望見賊人皆披髮。以黃絹抹額。盡以八卦文為號。賊眾見救軍。分兵混戰。玄德兵寡不敵。退三十里下寨。玄德與關張曰。賊眾我寡。必出奇兵。然後取勝。乃分關某引一千軍伏山左。張飛引一千軍伏山右。鳴金為號。齊出救應。次日玄德鄒靖鼓噪而進。賊眾湧到。玄德便退。賊眾乘勢趕過山嶺。玄德

跳出一個吊睛白額錦毛大虫來。太尉驚叫。望後便倒。偷眼者大虫。但見毛披一帶黃金色。爪露銀鉤十八隻。睛如閃電。尾如鞭。口似血盆。牙似戟。伸腰展臂。勢猙獰。擺尾搖頭。聲霹靂。山中狐兔盡潛藏。澗下狼獾皆斂迹。那大虫望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一回。望山坡下跳去。太尉唬得魂不護軀。口裡叫苦。孤將起來。滾上山。又作口。中嘆氣。怨皇帝差俺來。這受這場驚恐。說尤未了。又一陣風吹。得口氣直中。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籐裡。搶出一條雪白蛇。太尉見了。叫聲死也。倒在盤蛇石邊。微開眼看那蛇時。但見昂首驚颺。起掣自電。先生動蕩。則

昂首驚颺起掣自電先生動蕩則

軍一齊鳴金。左關某右張飛兩軍齊出。玄德軍回。三路掩殺。賊眾大敗。直趕至壽州城下。太守龔景亦率民兵出城助戰。賊勢大潰。遂解青州之圍。太守犒賞諸軍。鄒靖欲回。玄德曰。近聞中郎將盧植與賊首張角戰於廣宗。即今此德府廣宗縣也。備昔與公孫瓚師事盧植。欲往就之。同力破賊。鄒靖曰。糧食可以應付。軍馬不敢妄動。因此玄德自引五百人投廣宗來。見盧植。鄒靖自引軍回。盧植見玄德。問其行藏。玄德一一說了。盧植賞勞了畢。留在帳前聽調。時張角賊眾十五萬屯廣宗。盧植兵五萬餘眾。雖則連勝幾陣。未見次第。植喚玄德曰。我今圍賊在此。賊弟張梁張寶在潁川與皇甫嵩朱雋等。斯殺汝可引本部軍馬再助汝官軍一千。就去打聽消息。約會剿捕。玄德領了文書。與關張星夜投潁川來。其時皇甫嵩朱雋引官軍與賊大戰。賊不利。乃退入長社。縣名在河南開封府。即今許州。依草結營。高四面圍定。嵩與

乃退入長社。縣名在河南開封府。即今許州。依草結營。高四面圍定。嵩與

折峽倒岡。呼吸則吹雲吐霧。鱗甲亂分。千片玉尾。稍斜捲一堆銀。那蛇眼出金光。張開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太尉臉上。驚得太尉無地藏身。那蛇望山下。溜去不見了。大尉方纔爬起。說曰。驕殺不官。口裡罵那道士。戲弄俺。受這般驚恐。若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說話。再要上山去。只聽得松樹背後。笛吹聲响。太尉看見一個道童。倒騎黃牛。橫吹鐵笛。轉出山凹。太尉看那道童時。但見頭宿兩個丫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纏結草來編。脚下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不染塵埃。綠髮朱顏。耿全無俗態。

那道童大笑。指曰。你要見天師麼。我早間在草庵中。伏侍天師。說仁宗天子。差洪太尉來宣我去東京。做醮祈禳瘟疫。我今乘鶴駕雲去也。想今不在庵中。你休上山。太尉曰。你不要說謊道童。又吹鐵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想。是天師分付他。不如下山去罷。即尋回路。奔山下。來。衆道士接着。請到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曾見天師麼。太尉曰。爭些送了性命。把山中驚恐事。說了。此畫是你無道。戲弄我真人。曰。貧道等怎敢。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並不傷人。太尉又曰。我正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後。轉出一個道童。騎牛吹笛。我待問他。都知了。說天師早晨乘鶴駕雲。望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真人曰。這道童正是天師。雖然年幼。道行非常。世人稱為道通祖師。既

日從來無此病。但失愛于叔父。故見在耳。當信其言。後叔父但言操之過失。當皆不聽。因此操得恣意放蕩。不務行業。時人未之奇也。惟有橋玄。一見曹操。指而言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南陽何顛。見操言漢室將亡。安天下。必是此人。汝南許都。有高名操。往見之。問曰。我何如人。耶。不答。又問。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也。操喜而謝之。年二十。舉孝廉。為郎。除洛陽比部。尉。初到任。縣四門。各設五色棒。十餘條。有犯禁者。不避豪強。皆捧責之。靈帝所喜。小黃門蹇碩的叔父。提刀夜行。操巡夜。拿住。就捧責之。由是內外莫敢犯者。厥名頗振。後為頓丘令。因操引馬步軍五千。前來潁川助戰。正遇張梁張寶敗走。攔殺一陣。斬首萬餘級。梁寶死戰得脫。操來見皇甫嵩朱雋。賞勞畢。便令操引兵追襲。操欣然去了。却說玄德引關張來潁川。聽得喊殺之聲。又見火光照夜。急引兵來時。賊已散敗。玄德持書見皇甫嵩朱雋。言盧植事。嵩曰。張梁張寶勢窮力乏。必投廣宗去。依張角。汝可星夜往助。勿得遲慢。玄德拜辭。引兵復回路。逢一軍。約三百餘人。護送一輛檻車。視之。乃盧植也。玄德大驚。下馬問其緣故。植曰。我圍張角。將次可得。被角用妖術。因此未能

人也。沛國譙郡今屬徐州沛縣地方。姓曹名操。字孟德。按操乃漢相曹參祖曹節。字元偉。仁慈寬厚。節生四子。最少者名騰。字季興。桓帝朝為中常侍。後封費亭侯。養子曹嵩原是夏侯氏子。過房與曹騰為子。因此姓曹。嵩為人忠厚。純雅。官拜司隸校尉。靈帝拜為大司農。遷大鴻臚。嵩生操。小字阿瞞。一名吉利。年幼時。好飛鷹走犬。喜歌舞。吹彈少。操警。有權數叔父來。詳倒於地。敗面唱言。叔父。慌問之。操曰。卒中風耳。叔父歸告于嵩。操潛地歸家。嵩驚問曰。汝中風。已瘥乎。操

然祖師法旨說去了。比及太尉回京。這日這場醜事。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真人排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留在上清宮。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次日真人請太尉游山。行至宮前宮後。散景行到右廊後。外一。所殿宇。門上使着大鎖。着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上又重疊使着硃印牌額。上書四個金字。伏魔之殿。太尉指曰。此殿是何處。真人答曰。此是前代老祖天師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如何許多封皮。真人曰。此是祖師大。唐洞玄國師封。但是經傳一代天師。便添一道封皮。子孫不得妄開。今經九代祖師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裏面的事。太尉心中驚怪。便對真人曰。你且開門。看魔王甚麼模樣。真人告曰。

全勝。今上差小黃門左豐。別來體探。問我索賄賂。我答曰。軍中缺乏。安有奉承天使。左豐懷恨。回奏上曰。廣宗之賊極容易破。盧植高壘不戰。惰慢軍心。欲待天自滅賊。因此聖怒。遣中郎將董卓替我。取我回京問罪。張飛聞說。要斬護送軍人。以救盧植。玄德急止曰。朝廷自有公論。汝豈可躁暴。關公亦當任。因此得免。軍士簇擁盧植去了。關公曰。盧中郎以自罷了軍權。他人領兵。我等去無所依。不如且回涿郡。玄德曰。然遂引兵投北而行。忽聞山後喊聲大舉。玄德縱馬上高岡望之。見官兵大敗賊陣。中乃天公將軍旗號。玄德曰。此必是張角也。可速戰之。三人飛馬而出。張角正殺敗董卓乘勢趕來。玄德領關張衝殺。角軍大亂。追趕五十餘里。救了董卓。回寨。三人來見董卓。卓問見君何職。玄德對曰。白身。卓甚輕之。不與賞賜。玄德出。張飛怒曰。我等親赴血戰。救了這廝。到觀人如無物。吾不殺之。難解。

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不許擅開。太尉

笑曰。我讀通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我不信。即打開門。我看真人。再三勸票。太尉曰。你不開。回朝奏你有違聖旨。怒把你們問罪。真人只得先把封皮揭了。將鉄鏈打開。大鎖把門推開。到殿內。黑暗。大尉交没人取火把來照時。只見中央一個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半陷在泥裏。照碑前面。都是龍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碑後。却有四個直字。遇洪而開。却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太尉朝。必顯忠良。三。來轉考。遇着洪太尉。看了大喜。便對真人說。你等阻當我。却怎的。數百年前。已註我姓名。在此。分明是我開着。汝眾人。與我掘開。且看底下。是何物。真人諫曰。不

忿氣提刀入帳來殺董卓。未知董卓性命何如。按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人也。數討羌胡。累有邊功。官拜河東太守。領鎮中郎將。自來驕傲於人。以致張飛性發欲殺之。

安喜張飛鞭督郵

關公急抱住張飛。玄德叱之曰。我等皆白身之人。他朝廷命官。又掌許多軍馬。汝今殺之。將欲反耶。飛曰。若在卓部下聽令。吾必去矣。玄德曰。吾三人死生共處。安可弃也不若離了董卓。別投他處。飛曰。若如此方解我恨。三人遂引軍投朱雋。待之甚厚。合兵一處。進討張寶。是時曹操自領皇甫嵩。進討張梁。大戰於曲陽。且說朱雋進攻張寶。寶領賊眾八九萬。屯于山後。雋令玄德為先鋒。與寶對敵。寶令副將高升出馬。張飛揮矛刺高升。墜馬。玄德引軍直撞過去。張寶就馬上披髮仗劍作法。風雷大作。黑氣中無限人馬自天而降。玄德急回軍。大亂被張寶殺敗。退見朱雋。雋曰。此妖術也。來日可宰猪羊血。令軍士伏於山頭。候賊



可掘動恐有利害不便太尉不聽衆人先犯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起那石龜又掘下去見一片大青石板扛起看時却是萬丈深穴內刮刺一聲响唬那响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大華山頭巨靈神一孽山峰碎共工奮怒撞倒了不周山力士飛鏢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十萬軍中半夜雷

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裡冲將起來掀搗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冲上半天中散作百十道金光去了衆人大驚發聲喊都奔將出來驚得洪太尉目睜口呆問曰走了甚麼妖怪從此宋朝皇帝夜眠不穩晝夜忘食直使

趕來高坡上溪之其法可解玄德聽令已畢撥關羽張飛各引軍一千伏於山後兩山之上差軍五百盛猪羊血并穢物準備次日玄德引軍與張寶交鋒之際張寶作法亦復如前玄德撥馬便走張寶人馬趕來將過山頭一聲砲響五百軍穢物齊潑但見空中紙人草馬紛紛墜地風雷頓息砂石不飛張寶見解了法急引兵退山後關羽張飛兩彪軍齊出背後玄德朱雋一齊趕上賊兵大敗張寶奪路而走玄德望見地公將軍旗號飛馬趕來拽滿弓弦只一箭射中張寶左臂張寶帶箭走入陽城今之河南府登封縣堅守不出這一陣殺賊三萬餘衆降者不知其數朱雋引軍圍住陽城月餘不下令人體探皇甫嵩消息回報皇甫嵩大獲全勝董卓連敗數陣差皇甫嵩代之嵩到時張角已死弟張梁用王者衣冠葬之皇甫嵩連贏七陣斬張梁於曲陽之下差人掘張角棺槨梟首送往京師降者十五萬殺戮者極多朝廷加皇甫嵩為車騎將軍領冀州牧曲陽今北直隸冀州今屬北直隸大名府一時人皆得官爵武騎校尉曹操除濟南相濟南今山東濟南府已皆赴任去訖朱雋聽說催促軍馬攻打陽城賊勢危急從賊嚴政刺殺張寶獻首投降朱雋遂平數郡遣人進表奏功朝廷正待商議陸用飛報奏黃巾餘黨南陽趙弘韓忠孫仲聚眾十餘萬望風燒掠稱與張角報仇大臣上奏保舉朱雋討之即日降詔朱雋領了詔旨引軍直至宛城宛城今南陽府南陽縣趙弘遣韓忠迎戰於野朱雋遣玄德關張攻城西南角韓忠盡率精銳來西南角與玄德鏖戰從辰至午賊眾不退朱雋自將鉄騎三千徑取東北角翻身殺賊賊恐失城急奔西南而回玄德從背後趕殺賊眾大敗奔入宛城朱雋分兵四面圍定城中斷糧韓忠使人出城投降玄德引見說忠投降雋不許玄德曰昔高祖之得天下蓋為能招降納順公何不用雋笑

宛子城中藏猛虎見注內聚飛龍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

大開史家村第二回

千古幽高一且開天罡地殺出星臺自來無事多生事本為禳灾却惹灾杜撰這今雲擾兵戈到處鬧咳高伙奸佞難堪恨洪信送今釀禍胎

當時真人對洪太尉說是老祖天師洞玄真人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一百零八個魔君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若放他出世必害下方生靈如今脫走怎生是好太尉聽罷大驚收拾同衆人回京在路分付衆人把走妖魔事休說恐天子知而見責回至京師聽說天師在東京做七晝夜好事

普施符錄瘟疫寧息萬民安痊天師  
 回龍虎山去了太尉次日朝見天子  
 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  
 願乞而來統侍到此仁宗准奏賞賜  
 洪信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傳位英宗  
 在位四年傳位神宗在位一十八年  
 傳位哲宗天下太平四方無事且說  
 東京封府汴梁宣武軍一個浮浪  
 子弟姓高名球自少好刺鎗使棒相  
 撲頑委錫得好氣越京師人都叫他  
 做高連後來發跡便恃氣越字去  
 了毛滂添作立人名為高球在東京  
 城裡因帶生鉄王員外兒子使錢被  
 他父親告了府尹把高球斷了四十  
 杖送配出界不許東京城裡人民隱  
 藏高球無計只得投奔淮州柳世雄  
 家三年後來哲宗因拜南郊大赦天

曰玄德見者差矣天時有不同也昔秦項之際天下大亂  
 民無定主故招降賞附以勸其來今海內一統惟黃巾造  
 逆若容其降無以勸善使賊得志恣意劫掠賊若失利便  
 容投降此長寇之志非良策也玄德稱善告雋曰不容寇  
 降是矣今四面圍如鐵桶賊乞降不得必然死戰萬人一  
 心尚不可當况城中有數萬死命之人乎不若徹去東南  
 面留西北盡力攻打賊必弃城而走無心戀戰可即擒也  
 雋曰高見隨徹去東南二面軍馬一齊攻打西北韓忠果  
 引軍弃城奔走朱雋親自射殺韓忠餘皆四散奔逃趙弘  
 孫仲引賊眾復來與雋交戰雋見賊勢大引軍暫退弘乘  
 勢復奪宛城雋離城三十里下寨正欲攻打見正東有一  
 彪人馬到來見朱雋那人生得廣額闊面虎體熊腰吳郡  
 富春人也富春今浙江嚴州府建德縣姓孫名堅字文臺按堅乃孫武子之後年十  
 七歲時為縣吏與父共搬至錢塘正見海賊胡王等十餘  
 人劫取商人財物方於岸上分贖行旅皆任不敢進船堅

下高球要回東京這柳世雄却和東  
 京城裡金梁橋下開生藥舖董將士  
 是親寫了封書與高球回投董將士  
 家過活高球辭了柳大郎回東京董  
 家上世雄書董將士看畢尋思曰  
 高球却是個浪子若留他惹害吾兒  
 若不收留又負大郎面皮只得權且  
 相留一日將士思計對高球曰弟欲  
 留公在家恐誤了足下我轉薦足下  
 與蘇學士處久後必得出身意下如  
 何高球大喜董將士使人將書引高  
 球到學士府學士出來見了高球看  
 罷來書心下想曰不知薦他去駙馬  
 王晋卿府裏做個親隨人次日寫書  
 一封使人送高球去王都太尉處這  
 太尉是哲宗的妹夫神宗皇帝的  
 附馬他喜愛風流人物見蘇學士差

謂父曰此人可擒之揚聲大叫東西指揮如喚人意賊以為官兵至盡奔財物父曰非汝所圖也堅奮力提刀上岸  
 奔走堅趕上殺一賊出是郡縣知名保為校尉後會稽妖  
 賊許昌造反自稱陽明皇帝聚眾數萬堅與郡司馬蔡招  
 勇士千餘人會合州郡破之斬許昌并其子許韶刺史臧  
 曼奇之上表奏孫堅功蹟除堅為鹽漬丞又除盱眙丞下  
 郡堅見黃巾寇起聚集鄉中少年及諸商旅并淮泗精兵  
 一千五百餘人前來接應朱雋大喜便令堅攻打南門玄  
 德打北門朱雋打西門留東門與賊走是日孫堅首先登  
 城殺賊二十餘級趙弘飛馬突棚直取孫堅孫堅手奪弘  
 棚刺弘下馬却騎弘馬往來殺賊孫仲引賊突出北門正  
 逢玄德無心戀戰亦被玄德射死朱雋大軍隨後掩殺斬  
 首數萬級降者無算南陽一路十數郡皆平南陽即今河南  
 雋班師回京拜車騎將軍河南尹雋保孫堅劉備等功堅  
 有人情除別郡司馬辭玄德而去惟玄德聽候日久不得  
 除授三人鬱鬱不樂上街閑行正值郎中張鈞車到玄德  
 攔住備說功蹟鈞大驚隨即入朝見帝曰昔黃巾造反其

人馳送高休來拜見了隨寫回書留  
 在府內做個親隨入忽一日王太尉  
 慶生辰安備筵宴專請小舅瑞王這  
 瑞王乃是神宗第十一子哲宗御弟  
 掌車駕排號九大王是聰明俊俏人  
 物更兼棋書畫踢毬打彈品竹調  
 絲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但見  
 香焚寶島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  
 新聲教坊司韻逞妙藝水晶壺內  
 畫都是紫府瓊瓊琥珀盃中滿泛  
 看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菓  
 玻璃碾供能掌駝蹄鱗膾切銀  
 絲細茶烹玉蕊江裙舞女盡隨  
 看象板高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  
 笙風管兩行珠翠立階前一派笙  
 歌臨座上

原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非親不用非讎不誅以致天下  
 大亂宜斬十常侍懸頭南郊遣使者布告天下有功重加  
 賞賜則四海自清平也十常侍曰張鈞欺王也可令武士  
 推出朝門張鈞氣倒帝與十常侍共議此必是破黃巾有  
 功者不得除授故生怨言權且教省家銓注微名待後有  
 功却再理會因此玄德除授定州中山府安喜縣尉安喜今  
北直隸永平府遷安縣也克日赴任玄德將軍士散回鄉里隨行二十  
 餘人與關張來安喜縣到任署縣事一月與民秋毫無犯  
 其盜者皆化爲良民到縣之後與關張食則同桌寢則同  
 牀如玄德在稠人廣坐中關張終日侍立不倦到縣未及  
 四月上郡差督郵到縣體探根脚察訪縣事督郵即宋參  
軍判官之職極有權柄玄德出郭迎接見督郵到慌忙下馬施禮督郵只坐  
 在馬上惟微以鞭稍回答閉張氣填胸臆敢怒而不敢言  
 隨到館驛中督郵正面高坐玄德立於階下將及兩個時

王起身淨手來書院裡見案上一對  
 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做得淨細  
 巧瑞王拿起看了一會曰好王都尉  
 見瑞王心愛便說曰再有一個玉龍  
 筆架也是那匠人做的明日一併相  
 送瑞王大喜稱謝依權入席至暮方  
 散次日小王都尉取出玉龍筆架鎮  
 紙玉獅子使高休送授瑞王宮中  
 公出見引到庭前高休看見瑞王頭  
 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綉袍腰係雙絲  
 足穿欺金線靴三五個小皇門相伴  
 賜氣毬高休立在送人背後伺候也  
 是高休合當發跡那個氣毬直滾到  
 高休身邊那高休見氣毬來到身邊  
 便使個鴛鴦踢踢還瑞王瑞王大喜  
 問曰你是甚麼人高休跪下曰小人  
 是王都尉親隨使令賚送兩般玉玩

辰督郵問曰劉縣尉是何根脚玄德曰備是中山靖王之  
 後自涿郡勤戮黃巾大小三十餘戰把功勞略節提過督  
 郵大喝亂道你這廝詐稱皇親虛報功蹟目今朝廷降詔  
 書正要問這等人沙汰濫官污吏耳玄德喏喏連聲而退  
 歸到縣中與縣吏商議吏曰督郵作威無非要賄賂耳玄  
 德曰我與民秋毫無犯那得錢物與他次日督郵先提縣  
 吏去勒要文書教指縣尉害民之事玄德自往見之被當  
 住在門外不肯放參玄德再三求見終不得入回到縣衙  
 心下不樂却說張飛飲了數盃悶酒上馬從館驛前過見  
 五六十個老人皆在門前痛哭飛問其故老人曰督郵逼  
 勒縣吏欲害劉縣尉我等皆來苦告不得放入反遭把門  
 人趕打張飛大怒睜圓環眼咬碎鋼牙滾鞍下馬逕入館  
 驛把門人見了皆遠躲避飛直奔後堂見督郵坐於廳上  
 將縣吏綁倒在地飛大唱害民賊認得我麼督郵急喚左

器敲大王有書在此。王看了玩器，問高俅你原來會踢氣毬，喚做甚名？高俅跪答：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幾脚。端王曰：你便踢一回。高俅拜曰：小的是何等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曰：這是齊雲社，名為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叩頭解膝，下場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把平生本事都使出來，這氣毬一似鯁膠粘在身上。端王就留住次日設宴，請王都尉赴宴。王都尉見了，令肯隨即來到宮中。端王大喜，先謝玉玩器入席，飲酒間，端王曰：這高俅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養此人，做視隨如何？王都尉曰：殿下既用此人，就當伏侍。端王執盃相謝，至晚，遣罷王都尉自回。端王自得高俅留在宮中，未及兩月，哲宗未有太子，文武

右提下被張飛用手揪住頭髮，直扯出館驛，逕揪到縣前。馬柳上縛住，柳上日昇繫繫，飛牽下柳條去督郵兩腿上鞭到二百打，折柳枝十數條。玄德正納悶，問聽得縣前鼎沸，慌問左右左右各曰：張將軍綁一人在縣前痛打。玄德慌與關公往觀之，見飛大罵不止，綁縛者督郵也。玄德驚問其故，飛曰：此等害民賊，不打死等甚。督郵大吐，玄德公救命。玄德是仁慈的人，急喝張飛任手，關公進曰：兄長建下許多大功，只得縣尉之職，今被督郵如此無禮，吾思荆棘叢中非鸞鳳之所棲，不如殺督郵，棄官歸鄉，別圖遠大之計。玄德取巾，綬掛於督郵之頸，責之曰：據汝賊徒害民，當以殺之。吾有所不忍，恐官印綬吾已去矣。玄德關張連夜回涿郡，縣民解放，督郵歸告定州太守，太守動文書申聞省府。差人捕捉，玄德關張二人，事急重載老小，往代州代州今山西太原府投劉恢，快見玄德，乃漢室宗親，養贈藏匿在家。

商議冊去端王為天子，號曰徽宗皇帝。登基之後，隆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之職。高俅即選吉日到任，所有一應衙將都軍禁軍馬步人等，盡來恭拜。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軍政司稟曰：半月之前已有病狀，不曾入衙。高俅怒曰：此人推病在家，隨即差人拿王進，且說這王進，止有老母無妻子，牌頭來拿。王進只得推病進府，泰見拜了。高俅曰：你是都軍教頭，王進的兒子。王進稟曰：小人便是。高俅喝曰：你爺是街市使花棒，賣藥的你如何敢不伏俺點視，推病在家？王進告曰：小人怎敢其實患病，高太尉罵曰：既患病，如何來得，喝令左右拿下王進，與我重打，衆牙將都稟曰：是太尉上任好日，權免這次。高太

不題，却說十常侍既握重權，趙思張讓等差人問破黃巾將士，素金帛不從者，奏罷職。皇甫嵩朱雋皆不肯與趙思等奏帝，皇甫嵩朱雋皆是捏合功勞，並無實跡，帝准奏罷封列侯，司空張溫為太尉，崔烈為司徒。此皆是結好十常侍，故得為三公。因此漁陽張舉張純反，舉稱天子，純稱大將軍，長沙賊區星各處蜂起，表章雪片告急。十常侍皆藏匿，只奏天下無事。一日帝在後園與十常侍飲宴，諫議大夫劉陶逕到帝前大慟，帝問其故。陶曰：漢天下危在旦夕，陛下尚自與閹宦共語耶？帝曰：國家承平之日，有何危急？陶曰：四方盜賊蜂起，侵掠州郡，其禍皆由十常侍賣官害民，欺君罔上，朝廷正人皆去，禍在目前矣。十常侍皆免冠流涕，跪於帝前曰：大臣不容，臣等不能活矣，願乞性命歸田里，悉將家產以助軍資。帝謂陶曰：汝家亦有近侍之人。

尉喝曰且看衆情之面饒你明日裡  
會王進起來認得是爲休出衙門  
曰道甚麼高殿帥原來都是東京  
幫閑的圓社那高二先時曾學使棒  
被我父親一棒打番他今日要報前  
仇回到家中對娘說知此事母子抱  
頭而哭王進曰兒子尋思不如逃去  
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各不投他方  
可安身母曰門前兩牌軍是殿帥府  
撥來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曰  
不妨兒子自有道理當晚對兩個牌  
軍說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  
岳廟裡香願明日要去燒香你今晚  
先去買三牲對廟祝說知二人先領  
命去了當夜子母收拾行李出了西  
華門望延安而去且說兩個買了福  
物在廟寺到己牌不見來二人心焦

何不容朕耶呼武士推出斬之陶大呼曰臣死不足惜漢  
大下四百餘年可憐到此一日休矣推出宮門司徒陳耽  
喝住不得下手待我保奏  
何進謀殺十常侍 第四回  
陳耽乃入宮諫曰劉諫議得何罪而賜誅戮帝曰段諤大  
臣冒瀆朕躬耽曰天下之民皆欲食十常侍之肉陛下敬  
如父母豈有此理且十常侍身無寸功皆封列侯而封爵  
等結連黃巾欲爲內亂陛下今日乃不自省漢社稷立見  
崩摧矣帝曰封爵作亂其事不明十常侍中豈無一二忠  
臣陳耽以頭觸堦而諫帝怒命牽出與劉陶同下獄是夜  
俱謀殺之趙忠差人以孫堅爲長沙太守討區星不五十  
日報捷江夏平復奏封孫堅爲烏程侯封劉焉爲益州牧  
就討四川寇賊封劉虞爲幽州牧領兵漁陽征張純張舉  
劉焉到川狂寇皆降焉開倉賑濟百姓民感其恩劉虞與

走回見鎖了門直尋到曉不見兩個  
恐怕連累次日只將去殿帥府首告  
說王進棄家逃走不知去向高太尉  
大怒即押文書行關各州府捉拿不  
題且說教頭子母自離東京在路月  
餘一日天晚不覺錯過宿店推到一  
處是所大庄王進到庄前敲門有一  
庄客出來王進施禮曰小人母子貧  
行此路錯過宿店來貴庄借宿明早  
便行庄客入報出來說曰太公交你  
兩個人來王進同母直到草堂見太  
公各叙禮畢太公問曰客官貴處因  
何到此問王進曰小人姓張原是京  
師人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太公曰  
既如此村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  
進謝曰多蒙厚意母子相擾無恩可  
報吃飯畢太公引王進子母到客房

兵討張舉伐劉恢書薦之德見虞虞大喜令玄德與都  
尉丘毅爲先鋒直抵賊巢與賊大戰數日挫動銳氣張純  
專一凶暴鞭撻士卒因此帳下數人一齊心變刺殺張純  
將頭獻納引衆投降張舉見勢敗亦自縊死漁陽盡平劉  
虞表奏劉備大功朝廷赦免鞭督郵之罪除下密丞後遷  
高唐尉公孫瓚表陳玄德前功封爲別部司馬守平原縣  
令玄德在平原頗有錢糧軍馬重舊日氣象劉虞平寇  
有功官封太尉中平六年夏四月靈帝病篤召大將軍何  
進入宮商議後事進弟何苗官帶執金吾何進起身屠家  
因妹人官爲貴人生太子故立爲皇后進乃國舅何進  
重權王美人生太子協何后配殺王美人協得董后恩養  
太子辨時年九歲靈帝偏愛太子協欲立之上常侍知天  
子意乃暗奏曰若欲立協必先誅何進以爲之帝從之  
官進託以後事進到宮門司馬潘隱謂進曰不可入宮蹇

安歇王進曰小人的馬相煩寄卷一  
發還錢太公曰我家也有頭口叫庄  
客牽去涉槽喂養王進謝了各自安  
歇次日天曉王進收拾要行來後槽  
看馬只見空地上有一個後生脫衣  
刺着一身青龍拿條棒在那里使王  
進笑曰只有些破綻那後生聽得喝  
曰你是甚人敢笑我本事俺曾往七  
八個名師到不如你麼說由未了太  
公來到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  
曰討耐這廝笑我的棒法太公曰客  
官莫會使鎗棒王進曰頗曉得此敢  
問這後生是誰太公曰是老漢的兒  
子王進曰既然是小官人小人點撥  
他端正如何太公曰他十分好便  
交那後生叫師父後生曰爹休聽  
這廝胡說他若贏得我也說得他為便拜他為

碩欲謀殺汝進大驚急歸私宅召諸大臣欲盡誅宦官坐  
上一人挺身出口宦官之勢起自冲質之時冲帝名炳朝  
廷滋蔓極多安能盡誅倘機不密必有滅族之禍請仔細  
詳之進視之乃典軍校尉曹操進此之曰汝小輩安知朝  
廷大事正躊躇間報帝崩於嘉德殿時年三十四歲自今  
蹇碩與十常侍商議密不發喪矯詔宣何進入宮欲絕後  
患冊立太子協為帝說未了使命宣進速入以定後事進  
猶豫未決謂曹操曰何以教我操曰今日之計先宜大正  
君位然後圖賊進曰誰敢與吾正君討賊司隸校尉袁紹  
出曰願領精兵斬闖入內冊立新君盡誅闖宦掃清朝廷  
以安天下吾之願也按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漢司徒袁  
歸之四世居三何進大喜遂點御林軍五千與紹入內何  
進與何顯荀攸郭泰等大臣三十餘員相繼而入就靈帝  
榻前扶立太子辨即皇帝位百官山呼已畢表紹入宮收

師王進曰小官人若是不當村時較  
量一棒耍那後生把一條棒使淨風  
車兒似轉斗王進曰你來你來王進  
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曰客官既肯  
見教小頑使一棒何妨王進笑曰恐  
衝撞了令郎太公曰這個不妨客官  
只管使着王進曰恕罪了拿一條棒  
在手使個旗鼓勢那後生拿條棒滾  
將過來王進托地拖了棒便走那後  
生又趕上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劈  
將下來那後生用棒來隔王進却不  
打上來將棒一條望後生懷裡一  
繳那後生的棒丟在一邊撲地倒了  
王進連忙向前扶住曰休怪休怪那  
後生松將起來便拜曰枉自怪了許  
多教師不如客官只請教王進曰  
我子母昨日在此攪擾無恩可報當

蹇碩碩領禁軍御紹直砍碩碩慌走趕入御園花陰下  
轉過中常侍郭勝一刀把蹇碩砍斃割頭而去禁軍盡皆  
降附紹謂進曰中官結黨可盡誅之張讓等知事急慌入  
告何后曰始初設謀欲害大將軍者皆是蹇碩不干臣等  
之事今大將軍信哀紹之言欲盡誅臣等乞娘娘憐憫言  
罷痛哭何太后曰卿等勿憂我當保之遂傳旨宣何進入  
太后密謂曰我與汝出身寒微非張讓等安能享此富貴  
今蹇碩不仁既已伏誅你何故聽他人之言欲盡誅宦官  
枉惹萬代之笑此事切不可行何進聽太后之言出與眾  
官曰蹇碩設謀害吾可族滅其家其餘勿得妄加殘害哀  
紹曰今日若不斬草除根終久必為喪身之本進叱之曰  
吾意已決多言者斬眾官默然次日太后命何進參錄尚  
書事其餘皆封官職董太后宣張讓等入宮商議曰何進  
之妹始是我擡舉來今日他孩兒即了帝位內外臣僚皆

以効力報恩太公大喜交庄客安排酒食就請王進的母子一同赴席太公曰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曰實不相瞞小人姓張却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便是為因新任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番今做殿帥府太尉懷挾舊仇子母二人只得逃上延安府去投老种徑畧相公不想到此長者如此看待既令即肯學時小人奉教太公曰老漢祖居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喚做史家庄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槍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錢財投師這自花绣九條龍人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既到這里望乞全教與他

是他心腹之人威權太重我將如何讓奏曰娘娘可臨朝垂簾聽政封太子協為王加國舅董重大官掌握軍權重用臣等各預軍國大事漸可圖何進矣董太后大喜次日設朝董太后垂簾聽政封太子協為陳留王董重為驃騎將軍張讓等共預朝政將及月餘朝廷大事並聽董后區處何太后見董太后專政於宮中設一宴請董太后赴席酒至半酣何太后起身捧盃再拜勸董太后曰我等皆婦人也預政非其所宜昔呂后因握重權宗族皆被誅戮今後我等宜深居九重朝廷大事任元老大臣自行商議此國家之幸也愿垂聽焉董后大怒曰汝荒淫妬忌欲死王美人今汝子為君倚汝兄何進之勢敢亂言吾勅驃騎斷汝兄目如反掌耳何后亦怒曰吾以好言勸汝何出言不遜耶董后曰汝家屠沽小董有何見識兩宮互相罵詈張讓等勸各歸宮何后連夜召進入宮盡告其事進出召

自當重謝王進曰既然如此盡可奉命自此留住王進子母在庄上每日教史進點撥他十八般武藝如金得真傳矛槌子斧鈇鞭簡劍鈍擗斧鉞并戈戟牌棒與鎗杖已上十八般却說史進留教頭母子指教武藝不覺半年王進把十八般武藝教得中進精熟王進一日相辭史曰師父只在此我奉養母子以終如思難得天年王進曰雖蒙好意只恐高太尉曉諳負累不便史進與太公苦留不住排席送行托出兩個段子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收拾子母相辭拜別王進母子望延安府去了史進回庄每日演習武藝時當六月炎熱史進坐在柳陰樹下乘涼見一獵戶標鬼李吉行過史進曰你往常擔野味來我庄上賣

三公共議來早設朝廷臣奏孝仁董太后交通州郡善駁財利不宜臨朝聽政合遷於河間安置限日下出國門一面驅人起發董后一面點三千禁軍圍繞驃騎將軍董重府第追索印綬董重知事已危急自刎於後堂家人舉哀此舉如甚軍士方散張讓段珪見董后一枝已廢遂皆以金珠玩好此舉如甚結構何進弟何苗并其母舞陽君令早晚入何太后處善言遮蔽因此十常侍又得近幸六月何進暗使人酖殺董后於河間驛庭舉柩回京葬於文陵進托病不出司隸校尉袁紹入見進曰張讓段珪等流言於外言王公鴆殺董后欲謀大事乘此時不誅闔宦後必為大禍昔日竇武欲誅內寵機謀不密反受其殃今王公兄弟部曲將吏皆英俊名士若盡力命事在掌握此天贊之時不可失也進曰且容商議左右密報張讓等送賄賂與何苗甚多苗入內奏何太后云大將軍輔佐新君不行仁慈以安天下專

如何一向不來李吉曰小人不說大郎不知近日少華山上添了一夥強人聚集七百餘人為頭大王喚做神機軍師朱武二個喚做跳淵虎陳達第三個喚做白蛇楊椿三個打家劫舍官真不敢捉他小人不說上山打獵那得野味史進聽罷尋思這賊終必來我庄上即交庄客殺牛會集四首庄客飲酒對眾人說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個強人恐早晚間要來俺村中打攪我今請你眾人來商議若來我庄各執鎗棒前來救應各家有事速相救護眾人曰我村農只靠大郎做主擲子响時誰敢不來當晚回家眾人准備器械不題却說少華山軍師朱武廣有謀畧一日與陳達楊春商議曰我聽知華陰縣裡出三

務殺伐以危社稷今國無事又欲害十常侍此取亂之道也后納其言少頃何進入曰太后欲誅宦官太后曰中官統領禁省漢家故事也先帝新弃天下爾欲誅殺舊臣非重宗廟也進雖外慕大名內無決斷不言而出袁紹迎而問曰大事若何進曰太后不允如之奈何紹曰可召四方英雄勒兵到京盡誅閹宦此時不容太后不從進曰此計大妙免得我違太后之意差人召兵馬到京王薄陳琳連叫不可進曰有何不可琳曰今將軍總皇威掌兵務龍驤虎步高下在心若欲誅宦官如鼓洪爐燎毛髮耳但當速發如雷霆行權立斷則天人必順之却反外檄大臣臨犯京闕英雄聚會各懷一心正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功必不成生大亂矣何進笑曰此儒夫之見也傍邊一人鼓掌大笑曰此事易如反掌何必多議論也視之乃曹操也進曰有何高見請道來

千貫錢賞召人捉我時要與他

廝殺目今山寨欠之錢糧如之奈何陳達曰便去華陰縣裡借糧看他如何揚春曰不要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曰蒲城縣錢糧稀少不如打華陰縣錢糧廣有楊椿曰若去打華陰縣時須要史家村過那個九紋龍史進有萬人之敵他如何肯放我等過去陳達曰一個村坊過不得怎敢抵敵官軍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點嗟囉披掛下山去了史進正在庄內整頓刀馬只見庄客報知此事史進就敲起梆子那四百庄客都到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珠紅甲前後鐵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上拏把死尖刀騎疋火炭赤馬庄戶在後吶喊直到庄前排開陣勢見陳達頭戴乾

董早議立陳留王 第五回

操曰宦者之禍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可假之以重權近代浸潤成疾使至於此若欲治罪者當除元惡但付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兵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料其心敗也何進怒曰孟德亦懷私耶操退而言曰亂天下者必進也進乃降詔暗差使命星夜前去詔曰

朕聞敗紀亂常不可無誅害國傷時豈能彌久切惟常侍張讓段珪等濫叨寵榮恣生強逆不思報本之恩復造滔天之禍意喜者一門榮貴心怒者九族誅夷令諸侯於畿甸之方挾天子於宮闈之內上下切齒咸思殄滅朕素知卿等心懷忠義討戮奸邪速提熊虎之師尅定蕭牆之禍詔書到日火速奉行宜體朕懷遐邇知悉先發四道詔書急召四路軍馬第一路東郡太守喬瑁第二路河內太守王匡第三路武猛都尉并州刺史丁原第



紅盔身披累金生鉄甲。坐下一疋高四路。見任前將軍。鰲鄉侯。領西涼州刺史董卓。按卓字仲  
 頭馬。手用點鋼鎗。二員將相見陳達。洪人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肉肥重。面潤口方。手縛飛燕  
 欠身施禮。史進喝曰。汝等強盜敢來。走及奔馬。先為破黃巾。無功欲議治罪。卓以金資賂十常  
 太歲。頭上動土。陳達答曰。俺山寨欠。待因此幸免。卓常有不仁之心。是時得詔大喜。遂統西州  
 糧食。欲往華陰縣借糧。經由貴庄借。得任顯官。大軍二十萬。陸續便行。卓令女婿中郎將牛輔守住陝西  
 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四日自當拜謝。目同李傕。角郭汜。似張濟。樊稠。前後調練。提兵望洛陽來。  
 史進曰。我家心當里長。若放你過本。卓謀士李儒上言曰。今雖奉詔。中間多有暗昧。何不差人  
 縣連累我。陳達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上通表章。名正言順。大事可圖矣。卓大喜。令儒作表曰。  
 也。相煩借一條路過。史進不允。陳達。臣伏惟天下。所以有逆不止者。皆由黃門當侍。張讓等  
 大怒。挺鎗。刺來。史進拍馬來迎。二人。侮慢天常。操擅王命。父子兄弟。並據州郡。一書出門。便  
 聞上五十合。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獲千金。京畿諸郡。數百萬膏腴美田。皆屬讓等。至使怨  
 一鎗望心窩裡。擗來。史進却把腰一。氣上蒸。妖賊蜂起。前奉詔討於扶羅。將士飢乏。不肯  
 閃。陳達和鎗。擗入懷裡。史進輕舒猿。渡河皆言。欲詣京師。先除閹豎。以除民害。從臺閣求乞  
 臂。只一挾。把陳達捉過來。眾囉囉都。資直。隨撫慰。以至新安。臣聞揚湯止沸。不如滅火。去  
 走了。史進回到庄上。將陳達御在柱。薪潰。雖痛勝於養毒。成怨及溺。呼船悔之。無及。昔趙  
 上。把酒來賞了眾人。俱各進宿。朱武。楊春。正在寨中。嚙囉報說。二頭領被

捉朱武曰。不聽我言。果有此禍。楊春  
 曰。如何。朱武曰。我有一條計。可以救  
 他。楊春問。是何計。朱武附耳低言。易  
 春曰。好計。和你便去。史進正在庄上  
 庄客來報曰。山寨裡朱武楊春自來  
 了。史進聽罷。上馬出庄。只見朱  
 武楊春。步行已到。雙雙跪下。史進喝  
 曰。你兩人跪下如何。朱武哭曰。小人  
 等三個。累被官司逼迫。不歸已上山  
 落草。當初發願。不求同生。只求同死。  
 須不及張闔劉倫。其心則同。今陳達  
 誤犯被擒。無計懇求。今來請死。將我  
 三人解官。請賞誓不皺眉。史進聽了  
 尋思。他們如此義氣。我若擊他解官  
 反交天下好漢。恥笑。便曰。你二人且  
 跟我進來。朱武提春。隨了史進。直到  
 廳前。跪下。又請御傳史進曰。怪。惜  
 望娘。娘垂憐。皆叩頭伏地曰。臣等乞歸田養老。免死萬幸。

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輒鳴鐘鼓入洛陽。請  
 除讓等。則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何進得表。出示大臣。侍御史鄭泰諫曰。董卓乃豺虎也。若  
 引入京城。必食人矣。進曰。汝心多之人。不足與謀大事。尚  
 書盧植亦諫曰。董卓面善心狠。一惹入禁庭。必生禍亂。於  
 國無益。於民有傷。不如早遣入令回。庶免篡奪之患。進叱  
 之曰。汝等皆無志之士。枉食君祿。鄭泰盧植皆棄官去。泰  
 問曰。此去如何。植曰。此公不可輔也。禍在即日矣。荀攸亦  
 告閑居。朝廷大臣去其大半。進使人出迎卓於澠池。即今河南  
 府。混池。卓按兵不動。張讓等知詔各路兵到。與十常侍商  
 議曰。此何進之謀也。我等若不先下手時。皆滅族矣。張讓  
 等先伏刀斧手五十人。於長樂宮嘉德門內。讓等告何太  
 后曰。今大將軍矯詔。諸路軍馬。並至京師。欲滅臣等宗族。  
 願前跪下。又請御傳史進曰。怪。惜

一川走佳世

怪。好漢惜好漢。你們既如此義氣。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曰。休得連累。將軍寧可把我們解官。史進曰。如何使得便放了陳達。就置酒管待三人飲罷。拜辭。史進送出庄門。自回。朱武三人去。到寨中。朱武曰。雖然是計。難得史進如此好意。我們還要報謝。朱武等商議。收拾得三十兩金。使兩個囉。送與史進。囉拜達三人。酬謝不殺之意。史進受了金子。交庄客將酒管待回山。又過半月。朱武等攬得一串大珠子。又使囉囉送來。史進又收了。尋思。難得這三人敬重我也。討些禮回奉他。次日。交庄客。備殺豬。殺三頭錦襖。煮了一肥羊。遣庄客送到山寨。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

太后曰。汝等可詣大將軍府下。謝罪。讓曰。若到相府。骨肉皆為齏粉矣。望娘娘賜手詔。宣大將軍入宮。解釋其事。如其不從。臣等只就娘娘前死。無恨矣。太后乃降手詔。宣進入宮議事。進得詔。便行。主簿陳琳諫曰。太后此詔。必是十常侍之謀。切不可去。去必有禍。進曰。太后召我。有何禍焉。袁紹曰。交構已成。形勢已露。將軍尚欲入宮。議論何不早決事。久必變矣。進曰。已在吾掌握之中。待如何變。曹操曰。先當召十常侍出。然後方可入。進笑曰。此小兒之見也。吾掌天下之權。十常侍敢待如何。紹曰。王公堅執要去。我等宜披堅執銳。引甲士以護之。孟德亦當輔佐。以防不測。是日。袁紹遣操。各帶寶劍。選精兵五百。布列青瑣門外。紹與操百餘人。護送何進。車至長樂宮前。黃門傳懿旨云。太后在禁宮深處。要與將軍議論國家大事。持兵護送者。不得輒入。因此。袁紹曹操二行人都當在禁宮外。何進似傍若無人。昂昂直入。至嘉德殿。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讓厲聲責進曰。董后何罪。妄加醜死。國母喪。壑托疾。不出。汝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効。反欲謀害我等。是何道理。進默默無言。欲尋出路。宮門盡閉。讓呼曰。何不下手。擁出群刀斧。砍何進。砍為兩段。史官有詩嘆何進曰。

漢室傾危天數終。無謀何進作三公。幾番不聽忠良諫。難免宮中受劍鋒。

張讓等既殺何進。請太尉樊陵入代進職位。袁紹久不見進出。乃於宮門外大叫曰。請將軍上車。中黃門於牆上擲出何進頭。宣諭曰。何進謀反。已伏誅矣。其餘協從。盡皆赦下。表紹厲聲叫曰。閹宦謀殺大臣。豈有此理。誅惡黨者。前來助戰。何進部將吳匡。於青瑣門外放火。袁術引兵突入宮庭。但看閹宦。不論大小。盡皆殺之。袁術曹操斬闕入內。

大喜受了禮物。管待賞銀十兩。庄客拜別回來。史進自此常與朱武往來。在荊光陰。時近八月中。秋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日夜來庄上賞月。先交庄客王四賞書去請三位頭領。看了書大喜。隨即寫下回書。賞銀下山。有常送物來往。嘍囉遇着。又拖去酒店。吃了數碗。相別回庄。途中被風一吹。酒却湧上來。走不十里。便倒了。有標鬼李吉。正在山坡下來。李吉認得是史家庄上王四。逕來扶他。見王四。瞎瞎底。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這厮醉了。這銀何不拿他些。李吉解下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將出來。李吉將書拆開。看見上面寫少華山朱武三人名字。李吉曰。討耐史進原來。倒和賊人來。往把書望華陰縣裡。

無人昂昂直入。至嘉德殿。張讓段珪迎出。左右圍住。讓厲聲責進曰。董后何罪。妄加醜死。國母喪。壑托疾。不出。汝本屠沽小輩。我等薦之天子。以致榮貴。不思報効。反欲謀害我等。是何道理。進默默無言。欲尋出路。宮門盡閉。讓呼曰。何不下手。擁出群刀斧。砍何進。砍為兩段。史官有詩嘆何進曰。

出首去了。王四睡到二更方醒看見月光跳將起來四邊都是松樹便在腰間摸時。賸賸併書都不見了。尋思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怎好。自生一計若問在上只說不曾有書。回到庄上史進問曰你如何方纔歸來。王四曰托主人福蔭寨中三個頭領留住吃了半夜酒因此回屋。史進又曰曾有人說既來赴席何必回書。史進大喜排起筵宴。伺候朱武三人分付。各帶鎗看守寨門。只帶三五個伴。各帶鎗刀下山來到庄上。史進接着各叙禮罷請入後園賓主坐定。交庄客把前後庄門拴了。一面飲酒。至數盃却望東邊推起那輪明月。但見

焚陵許相。出殿大呼。不得無禮。袁紹立斬二人。餘皆奔走。趙忠程曠夏輝郭勝四個趕在翠華樓上放火。都跳下樓。就樓前剝為肉泥。宮中火焰冲天。張讓段珪曹節侯覽將太后及太子及陳留王劫出內省官屬。從後道走北宮。尚書盧植弃官未去。見宮中事變。擐甲持戈立於閣下。窓前遙見段珪擁逼何后過來。植大呼曰段珪逆賊尚不知死。敢劫太后耶。段珪回身便走。太后從窓中跳出。植急救之。得免。吳匡殺入內庭。見何后亦提劍出。吳匡大呼曰是車騎何苗同謀殺兄。愿報仇者向前。數十人大呼曰愿斬謀兄之賊。苗欲走。四面圍定。砍為粉碎。紹閉上宮門。號令軍士。但見閣官無問大小盡皆殺之。宮中殺盡。分殺來殺十常侍家屬。不分男女盡皆誅絕。多有無鬚者。誤被殺戮。曹操差人救城。宮中火張讓段珪擁逼少帝及陳留王。冒火殺出後宰門。離城望北。却山迤邐。難北却山在河南府城北。北七十里。東漢諸侯及

銀鏡冰盤賞。宜人清影十分。員滿桂花。王免交。簪簾籠高捲。金盃頻勸酒。歡笑賀昇平。當此歡醉。酌醉薰。莫辭終夕醉。銀漢露華新。

且說史進正和三人飲酒。只聽得牆外喊起。把亂明史進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撥條梯子。傍牆一看。只見縣尉在馬上。引兩個都頭帶四百土兵。圍住庄院。都頭口裡叫不要走了。強盜這夥人來捉史進。直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心是苦花。處處藏兵士。荷華陰中駭戰。船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得脫身。聽下面分解。○大郎走華陰縣。智深打鎮關。西第三回。當時史進說怎生是好。朱武跪下曰。

宋名臣墳。袁紹請何太后權攝大事。四下分兵追襲。覓少帝及陳留王張讓段珪從者二十人。連夜奔走北却山。天色昏黑。各不相見。隨從之人各自逃回。約二更時分。後面喊聲大舉。人馬趕至。當時河南中部掾史閔真大呼張讓休走。段珪等乘馬慌落。而逃。張讓見事急。叩頭辭帝曰。臣無路矣。陛下自願。遂投河而死。帝與陳留王亦未知虛實。不敢高聲。二王伏於河邊亂草之內。此是中平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城中誅殺宦官。二帝夜卧荒草。軍馬四散。去起不知帝之所在。二帝伏至四更。露水又下。腹中飢餓。相抱而哭。又怕人知。吞聲。草莽之中。淚如雨墜。陳留王曰。在此不宜久戀。去尋活路。帝曰。暗路難行。如之奈何。陳留王與帝以衣相結。爬上岸邊。滿地荆棘。不見行路。仰天歎曰。劉辨休矣。但有流螢千百成群。光芒照耀。只在帝前。陳留王曰。此天助吾兄弟也。隨螢火而行。漸漸見路。二王相扶。

哥，你是個好人，將我三人縛縛出  
 去請賞免罪，累了你史進曰：是我賺  
 你來，且請起我別作主張。史進即上  
 梯子問曰：你兩個都頭何故半夜三  
 更來劫我庄上？都頭曰：大郎你私通  
 賊寇，見有原告人李吉在此。史進喝  
 曰：李吉你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曰：我  
 本不知在林子裡拾得王四的回書，  
 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  
 問你說無回書，如何却有書？王四  
 曰：小人酒醉失了。史進喝曰：畜生却  
 怎生是好？都頭人等怕史進不敢入  
 庄，那三個頭領托手指曰：且應外面  
 史進會意，叫曰：你二人不要開動，且  
 退一步，我自縛縛出來解官。都頭依  
 其言，待他送出來。史進下梯把王  
 四殺了，交庄客把庄內細軟等物盡

一步一跌奔出山路而走。史官有詩曰：  
 亂兵如蝟走王師，社稷傾危孰為持。  
 夜逐螢光尋道路，漢家天子步歸時。  
 又曹仙姑感螢火詩曰：  
 腐草為螢上岸時，也曾照夜向青幃。  
 莫言微物相輕賤，曾與君王指路迷。  
 二帝行至五更，足痛不能行。山崗邊見一草堆，二帝卧於  
 草堆畔。草堆前面是一所庄院，庄主是夜夢兩紅日墜於  
 庄後，庄主驚覺披衣出戶，四下觀望，見庄後草堆上火起，  
 冲天。庄主慌忙往觀，見二帝卧於草畔。庄主問曰：二少年  
 誰家之子？帝不敢應。陳留王曰：吾兄乃是漢皇弟，遭十  
 常侍之亂，夜來逃難，得螢火引路至此。庄主大驚，再拜於  
 地曰：臣先朝歷仕宦司徒，崔烈之弟崔毅也。因見十常侍  
 賣官嫉賢，臣故躬耕隴畝於此，遂扶帝入庄，跪進飲食。帝

收拾了，點起火把。史進和三個頭領  
 全身披掛，各拿了朴刀，放起火，大開  
 庄門，呐喊殺出。一冲一撞，只見史進  
 但殺開條路，迎着都頭并李吉，史  
 進大怒，即將李吉殺了。兩個都頭轉  
 身便走，被陳達楊春趕上殺了。縣尉  
 跨馬回縣，眾土官兵各自逃走。史進  
 引着一行人馬都到少華山上寨內，  
 朱武等交殺牛宰馬，賀喜過了數日。  
 史進尋思：一時要救三人，燒了庄院，  
 無處棲身。對朱武等說：我的師父王  
 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今來家私  
 庄院燒盡，我今要去尋他。朱武曰：哥  
 哥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等待平靜  
 了。小弟們與哥，重懸庄院。史進曰：  
 雖家好意，只是我家私盡燬，再要重  
 做庄院，想不能勾。我今去尋師父也。

與陳留王隱於崔毅庄上，却說閔貢趕上段珪，擎任問天  
 子何在。珪言已，在半路奔之，不知何處。貢遂殺段珪，懸頭  
 馬上，來尋天子。到崔毅庄，覓飯殺見首級，問之。貢說詳細  
 殺引貢見帝。君臣痛哭，貢曰：國不可一日無君，請陛下還  
 都。崔毅庄上有馬一匹，備與帝乘。貢與陳留王共乘一馬，  
 離庄院行，不到三里，司徒王允、太尉楊彪、左軍校尉淳于  
 瓊、右軍校尉趙萌、後軍校尉鮑信、中軍校尉袁紹一行八  
 眾，數百人馬，接着車駕。君臣皆哭，先使人將段珪頭往京  
 師號令。着另換好馬，與帝及陳留王騎。簇帝還京，先是洛  
 陽小兒謠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走北邙。至是始驗  
 車駕行不數里，忽見旌旗蔽日，塵土遮天。一枝人馬到來，  
 百官失色。帝大驚，表紹驤馬出問：何人敢攔聖駕？綉旗影  
 裏，董卓出馬，厲聲便問天子何在。帝戰慄不能言。陳留王  
 勒馬向前，叱之曰：來者何人？卓曰：西涼州刺史董卓是也。

要討他出身。朱武苦留不住。史進只自收拾碎銀作盤纏。餘者盡寄在寨中。頭帶白范陽毡。大帽身穿一領白行線襖。腰繫一條紅膊膊。裹着多耳麻鞋。背下包袱。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都送下山。各淚而別。史進離了少華山。奔延安府而去。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冒重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橫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鷄鳴。山影將沉。柳陰漸沒。絲霞映水。散紅光。暮日轉收生。碧霧瀟瀟。漁父歸林。去野外。樵夫負担回。

史進在路。行了半月。來到渭州。便入城。來到茶坊。見茶博士問曰。這里徑畧府內。有個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麼。茶博士曰。府裡教頭有三。入姓王的。不知那個是王進。道充未了。有個大漢。身長八尺。腰闊十圍。踏步走進茶房。裡坐了。茶博士便曰。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個提轄。便都認得。史進慌忙施禮曰。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曰。洒家是徑畧府提轄。姓魯名達。敢問大哥高姓。史進曰。小人是華陰縣人。姓史名進。有個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不知在此否。魯達曰。你是史家庄九叔。能史大郎麼。進曰。小人便是。魯達說開名。不如面見你來。尋王教頭。今在延安府。神往畧相公處。勾當。這渭州却是小神往畧相公鎮守。俺且和你上街去。吃盃酒。二人挽手。出茶坊。來上街。只見一簇人。衆圍住。看史進曰。兄長。我們去看一看。却認是江湖使

董卓。誰敢不到。卓探知百官到了。徐徐策馬到圍門外下馬。帶劍入席。百官見了。先令從人執盃酒。行數巡。卓自舉杯。勸諸大臣飲酒。畢。卓教停酒。止樂。卓曰。今有大事。百官聽察。衆皆側耳。卓曰。天子為萬民之主。以治天下。無威儀。不可以奉宗廟社稷。况先君有密詔。言劉辨輕浮無智。不可為君。次子劉協聰明好學。可承大漢宗廟。吾欲廢帝。仍舊為弘農王。策立陳留王為天子。以正漢室。爾諸大臣以為何如。諸官聽罷。默然無言。各各低頭。覷地。座上一人。推卓几。直出。立於筵上。大呼不可。汝乃何等之人。敢發此語。欺俺漢朝無人。物耶。天子乃漢靈帝嫡子。又無過惡。安可廢耶。吾知汝懷篡逆之心久矣。吾豈能容耶。衆人大驚。畢竟是誰。

呂布刺殺丁建陽。董卓視之。乃并州刺史丁原也。按原字建陽。因何進降詔。遂引軍至洛陽。當用倚進。

鎗擡賣膏藥的開手師父叫做打虎  
 將李忠史進叫曰師父多時不見李  
 忠曰賢弟如何到這里來達曰既見  
 師父同去吃盃酒李忠收拾了行頭  
 三入到州橋下潘家酒店李白點頭  
 便飲淵明招手回來有詩為証  
 風拂烟籠錦旆揚太平時節日初  
 長能添壯士英雄膽善解佳入愁  
 悶腸三尺曉垂楊柳岸一竿計浦  
 大花傍男兒未遂平生志且樂高  
 歌入醉鄉  
 三入到酒樓上坐定魯達令酒保擺  
 酒齊備酒至數盃比較量鎗法聽得  
 間壁裡有人啼哭魯達焦燥便把碟  
 盞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  
 曰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買來達曰酒  
 家要甚麼你怎的交甚人在間壁啼

兵權敢出抗拒董卓大怒叱之曰朝廷大臣尚不敢言汝何等之  
 人敢出多言耶遂掣佩劍在手欲斬之時李儒見丁原背  
 後一人身長一丈腰大十圍方馬熟閑眉目清秀五原都  
 九原人也九原今山西太原府忻州姓呂名布字奉先官拜執金吾自  
 幼隨從丁原拜為義父當日布執方天畫戟立于丁原之  
 後李儒會意急向前曰今日飲宴之處不可以談國政來  
 日向都堂公論未遲眾人皆勸丁原上馬呂布手執畫戟  
 目視董卓而出眾皆奉送丁原上馬而去董卓曰吾所見  
 者合公道否公道盧植立于筵上曰明公所見差矣昔商之太  
 甲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昌邑王登位方立二十七日造  
 罪三千餘條霍光告大廟而廢之今上皇帝年紀雖幼聰  
 明仁智並無分毫過失汝乃外州刺史素不曾忝預國政  
 又無伊尹霍光之大才何敢強主廢立之事聖人有云有  
 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汝莫不待篡漢天下

哭撓獲我兄弟酒保曰是綽酒座兒  
 唱的父子二人不知官人在此自若  
 啼哭惹起莫辨人怎敢魯達曰你與我去叫  
 來只見一個惹起莫辨十歲老兒手中拿扇  
 拍板一個十八歲的婦人來到面前  
 了達看那女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  
 有動人的顏色但見  
 鬢、雲髻插一枚青玉簪兒娘娜  
 纖腰穿一條紅綃裙子素白舊衫  
 籠雪肌淡黃軟底小弓鞋蛾眉黛  
 感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  
 細香肌消玉雪雖若雨病雲愁寔  
 是懷憂積恨大軀還他肌骨好不  
 捺脂粉也風流  
 那女人拭着眼淚向前相見了達問  
 曰你是那裡人為甚啼哭那婦人曰  
 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涇

耶董卓大怒拔劍向前欲殺植待中蔡邕議郎彭伯諫曰  
 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  
 但免植官植遂逃難而隱於上谷司徒王允出曰廢立之  
 事不可酒後商議別日再聽約束於是百官皆散董卓拔  
 劍立於園門意欲傷害百官忽一人躍馬持戟於園門外  
 往來卓問李儒此何人也儒曰此丁原義兒呂布極勇不  
 可當也卓乃潛入園迴避百官因此得脫回家次日人報  
 董卓曰丁原引兵在城外搦戰卓怒引軍馬出兩陣對圓  
 卓見對陣呂布出馬頂束髮金冠披百花戰袍擐唐猊鏡  
 甲繫獅蠻寶帶騎一隻衝陣劣馬持方天畫戟往來馳驟  
 貌若天神卓心中驚駭丁建陽於陣中縱馬直出復指卓  
 而罵曰漢天下不幸閣官弄權以致萬民受於塗炭爾乃  
 涼州刺史於國無半箭之功焉敢亂言廢立侮慢朝廷實  
 欲反耶董卓無言可答呂布飛馬挺戟殺過來董卓先走

州報奔親眷，不想母親在店中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間有一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婚作妾，賜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假契，娶了奴家。未及三月，他家大娘子將奴家打出來，逼要原典。身錢父親懦弱，和他爭競不得，假奈何父親自少，教得奴家套把曲兒，這酒樓上趕坐子，每日得此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作盤纏。這兩日酒店客必，遣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恥。子父們因此啼哭，不想衝犯了官人，望乞恕罪。曾達又問你姓甚麼，在那里住，鄭大官人，在那里住，老兒曰：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女兒名喚翠蓮，鄭大官人，便是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這屠戶與鎮關西老漢父子在東

門裡，魯家客店安下，曾達聽了道：俺只說那個鄭大官人，原來是殺豬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种，徑畧相公門下，做個肉舖。這等欺負人，乃與李忠史進曰：你二人在這裡，等恁家去打死了那廝，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曰：哥，息怒。明日理會，曾達又曰：老兒酒家，與你此盤纏，明日便回家去，如何？兩人告曰：若得回家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只是店主不肯放魯達，曰：這個不妨事，便取出三兩銀子，放在桌上，看着史進曰：你有銀子，借些酒家，酒家即還史進，便去包裹內，取出十兩銀子，放在桌上，又去謂李忠曰：你也借些，李忠只有二兩，曾達只把這十五兩與金老兒分付，你將去做盤纏，一面收拾行。

丁建陽率軍馬一掩，卓兵大敗，走三十餘里。卓收軍下寨，聚眾商議，卓曰：吾觀呂布，非常人也，吾若得此人，何慮天下哉？帳前一人出曰：主公勿憂，某與呂布同鄉，足知其人勇而無謀，見利忘義，又拆了這補手三寸不爛之舌，說呂布拱手來降，主公可乎？卓大喜，觀其人乃虎賁中郎將李肅，早曰：汝去說呂布，以何為進肅曰：某聞主公有名馬一匹，號曰赤兔，日行千里，須得此馬，更用金珠，以利結其心。呂布必及丁，原來投主公也。卓問李肅曰：此言可乎？肅曰：主公欲取天下，何惜一馬？卓欣然與之，更與金一千兩，明珠數顆，玉帶一條，本肅騎了赤兔馬，帶從馬二匹，三箇人投呂布寨來。伏路軍人圍住，肅曰：可報與呂將軍，知道故人來見軍士，報人帳中來。肅與布曰：賢弟別來無恙，布半晌思想不起，問曰：足下果何人耶？李肅曰：鄉中故人，何故失忘？某乃李肅是也。呂布下拜曰：鄉兄久不相見，見居何處？肅曰：仕於

漢朝，見為虎賁中郎將之職，聞賢弟匡扶社稷，不勝之喜。有良馬一匹，日行千里，渡水登山，如履平地，名曰赤兔，李肅不敢乘坐，特來獻於賢弟，以助虎威。布聽罷，便令牽過來，果然那馬，渾身上下，火炭般赤，無半根雜毛，從頭至尾，長一丈，從蹄至項，鬃高八尺，嘶喊咆哮，有騰空入海之狀。呂布見了大喜，史官有詩替赤兔馬曰：奔騰千里，蕩塵埃，渡水爬山，紫霧開，掣斷絲韁，搖玉轡，火龍飛下九天來。布謝肅曰：兄與此龍駒，布將何報之？肅曰：某為義氣而來，豈望報乎？布置酒相待，酒酣，肅曰：肅與賢弟，少得相見，令尊多曾會來，此馬亦不可說。布曰：兄醉矣，肅曰：何以知之？布曰：先父棄世多年，安得與兄相會？肅大笑曰：非也，某說今日丁刺史，布惶恐而言曰：在丁建陽處，亦出於無奈，肅曰：賢弟有擎天架海之木，而四海孰不懼怕，取功名富貴。

李明早我來分付你起身金老併女兒拜別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還了李忠三人又吃了兩碗酒還了酒錢三人出了潘家酒店到街上分手各回金老兒得了這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先去城外覓一輛車兒收拾行李還了房錢次早起來吃了飯天色漸明只見魯達走入店來高叫曰金老你去便去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起擔便行小二扯住曰金公那里去魯達問曰他少你房錢小二曰不是房錢昨夜都籌還了欠鄭大官人典身錢未還着落小入看官魯達曰鄭屠的錢洒家自還他且放這二人還鄉去小二堅執不肯被魯達一掌打去口中吐血狀起便走金老父子忙離店去了魯達就投狀元

如探囊取物耳何言無奈而在人之下乎布曰布欲大展其能恨不逢明主肅嘆曰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佐青春不再悔之晚矣布曰兄在朝廷觀何人爲世之英雄肅曰其遍觀大臣皆不如董卓爲人禮賢敬士寬仁厚德賞罰極明終成大事布曰其欲從之恨無門路肅取金珠玉帶列於布前布驚曰何爲有此肅令此退左右告布曰此是董卓久慕賢弟之德特令其送禮物以獻赤色馬亦董卓所賜也布曰董卓如此見愛其將何禮報之肅曰如其之不才尚加爲武賁中郎將公若到彼貴不可言布曰恨無功可報之肅曰功勞在反掌之間弟自不肯爲耳布沉吟良久曰兄長少待容吾到中軍殺了原引軍歸董卓若何肅曰但恐賢弟不能爲耳布提刀便起逕到軍中見了原秉燭觀書見布提刀而至原曰吾兒來此有何事故布曰吾乃當世之大丈夫也安肯爲汝子乎丁

橋下鄭屠已在門前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一聲鄭屠鄭屠慌忙出櫃唱喏便交請坐魯達曰奉着徑零相公鈎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鄭屠叫使頭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達曰你自己切鄭屠曰小人便自揀十斤精肉細細切做臊子那小二已來鄭屠家報知金老之事却見魯達坐在肉案門邊不敢進前遠立在屋簷下望鄭屠切了肉用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也要切做臊子鄭屠曰小人便選十斤肥肉也切做臊子又把荷葉包了魯達曰再要十斤寸金軟骨也要細細的切做臊子鄭屠笑曰却是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將起來拿着兩包臊子睜眼看着鄭屠曰洒家特地要消遣把兩包臊

原曰奉先何故心變布向前一刀斫下丁原首級大呼曰丁原不仁吾已殺之首從吾者在此不從者自去軍士散其大半布提首級見肅肅曰其當先去報王公來接將軍布一面收軍肅報董卓董卓置酒去迎呂布呂布獻了丁原首級卓下馬入帳中卓先下拜曰卓今得將軍如旱苗得甘雨也布納卓坐而拜之曰布今弃暗投明願以父事之卓大喜重賞李肅是日以金甲錦袍賜布暢飲而散董卓又得呂布帶來軍馬其勢越大乃自領前將軍事封弟董夏爲左將軍鄆侯封呂布爲騎都尉中郎將都亭侯李儒勸卓早定廢立之計卓次日於省中設宴會集公卿令呂布將甲士千餘侍衛左右是日太傅袁隗與百官皆到酒行數巡卓按劍曰大者天地次者君臣所以爲治今上皇帝闇弱不可以奉宗廟爲天子吾依伊尹霍光故事廢帝爲弘農王立陳留王爲君汝諸大臣意下如何群臣惶



子劈面打將去，鄭屠大怒，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尖刀，跳將出來，就要揪魯達。被魯達就勢按住，望小腹上，只一脚踢倒了。魯達踏住胸前，提起拳頭，看着鄭屠曰：「洒家始從老種，徑畧相公，做道開西五路，蕭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關西，你是個賣肉屠戶，狗也叫做鎮關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只一拳正打中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鄭屠掙不起來，口中只叫打得好。魯達曰：「你敢應口，就眼睛眉梢更打一拳，打得眼睛縫裂，烏珠迸出，兩傍看的入俱怕，不敢向前。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只見鄭屠挺在地下，漸沒氣。魯達尋思曰：「俺只要痛打這厮一頓，不想三拳真個打死了。回頭指着鄭屠曰：「你詐死，洒

怖莫敢對坐。上肯出頭便是好一人應聲而出曰：「太甲不明，伊尹放之，昌邑有罪，霍光廢之。今上此人畧伸此氣富於春秋，有何不善？汝今廢嫡立庶，欲為反耶？衆視之，乃中軍校尉袁紹也。卓大怒，叱之曰：「豎子，天下事在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將謂我之劍不利也，表紀亦拔劍出曰：「汝劍雖利，吾劍獨不利。耶！兩個在廷上敵對，不知性命如何。」

廢漢君董卓弄權 第七回

卓欲殺袁紹，蔡邕止之曰：「事未有定體，不可妄殺。袁紹手提寶劍，長揖百官而出，懸節東門，上馬奔冀州而去。卓與大傅袁隗曰：「汝姪無禮，太甚。吾看汝面，故不殺之。廢立之事，汝意若何？」袁隗曰：「太尉見者是卓，敢有阻大議者，以軍法從事。」大臣震恐，皆云：「一聽尊命。」宴罷，卓召侍中周勃、校尉伍瓊，議曰：「何顛問曰：「袁紹此去若何？」周勃曰：「廢立大事，非人所及。袁紹不達大體，恐懼故出奔，非有他志也。今

家和你謾，理會大踏步去了。街坊鄰舍，誰敢攔他？魯達回去，急捲了衣服，盤纏持了短棒，奔出南門，走了。鄭屠家中各人，放了半日不活。鄰人逕來府尹處告狀。府尹看罷，曰：「魯達係徑畧府提轄，不敢擅自捕捉。府尹隨即上轎去見徑畧，曰：「府中提轄魯達，無故打死鄭屠，不曾與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拿。徑畧吃了一驚，尋思：「這魯達真好武藝，今犯人命事，俺如何護得他？」乃回府尹曰：「魯達原是我父親老徑畧處軍官，撒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及你可拿他取問。如若供招明白也，煩交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怕父親日後邊上要這個人用，不便。府尹曰：「不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辭了徑畧相公，回至州衙，便

若購之急，勢必為變。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徧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衆，英雄因之而起。山東非公之有也，不加赦之拜焉。一郡守則紹喜於免罪，必無患矣。蔡邕曰：「某亦為此放言之語。」不使王公殺紹者，正為此也。紹好謀無斷，不足為慮耳。加之一郡守，以收其心。卓大喜，即日差人拜紹為渤海太守。渤海，今之河間。董卓權重，群臣見者皆慄。九月朔，請帝陞嘉德殿大會文武。不到者斬。是日皆列於班次。卓制軍劔在手，曰：「少帝聞勃，全無威儀，不可以掌天下。今有郊天策文，可宜宣讀。」李儒讀東曰：

孝靈皇帝，不寃高宗，眉壽之祚，早棄臣子。皇帝承紹海內，側望而帝天資，輕佻威儀不恪。在喪惰慢，哀如故焉。凶德既彰，淫穢發聞，損辱神器，忝污太廟。皇太后教無母儀，統政荒亂，永樂太后暴崩，衆論惑焉。三綱之道，天地之紀，而乃有闕罪之大者。陳留王協，聖德偉茂，規矩

喚得捕使臣押下文書拿犯人魯達  
 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就帶二十個  
 士兵運到遠處只見房主人曰却從  
 此些包裹提了短棒去了王觀察只  
 得捉左右鄰舍同到州衙回話魯達  
 懼罪在逃不知去向府尹見說即差  
 人依限得捕行個挨捕文書出賞錢  
 一千貫寫了魯達年甲畫了形模到  
 處張掛且說魯達離了渭州東走西  
 奔行了半月之上却至代州入城只  
 見一簇人圍住十字路口看榜但見  
 扶有搭背交頸並頭份、不辨賢  
 愚攘、難分貴賤張三蠢伴不識  
 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  
 將腳踏白頭老叟盡將拐棒柱髭  
 鬚綠髮書生却把文房抄款具行  
 行都是蕭何法句、盡依律公行

邈然豐上充下有堯圖之表居喪哀戚言不以刑駭疑  
 之性有成周之懿休聲美譽天下所聞宜承洪業為鼎  
 世統可承宗廟廢帝為弘農王皇太后還政應天順人  
 以慰生靈之望  
 李儒讀策已罷卓左右扶少帝下殿解其璽綬比面長  
 跪稱臣聽命少帝號哭百官慘然卓呼太后去服候勅太  
 后哽咽群臣合悲皆下一大臣憤怒高呼曰賊臣董卓敢  
 為欺天之謀而廢賢明之主不若與之同死揮手中象簡  
 直擊董卓卓怒喝武士捉下乃是尚書丁管丁管罵不絕  
 口卓命牽出斬之至死神色不變評軒詩曰  
 董卓潛懷廢立圖漢家宗社委丘墟滿朝臣宰皆囊括  
 惟有丁君是丈夫  
 卓請陳留王登殿群臣皆呼萬歲禮畢卓安置何太后并  
 弘農王於永安宮隨侍又有唐妃及宮女二人月給食糧

魯達看見眾人看榜也鑽在叢底聽  
 見眾人說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  
 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  
 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畧府提轄  
 如有人傳藏在家者即與犯人同罪  
 若有人捕捉前來或首告到官者賞  
 錢一千貫文魯達正看到那里聽得  
 皆後一人大叫曰張大耳你如何在  
 此直扯到巷口不知是誰且聽分解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  
 大鬧五臺山第四回  
 躬維遜突入代州忍人相遇喜相  
 酌只因法網重、佈且向空門好  
 好脩打坐參禪求解脫粗茶淡飯  
 度春秋他年證果塵緣滿好向彌  
 陀國裡遊  
 當時魯達轉身一看却是渭州酒樓

諸臣下毋得輒入違者滅二族可憐少帝四月登基至九  
 月被董卓所廢陳留王協字伯和靈帝中子即漢獻帝也九歲即位董卓  
 為相國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封黃琬為太尉楊  
 彪為司徒荀爽為司空韓馥為冀州牧張邈為陳留太守  
 張寶為南陽太守時年庚午歲改元初平元年何太后與  
 少帝唐妃困於永安宮中日夜憂歎衣服飲食盡皆缺少  
 帝淚下不曾乾偶見雙燕飛入庭中帝遂吟詩一首曰  
 嫩草綠凝烟裊二雙飛燕落水一條青陌上人呼羨遠  
 望碧雲深是吾舊宮殿何人仗忠義寫我心中怨  
 卓時常使宮女探聽動靜是日獲得此詞來呈於卓卓曰  
 劉辨怨望故作此詞殺之有名矣遂喚李儒帶武士十人  
 來殺少帝少帝與母何太后立在樓上嗟歎宮女來報李  
 儒至帝后大駭儒執醪酒與帝曰春日融融重太尉特上  
 壽酒少帝曰何相逼如是也儒曰壽酒勿疑太后曰既云

上救了的金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曰：「恩人你好大膽，見今張掛榜文捉你，緣何却去着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他拿去？」魯達曰：「洒家為你鄭屠被我一拳打死，因此外走到此，你緣何也在此？」金老曰：「自沒恩人救拔，本欲要回東京，又怕這廝趕來，只得隨路望北來，却撞見一個舊鄰在這裡做買賣，帶老漢父子到這里，就與女兒做媒，配此間一個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於恩人，我女兒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員外常說怎的得與恩人一會，且請到家却再商議。」魯達和金老行到門首，老兒喝起簾子，叫曰：「我見大恩人在此，那女兒濃粧艷飾出來，請魯達坐拜了四拜，說曰：『若非

壽酒。汝當先飲，儒怒曰：『汝母子待不飲耶？』呼左右持短刀，白練於前曰：『壽酒不飲，可飲此二般。』唐貴妃跪告儒曰：『妾身代帝飲酒，望相公見憐他母子性命。』儒叱曰：『量汝何等，可代王死？』儒舉盃與何太后曰：『汝可先飲。』何后搥臂大罵：『何進無能之賊，勾引董卓入朝，致有今日之禍。』儒催逼至急，帝曰：『容某與母作別。』遂大慟而作歌曰：『天道易兮我何安，奔萬乘兮退守藩。為臣逼兮命不久，勢將去兮空淚潛。』唐貴妃抱帝而哭，亦作歌曰：『皇天將崩兮后土頽，身為帝妃兮命不隨。生死異路兮從此畢，奈何箕箒兮心中悲。』歌罷，相抱大哭。李儒唱曰：『太尉直等回報，汝等俄延，望誰救耶？』何太后大罵國賊董卓，逼我子母。皇天豈祐汝耶？手指李儒曰：『汝等助紂作孽之徒，必當族滅。』李儒大怒，雙手

恩人垂救，怎有今日，便請魯達上樓坐定。老兒分付女兒，陪侍恩人，坐我去安排酒來。父子二人輪次把盃，金老倒地便拜。魯達曰：『老人家如何只拜金老？』曰：『前日老漢初到這里，立個紅紙牌，旦夕一炷香，子父兩個自拜。今日恩人正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曰：『却難得這片心。』三人飲酒，將晚，只見丫嬛來報官人回了。老兒便下樓來，請官人上樓，說道：『此位官人便是。』魯達提轄那官人便拜曰：『聞名不如見面，提轄還札云，此官人莫非令婿麼？』金老曰：『然再備酒食相待。』員外曰：『久聞提轄豪傑，今天賜相見，實為萬幸。』魯達曰：『洒家是個愚魯人，又犯罪過，若家員外不棄貧賤，結為相識，趙員外大喜，各醉歇息。次日趙員外曰：『此

批住太后直擲下樓，少帝揪住李儒衣服，唐妃向前攬做一團。儒喚武士絞死唐妃，以醜酒灌殺少帝。史官詩曰：『漢室江山自此休。』儒還報卓，卓命拖出城外埋之。自此每夜入宮，竊淫宮女，夜宿龍床，禁庭公主，盡皆淫之。常引一枝軍出城外，前行到陽城，時當二月，村民賽社，男女皆集。卓引軍圍住，將男子盡皆殺之，掠其婦女財物，收萬千餘件，都裝在車上，懸頭千餘顆於車下，連軫還都。先報董卓殺賊大勝而歸，各城門外焚燒其頭，以婦女財物盡散與宿帳軍士。越騎校尉伍孚，字德瑜，見卓殘暴太甚，群臣戰慄，莫敢奈何。伍孚於朝服內披小鎧，藏短刀，候董卓入朝，迎到閣下，擊出短刀，直刺卓。卓氣力大，兩手驅住。呂布便入棚，倒伍孚。卓問曰：『誰教汝反？』孚瞪目大罵曰：『汝非吾君，吾非汝臣，何

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庄住幾時。魯達拜謝。辭了金老父子。和員外並馬到庄前下馬。直至草堂。賣主而坐。一面置酒相待。一連住了五七日。忽一日。金老奔來庄上。見了趙員外。便對魯達曰。昨日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知。只怕要來村里緝捕。倘有所失。如之奈何。魯達曰。他來。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曰。我有个道理。交提轄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曰。洒家是個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有甚不肯。員外曰。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五臺山。原是文殊菩薩道場。寺裡有七百僧人。為頭智真長老。是我兄弟。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已買下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心腹之人了。這條願。若是提轄肯時。一應

及之有汝亂國篡位罪惡盈天。今是吾死之日。故來誅奸賊。吾恨不得裂汝屍於市。以謝天下。董卓大怒。命呂布牽出剖剛之孚。罵不絕口。史官有詩曰。漢末忠臣說伍孚。冲天豪氣世間無。朝堂殺賊名猶在。萬古堪稱大丈夫。董卓自此出入。常帶披甲武士。前後圍繞。袁紹在渤海知卓弄權。乃差人賁密書來呈王允。書曰。卓賊欺天廢主人。不忍言入亂禁宮。神亦不佑公反恣其跋扈。如不聽聞。豈為報國效忠之臣哉。紹今集兵練馬。欲圖掃清帝室。未敢輕舉。公相食祿於漢朝。當乘間圖之。如有驅使。即當奉命。書不盡言。請垂昭察。王允尋思無計。一日於侍班閣子內見漢朝舊臣俱集。王允請曰。今日老夫賤降。晚間少閑。欲屈諸公。就舍下小酌。幸勿見阻。眾官皆曰。必來添壽。當晚就後堂設宴。燈燭荧

費用都是其備辦。魯達尋思曰。多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禮物。次日交庄客挑送山下。趙員外與提轄上山。使庄客前去報寺內智真長老。引眾僧都出山門外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礼。真長老曰。請員外進方丈。請茶。員外魯達隨行者。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刹但見。

山門侵峻巖。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徑閣共峯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無僧室。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徑堂雲霧裡。古層寶塔接層霄。千古聖僧居大刹。真長老請員外魯達到方丈。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定。員外付達耳

煌公卿皆至。允視之皆漢朝舊臣。心中暗喜。酒至半酣。王允舉盞掩面大哭。眾官曰。司徒貴降。不可發悲。允曰。老夫非賤降之日。要與百官聚會。恐賊生疑。故推賤降。吾哭者哭漢天下也。董卓勢若泰山。吾等朝夕難保。想漢高皇帝三尺劍。斬白蛇。起義兵。子孫相承四百餘年。誰想喪於董卓之手。吾等捨死無益於國。眾公卿盡皆掩面而哭。坐上一人撫掌大笑曰。滿朝大臣。夜哭到明明。哭到夜。焉能哭死董卓耶。允視之。乃是驍騎校尉曹操也。允大怒。責之曰。汝祖宗食祿漢朝四百餘年。不思報本。反欲從賊。即汝去告變。吾等死亦漢家鬼也。操曰。非笑別事。笑眾大臣無一計殺董卓耳。其雖不才。略施小計。可斷董卓頭懸於都門外。以謝天下。王允聽罷。乃避席而問曰。孟德有何高見。匡扶漢室。試看曹操道甚。

曹孟德謀殺董卓

低言你來這裡出家如何便與長老對坐魯達曰是酒家不省便起身在員外有下座客搬將禮物擺在面前長老曰何故又蒙重禮員外曰某日前有一條慈心許剃一僧在上剃度牒詞簿都已寫了到今不曾剃度今有這個表弟姓魯名達軍漢出身因見塵世艱辛情愿棄俗出家冀望長老收留長老答曰這個是緣事光輝老僧山門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怎見得那蓋茶的好處有詩為記

王藥金芽真絕品僧家製造甚工夫  
夫光蓋內香雲白璧眼湯中細浪鋪  
戰退困魔離枕席增添清氣入肌膚  
仙茶自合桃園種不許移根傍帝都

茶罷真長老便喚首座有規矩分付監寺安排辦齋與他剃度衆僧稟曰這人不知出家模樣一雙眸眼似賊一般不可剃度恐後累及山門長老曰待我看一看焚了一炷香長老上禪椅盤而坐好長老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面來對衆僧說曰此上人座天星雖然眼下兇顏後却清淨汝等皆不能及可記吾言衆僧依送長老交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趙員外取出銀兩買辦物料吉日鳴鐘擊鼓在法堂會集五六百僧入都在法堂下員外取出表裏信香到法座前禮拜宣疏已羅行童引魯達到法堂座下淨髮入先把一週遭都剃了却待剃鬚魯達曰番了這兒見還酒家也好衆僧忍笑不住真長老在法座上曰大衆所

曹操曰近日操進身以事董卓者實有意以圖之今卓甚愛某有事必共議之聞司徒有七寶刀一口愿借與操入相府可刺殺之萬死無恨王允曰孟德果有是心漢天下幸甚操遂言誓於允前取七寶刀與操其刀長尺餘七寶嵌飾極其鋒利操帶之良久皆散操平明逕入相府問丞相出來否人指云出在書院中坐久操入見卓坐於床上有西涼州進到良馬吾見呂布可親去選一騎賜與孟德布趨出操思曰董卓合死意欲拔刀懼卓有力不敢下手卓胖大不耐久坐遂倒身而臥轉身背却操又思曰此賊當休急掣寶刀在手卓仰面看衣鏡中見操拔刀靴急回身問曰孟德何為呂布已牽馬在閣外操刀已出鞘就倒轉刀靴跪下曰操有寶刀一口獻上恩相卓接視之果寶刀也遍付呂布收了操解鞘與之卓引操看馬操遂拜謝

曰願試一騎卓就教與鞍轡操牽馬出相府加鞭直南而去布對卓曰恰纔曹操有行刺之意及被喝破故推就刀卓曰吾亦甚疑兩箇止未決忽李儒至卓以其事告之儒曰操無老小必有下處差人急喚如操無疑便來則是獻刀如遲疑推托不來便是行刺即可擒而問之卓然其說差獄卒四五人往喚多時回覆云操不曾到下處飛着黃馬飛出東門門吏問之操言丞相差他有些急公事縱馬而去李儒曰操賊心虛而逃卓大怒曰我重用之反欲害吾今描其模樣遍行文書畫影圖形星夜捉拿此賊拏住者千金賞萬戶侯儒曰必有同謀者拏住曹操可知矣文書曉夜急行曹操日行夜住奔誰那來路經中牟縣過按中牟即今河南開封府中牟縣把關者見之曰朝廷捕獲曹操此必是也當任問曰汝何姓那裏來操曰我覆姓皇甫從泗州來把關者曰朝廷捕獲曹操你的服色模樣正對拖見縣令

得念曰

寸草不留。六根清淨。與汝剃了。免得爭競。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吐盡皆剃了。首座將度牒呈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又念偈曰。靈光一點。價值千金。佛法廣大。賜名智深。

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增填。寫了度牒。又賜法衣。引上法座前。摩頂受記。一要皈依。三寶。二要歸奉佛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皈。五戒者。一不要殺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受記已罷。智深外請眾僧到雲堂設齋。引智深參拜眾師兄。引去僧堂後叢林。裡選佛場坐。地當夜無事。次日員外

告辭眾僧送出山門。員外曰。長老眾師兄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看薄面。又喚智深分付。賢弟。送今凡事。自宜省戒。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吞云。謹依不悞。員外相辭而去。長老引眾僧回寺。那智深到。晚放番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响。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言。三語四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全沒個出家。人跡。面叢林中。如何安得。此入長老。喝曰。且看施主之面。自此無人敢說。智深在寺中。攪了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當日。晴明。智深穿了皂布直裰。換了僧鞋。走出山門。行到山亭子上。坐尋思曰。往常酒肉不離口。如今交

操賴道。我是客人。縣令曰。我在洛陽。承官認得曹操。捉來便知。奪了馬。擁至庭下。縣令唱曰。我認得你。如何隱諱。且把來監下。來日起解。萬戶侯我做。千金賞分與眾人。把關人與了酒肉。皆散。至晚。縣令引親隨人。取出曹操於後院。問之曰。我聞丞相待汝甚厚。何故自取其禍。操曰。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汝既挈任。便當解去。請賞何必多問。縣令曰。你休小覷我。我亦有冲天之志。奈何未遇其王耳。操曰。吾乃相國曹參之後。祖宗四百年食漢之祿。不思報本。與禽獸何異。吾屈身而事董卓。實欲與國家除害。身今事不成。乃天意也。縣令曰。孟德此行。將欲何往。操曰。吾歸鄉中。發矯詔于四海。使天下諸侯共興兵誅董卓。吾之意也。奈何天不從之。縣令聞之。乃親釋其縛。扶之上。坐酌酒再拜曰。公乃天下忠義之士也。吾願弃官相從。操問其姓名。縣令曰。某姓陳名宮。字公臺。老母妻子皆在東郡。宮願與

君更衣易馬。共謀大事。是夜收拾盤費。陳宮與曹操各背劍乘馬。投故鄉來。三日至成皋。成皋今屬河南開封府。鄭州汜水縣。天色向晚。操以鞭指林深處。而言曰。此間有一人。姓呂名伯奢。是吾父親拜義兄弟。就往問家中信息。覓一宿。若何宮曰。最好。二人到庄門下。馬人見伯奢下拜。奢曰。我聞朝廷遍行文書。捉你甚緊。你父避陳留去了。陳留今開封府。陳留縣。賢侄如何到此。操告以前事。今番不是陳縣令。已粉骨碎身矣。但奢拜陳宮曰。小姪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言罷。與操曰。賢姪。陪使君寬懷安坐。老夫家無好酒。容往西村沽一樽。以待使君。言訖。上馬去了。操坐久。聞庄後磨刀之聲。操與宮曰。呂伯奢非吾至親。此去可疑。當竊聽之。二人潛步入草堂。後。但聞人語曰。縛而殺之。操曰。不先下手。必遭擒矣。與宮拔劍直入。不問男女。皆殺之。殺死八口。搜至厨下。見縛一猪。欲殺。靜軒有詩歎曰。

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瘦了道員外  
這幾日又不使人送酒與酒家吃  
正想酒間只見遠處一個漢子挑着  
擔桶拿着錢子唱曰  
九里山前作戰場。牧童拾得舊刀  
鎗。順風吹動烏江水。好似虞姬別  
楚王。

智深見那漢子挑擔桶上來亭子上  
歇智深曰漢子你那桶裡甚麼東西  
那漢子曰好酒智深曰多少錢一桶  
那漢子曰我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做  
生活的吃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  
與和尚吃長老這去本錢趕出屋去  
我們是寺內錢本住本寺屋宇如何  
敢賣與你智深曰真個不賣那漢子  
曰殺了我也不賣智深曰酒家也不  
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吃把那漢子只

一脚踢做一堆在也智深把那兩桶  
酒吃了一桶言曰日上來寺裡討錢  
那漢子方纔疾止那里敢討錢把酒  
分做兩半桶挑走下山去了智深在  
亭上坐了半日酒湧上來智深把皂  
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  
裡露出背脊上花綉來編着兩個膀  
子上山來看來到山門下兩個門  
子望見擎着竹簾攔住唱曰你是佛  
家子弟如何吃得爛醉上寺你也是  
庫局的曉示但凡和尚破戒吃酒決  
打四十趕出寺去如門子從容醉的  
僧人入寺乞責十板快下山去饒你  
幾下竹簾智深睜起隻眼罵曰直娘  
賊你兩個要打酒家便和你打門子  
見勢頭不好一個入來報監寺一個  
虛拖竹簾攔住智深用手把那門子

夜深喜識故人容。疋馬來還舊跡。一念誤將良善戮  
方知曹操是奸雄

陳宮曰孟德心多謀殺好人操曰可急上馬二人行不到  
二里見呂伯奢驢鞍前轡懸酒二瓶手抱果木而來伯奢  
叫曰賢侄何故便去操曰被獲之人不敢久任伯奢曰吾  
已分付宰一猪相款使君何爭一宿操不領策馬便行又  
不到數步操拔劍復回叫伯奢曰此來者何人伯奢回頭  
看時操將呂伯奢砍於驢下宮曰恰纔誤耳今何故也操  
曰伯奢到家見殺死他親子安肯罷耶吾等必遭禍矣宮  
曰非也知而故殺大不義也操曰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  
天下人負我陳宮默然曹操說這兩句言語教萬代唾罵  
當夜陳宮行數里月明中敲開店門覓宿先喂飽了馬匹  
操先睡陳宮尋思我將謂曹操是好人弃官跟他原來是  
狠心狗倖之徒今日留之必為後患拔劍來殺曹操未知

性命何如。

曹操起兵伐董卓 第九回

陳宮臨欲下手復思曰我為國家跟他到此殺之不義到  
不若弃之宮插劍入鞘上馬未及天明自投東郡去了操  
覺來不見陳宮尋思此人見我說了這兩句疑我不仁弃  
我而去吾當急往不可久留操連夜到陳留尋見父親說  
上項事欲散家財招募義兵曹嵩言資少恐不成事此間  
有衛弘曾舉孝廉疎財仗義其家巨富若得相助事可圖  
矣操置酒張筵拜請衛弘到家告曰今漢室無王董卓專  
權篡國害民天下切齒操欲匡扶社稷恨力不足耳公乃  
忠義丈夫故以此相告衛弘曰吾有是心久矣恨無効力  
之人既孟德有此大志願以家資相助操大喜先發矯詔  
馳報各道然後招集義兵豎起招兵白旗一面上書忠義  
二字是日清早應募之士如雨駢集有一人從衆中出曰

臉上一掌打倒在山門下浪。滄不  
 擲入寺來。監寺聽得叫起老郎。火工  
 三十人各執木棒。迎著智深。智深望  
 見大吼一聲。大踏步搶入來。眾人忙  
 退入殿。閣上亮禰智深一拳一脚。打  
 開奪條棒。送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  
 忙報知長老。長老急引侍者直來廊  
 下。喝曰。智深不得無禮。智深却認得  
 是長老。撒了棒。向前對長老打個謊  
 曰。智深吃了兩碗酒。他象人引來  
 打我。長老曰。你快去睡。明日說智深  
 曰。俺不看長老面。洒家打死你那幾  
 個禿頭。智深去禪床上睡了。多職事  
 者都告訴曰。向日徒弟曾諫長老。今  
 日本寺。那里容得這等野蠻。亂了清  
 規。長老曰。雖是眼下有些囉唆。後來  
 却成得正果。且看趙員外之面容。怒

其從明公。願為吏討董卓。操問之。其人乃陽平衛國人也。  
陽平衛國今屬山東東昌府。姓樂名進。字文謙。身材短小。膽量過人。操  
 留為帳前吏。是日又有兄弟二人。各引壯士三千餘人。逕  
 投曹操。一人覆姓夏侯名惇。字元讓。與宗族兄弟夏侯淵  
 字妙才來歸。按漢世居譙國沛縣。乃夏侯嬰之後。自小習  
 提刀殺之。逃命於外。方聞知曹操起兵。二人故來相從。又  
 按操之父曹嵩原是夏侯氏之子。過房與曹家。因此操與  
 原是兄弟。不數日曹操兄弟曹仁并曹洪引兵千餘來助曹操。  
 按仁字子孝。洪字子廉。二操大喜。於軍中訓練軍馬。有一  
 人持鎗而來。於操前大呼曰。願從將軍。以誅國賊。操問之。  
 其人姓李名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於操前施呈鎗法  
 對答如流。操大喜。衛弘盡出家資。置辦衣甲旗幡。本方送  
 糧米者。不計其數。操有壯士五千屯於陳留。時袁紹得操  
 矯詔。乃聚麾下壯士商議起兵。時有田豐。祖受許攸審配  
 郭圖顏良文醜文武臣僚。整齊三齊。盡懷報國之心。各有

他一番。我明日叫他分付便了。衆僧  
 冷笑。各散。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  
 喚智深。時尚未起。侍者叫起來。穿了  
 直裰。赤脚走出僧堂。却在佛殿後撒  
 尿。侍者說曰。長老請你說話。智深隨  
 侍者見長老。長老曰。你雖是個武夫。  
 出身員外。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  
 記。交你不可貪酒。如何夜來吃得大  
 醉。打了門子。損壞殿上珠紅。榻子。我  
 不看員外面。定趕你出寺。再後你犯  
 智深起來。合掌曰。不敢。不敢。長老留  
 住。方丈早飯。又用好言勸他。取一領  
 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智深。交回僧  
 堂去了。且說智深自造吃酒醉。鬧了  
 一場。一連三四個月。不敢出門。忽一  
 日是二月天氣。智深離了僧房。信步  
 出山門外。猛聽得山下叮噹響聲。智

匡君之志。引兵三萬。離渤海來與曹操會盟。操作檄文以  
 達諸郡。檄文曰。  
 操等謹以太義布告天下。董卓欺天罔地。滅國弑君。穢  
 亂宮禁。殘害生靈。狼戾不仁。罪惡充積。今奉天子明詔。  
 大集義兵。誓欲掃清華夏。勦戮群凶。望興仁義之師。來  
 赴忠烈之會。扶持王室。拯救黎民。檄文到日。速可奉行。  
 操發檄文去後。各鎮諸侯皆起兵。  
 第一鎮。交遊豪傑。結納英雄。後將軍南陽太守袁術。字  
 公路。  
 第二鎮。高談闊論。博古通今。豫州刺史孔融。字公緒。  
 第三鎮。貫通諸子。博覽九經。冀州刺史韓馥。字文節。  
 第四鎮。孝弟仁慈。屈已待士。兗州刺史劉岱。字公山。  
 第五鎮。仗義疎財。揮金似土。河內郡太守王匡。字公節。  
 第六鎮。賑窮救急。志太心高。陳留太守張邈。字孟卓。



深走下山來看時，却是個市井約有五六百人家，諸般買賣，都有智深曰：早知有這個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吃也。自下來買些吃，且過去看，聽得那响處，却是打鐵鋪。智深曰：待認有好鋼鐵麼？待認曰：師父問鐵何如？智深曰：酒家要打條禪杖及一口戒刀。待認曰：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智深曰：酒家只要打一條重一百斤。待認笑曰：小人不打不得，不知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開王力也。止有八十二斤重。個月刀，師父依着小人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只要你五兩銀子。工錢智深曰：俺便五兩與你，還有些碎銀子與你買碗酒吃。待認曰：師父穩便，小人趕趁生活，不及。無難了。匠家行不到三十步。

- 第七鎮恩惠及人聰明有學。東郡太守喬瑁，字元偉。
- 第八鎮忠直元亮。秀氣文華。山陽太守袁遺，字伯業。
- 第九鎮有謀多智。善武能文。濟北相鮑信，字允誠。
- 第十鎮聖人宗派。好客禮賢。北海太守孔融，字文舉。
- 第十一鎮武藝超群。威儀出眾。廣陵太守張超，字孟高。
- 第十二鎮仁人君子。德厚溫良。徐州刺史陶謙，字恭祖。
- 第十三鎮威震羌胡。名聞華夏。西涼州太守馬騰，字壽成。
- 第十四鎮聲如巨鐘。丰姿英偉。北平太守公孫瓚，字伯圭。
- 第十五鎮隨機應變。臨事勇為。上黨太守張揚，字稚升。
- 第十六鎮英雄蓋世。剛勇絕倫。烏程侯長沙太守孫堅，字文臺。
- 第十七鎮四世三公。門多故吏。和鄉侯渤海太守袁紹。

字本初

見一個酒竿子，掛在屋簷上。智深入到裏面坐下，叫曰：將酒來賣與酒家。店家曰：師父恕罪，小人房屋本錢都是寺裡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便要追去。本錢出屋，因此休怪。智深曰：胡亂賣些與酒家吃，俺只不說是你家便了。店家曰：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吃。智深只得起身，出了店門，走過三五家，皆如前說。智深尋思一計，遠地市稍有個傍村酒店，但見傍村酒肆已多年，斜掩桑麻古道，邊白板攪鋪，寬窄矮籬，色用棘荆編，破甕榨成黃米酒，柴門挑出布青帘，更有一般堪嘆處，半屎泥墻畫酒仙。智深走入店裡坐下，叫曰：店主買酒。

諸路軍馬多少不等，有三萬者，有一二萬者，各領文官武將投洛陽來。且說一路軍馬，乃北平太守統領幽州官拜奮武將軍，覆姓公孫，單名稱瓚，遼西令支人也。統領精兵一萬五千人，起發路經德州平原縣，過今屬山東濟南府。軍馬正行間，遙見桑樹叢中，一面黃旗數騎來迎，遠看見公孫瓚下馬，瓚視之，乃劉玄德也。瓚亦下馬，問曰：賢弟何故在此？玄德曰：兄長失志，舊日蒙先保委備為平原縣令，因縣無事，出城閑行，偶遇兄到，乃大幸也。就請兄長入城飲馬。公孫瓚指關張而問曰：此何人也？玄德曰：此是關某，張飛，備結義兄弟也。瓚曰：乃同破黃巾者乎？玄德者，此皆二人之力也。瓚曰：有何爵祿？玄德答曰：關某為馬弓手，張飛步弓手，瓚曰：空埋了大丈夫身，今董卓作亂，天下諸侯共往誅之，賢弟可棄微官，一同討賊。

是行脚僧遊方到此經過店主曰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吃智深曰不是快將酒來店家曰你要打多少智深曰休問多少只顧篩來一連吃了十數碗智深又問有甚肉把一盆來吃店家曰早來有牛肉都賣了只有狗肉和尚不用智深曰用把銀遞與店家買了半隻熟狗用手扯吃一連又吃了十數碗酒又討來店家曰和尚只如此罷智深睜起眼曰酒家又不白吃你的管俺怎的店家只得依言又打淨來智深仍吃了只剩下脚狗腿揣在懷裡臨出了店門走到半山亭子上酒却湧上來口裡吐回俺多時不曾拽拳使脚覺得身軀困倦且使吃店主曰和尚你那里來智深曰俺

力扶漢室若何玄德曰願往張飛曰當時若容我殺了此賊免有今日之事關其曰事已至此收拾便行玄德關張引十數騎跟公孫瓚來且說那十八路諸侯那一路先到此人身長八尺英雄雙全橫跨三江威服六郡富春人也姓孫名堅字文臺後人有詩曰  
誰道江南少將才明星夜夜照文臺欲誅董卓安天下為首長沙太守來  
曹操接着眾諸侯陸續皆到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二百餘里乃宰牛殺馬大會諸侯商議進兵之策河內太守王匡曰今舉大義必立盟主眾聽約東然後進兵遍相推讓操曰袁本初四世三公門多名將可為盟主紹再三推遜眾諸侯皆曰非本初不可也紹方應允次日築壇三層遍插五方旗幟上建白旛黃鉞兵符將帥請紹登壇紹整衣佩劍慨然而上焚香再拜而言曰漢室不幸董卓專權禍加

幾路只一膀子技打在亭子柱上只聽得一聲响唬把亭子柱打折了門子聽得半山裡响看時只見智深一步一擲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曰這畜生又醉了可把山門拴了只在門縫裏看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閉了門把拳頭擂鼓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金剛喝一聲曰這個鳥大漢不替俺敲門却擎着拳頭嚇酒家

至草毒流萬姓綱常廢絕社稷傾危今表紹等共興大義來赴國難凡在同盟齊心戮力以盡臣子之節倘有背盟違背者天人共誅漢祖有靈同照肺腑普眾皆歎血為盟壇下將士髮上指冠踴躍切齒共思誅戮董卓賊以安天下盟罷下壇眾皆扶紹升帳侍坐施禮畢兩行分爵位年齒列坐操行酒數巡舉盃而言曰今日既立盟主各聽調遣同扶社稷勿以強弱計較紹曰吾無壓眾之心汝等推戴我為盟主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罰國有常刑軍有紀律各宜遵守勿得違犯眾皆曰惟命是聽紹曰吾弟袁術總督糧草應付諸營勿使有缺誰肯為前部先鋒直抵汜水關一路透賊相持餘皆各處險要以相策應長沙太守孫堅出口堅雖不才願為前部紹曰文臺勇烈可稱此賊隨奉孟作賀堅連晚整頓人馬大刀潤谷殺奔汜水關來把關將緊守關隘差流星馬往洛陽丞相府告急董卓自

日醉時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曰自古天子不怪醉漢若是打壞金剛亭子通員外自會來脩蓋你衆人只可迴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方丈都曰好個團圓竹的長老曰門子你且休開門智深在外面大叫曰直娘的禿頭不放我入寺時放把火燒了寺衆僧曰若不開時真個做出來只得叫門子把門拴鎖了飛走入房衆僧各自迴避智深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擗將入來跌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奔入選佛場禪和子都吃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便吐汚食衆僧都聞不得那臭個曰善哉俱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把直裰帶子都扯斷

專大權之後每日飲宴更深方散李儒接得告急文書徑來稟丞相卓大驚急召衆將商議早曰今袁紹曹操聚各路太守軍馬直抵關前衆將有何妙策呂布挺身言曰父親勿慮吾觀關外衆多諸侯如草芥耳兒親提能虎之師盡斬其首懸於都門布之願也卓大喜曰吾有奉先高枕無憂矣言未絕呂布背後一人高聲而出曰割雞焉用牛刀不必勞溫侯虎威吾觀斬衆諸侯首級如探囊取物耳卓視之其人身長九尺面如噴血虎躄狼腰豹頭猿臂關西人也姓華名雄卓帳前第一員驍將卓聽其言大喜加爲驍騎校尉撥馬步軍五萬一同李肅胡軫趙雲連夜便起飛奔汜水關來却說衆諸侯內有濟北相鮑信尋思孫堅爲前部若幹了大功都不顯我等暗撥其弟鮑忠先將步軍三千徑抄小路直到關下搦戰華雄引鉄騎五百飛下關來大喝賊將休走鮑忠急待退被華雄手起刀落斬

了脫下那狗腿來說好曰壯飢肚來便吃衆長老看見遠處躲開智深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曰你也吃口那和尚把兩隻袖死掩了臉智深曰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嘴邊塞去那和尚躲不過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耳朵揪住將肉便塞對床五個禪和子過來勸時那智深撒了狗肉提起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只頓擗滿堂僧衆大喊起來逃去智深直打

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個見長老各自退去智深撒了桌脚叫曰長老與酒家做主長老曰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今番你又如此無禮攪擾衆僧捲堂而走這個罪孽

鮑忠於馬下生擒將校極多華雄上關親賞鮑忠首級直來相府獻功董卓賜雄重賞又與鉄甲馬軍一千雄辭卓部領仍投汜水關來孔任大寨卓又使人加雄爲都督戒其勿下關輕敵孫堅引四將直至關前那四員第一員右比平士垠人也姓程名普字德謀使一條鉄脊蛇矛東吳第一員上將第二員姓黃名蓋字公覆次陵人也使鐵鞭第三員姓韓名當字公義遼西令支人也使口大刀第四員姓祖名茂字大榮吳郡富春人也使雙刀孫堅披爛銀鎧裹赤幘勒錦抹額之類手橫古劍騎花鬃馬指關上而罵曰助惡匹夫何不早降華雄副將胡軫曰某願下關必斬孫堅雄與兵三千排列出關堅見胡軫出馬却欲自出程普飛馬挺矛直取胡軫聞不數合程普刺中胡軫咽喉死於馬下一陣直殺上關二上矢如雨下孫堅引兵回至梁東屯任堅使人於袁紹處報捷就於袁術處催糧或諧

那是不可，我這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且隨我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個去處。智深跟長老到方丈歇了，次日脩書一封，使兩個道人到趙員外庄上說知，又叫侍者取領皂直裰一雙鞋，十兩白銀，喚過智深長老，曰：你前一次便是，今一次又大醉亂了清規，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趙員外面上，與你這封書，投一個去處安身。智深曰：師父交徒弟那里去，且聽下回分解。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第五回

魯智深俗願了時，終記果眼前爭奈沒知音。長老曰：我個徒弟，在東京相國寺中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討個職事僧做，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記取，智深跪下曰：洒家願聽長老道。遇林而起，遇山而富，遇水而興，遇江而止。智深聽罷，拜了長老，背起包裹，辭了衆僧，離五臺山，逕到鐵匠舖，打了禪杖戒刀，就行數日。趙員外自將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脩亭子，且說智深行了半月之路，不投寺院，只投客店安身。正行之間，天色已晚，錯過了宿頭，但見山影深沉，槐陰漸沒，綠楊影裡，時

於袁術曰：孫堅乃江東之猛虎，若打破洛陽，殺董卓，正是除狼而得虎也。今不可與糧，彼軍必敗。術聽之不換糧草。孫堅軍缺食，軍中自亂，細作報上關來。李肅與華雄商議曰：我引一軍從小路下關，去襲孫堅。寨後汝可半夜到堅寨，必然擒矣。雄喜，連晚令軍飽食，一頓披掛下關。是夜月白風清，比及到堅寨時，已是半夜，鼓噪直進，堅披掛慌忙上馬，正遇華雄兩馬相交，聞不到數合，寨後李肅軍到，竟天放火。孫堅軍人無糧食，四下亂撞，堅撥回馬走，四下裡喊聲不絕。程普黃蓋韓當各不相顧，只有祖茂跟定孫堅，與數十騎突圍而走。背後華雄起來，孫堅勒回馬，又戰十餘合，堅詐敗，進起來。堅連放兩箭，被華雄躲過，盡氣力放第三箭，於大槐樹下，鵲盡矣。棄弓縱馬穿林而走。祖茂曰：主公頭上赤幘射目，雄望之心必不捨，可脫幘與其戴之。就馬上換了祖茂盔分兩路而走。華雄見赤幘者投東去。

引軍望東追趕，孫堅走小路得脫。祖茂被華雄追趕不及，將赤幘掛於人家，燒不盡，庭柱上却於樹後潛躲。華雄前取赤幘，華雄縱馬尋祖茂，茂於林後揮雙刀，欲劈華雄。雄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雄引兵上關，程普黃蓋韓當都來尋見孫堅，再收拾人馬屯劄。堅爲折了祖茂，傷感不已，却說大寨袁紹性帳，忽流星馬報，孫堅大折了一陣，祖茂沒於軍中。紹大驚曰：不想孫文堅敗於華雄之手，可請衆諸侯商議，都皆到了。只有公孫瓚後至，紹請入帳中，列坐。紹曰：前日鮪將軍弟不遵調遣，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軍士。今日文臺又敗，吾等極挫動銳氣，諸侯並皆不語。紹舉目遍觀，見公孫瓚背後立着三人，容貌異常，都皆冷笑。紹曰：公孫太守背後何人也？瓚呼玄德出曰：此乃自少同舍兄弟，平原今劉備是也。曹操曰：莫非破

聞鳥雀歸林。紅杏村中。每見牛羊。入園。落日帶烟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踏犢歸。

智深又趕行了數里。望見林子裡一。所庄院。奔到庄前。與庄客曰。小僧失了宿頭。欲借貴庄歇宿一宵。明早便行。庄客曰。我庄上今晚有事。歇不得。只見一個老人出來。智深便曰。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借貴庄投宿一宵。劉太公曰。既是五臺山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太公直到正堂。分賓主坐下。智深曰。小僧動問高姓。太公曰。老漢劉此間。喚做桃花村。敢問師父俗姓。智深曰。俺師父是智真長老。與俺取個智深。太公曰。師父請吃些晚飯。不知肯吃。

董腰。智深曰。不忌葷酒。但有便吃。太公交庄客取酒肉來。智深也不謙讓。把酒肉飯都吃了。太公曰。師父在外面耳房中歇。夜間裏開。不可出來。智深曰。小僧着太公不喜。歡莫不怪。小僧來。攪擾麼。太公曰。我家常。齋飯布施。那曾見師父一個。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智深笑曰。男長須婚。女大必嫁。這是人倫大事。你既然不是情願。如何招贅做女婿。太公曰。老漢止生一女。今年方十九。歲被桃花山。有兩個大王。扎了寨柵。聚集數百人。打家劫舍。因來老漢家中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撒下二十兩金一匹紅錦。為定禮。選着今夜。要來入贅。老漢和他爭不得。只得送他。因此煩惱。智深聽了。曰。原來如此。小

黃巾劉玄德否。瑋曰。然。令劉玄德拜見。紹曰。吾聞破黃巾時。曾有功來。瑋將玄德功。細說一遍。紹曰。既是漢室宗派。取坐來。令坐。備曰。小縣令。焉敢有坐位。紹曰。吾非敬汝名。爵。吾敬汝是帝室之胄。於國多曾有功。玄德拜謝於階下。未坐。關張又手侍立於後。正商議間。探子來報。華雄引鐵騎下關。用長竿挑着孫太守赤帟。直來寨前。大罵搦戰。紹曰。誰敢去戰此賊。袁術背後轉出驍將俞涉。曰。小將願往。紹喜。便着俞涉出馬。即時報來。俞涉與華雄交戰。不到數合。被華雄斬了。眾諸侯大驚。太守韓馥曰。吾有上將潘鳳。可斬華雄。紹急令喚至。應聲而出。手提大斧上馬。去不多時。飛馬來報。潘鳳又被華雄斬了。眾諸侯皆失色。袁紹歎曰。可惜。吾上將顏良。又醜。催軍未回。得一人在此。豈放華雄施威武哉。汝眾諸侯許多將士。豈無一人可敵華雄。眾官默然。忽階下一人。厲聲大呼。曰。小將願往。斬華雄頭。

獻於帳下。眾視之。見其人身長九尺五寸。鬚長一尺八寸。丹鳳眼。卧蚕眉。面如重棗。聲似巨鐘。立於帳前。紹問何人。公孫瓚曰。此劉玄德之弟。關某也。紹曰。見居何職。瓚曰。跟隨玄德。充馬弓手。帳上袁術曰。汝欺吾眾諸侯無大將耶。量一弓手。安敢亂言。與我亂棒打出。曹操急止之曰。公路息怒。此人既出大言。必有廣學。試教出馬。如其不勝。罰亦未遲。表術曰。不然。使一弓手出戰。必被華雄耻笑。吾等如何見人。曹操曰。據此人儀表。非俗華雄。安知他是弓手。關某曰。如不勝。請斬某頭。曹操教飾熱酒一杯。與關某飲了。上馬。羽曰。酒且斟下。一去便來。出帳提刀。飛身上馬。眾諸侯聽得寨外鼓聲大震。喊聲大舉。如山摧地塌。岳撼山崩。眾皆失驚。正欲令人探聽。響鈴響處。馬到中軍。雲長提華雄之頭。擲於地上。其酒尚温。史官有詩曰。威鎮乾坤第一功。轅門盡鼓響。雲長停盞施威武。

僧有個道理，交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曰：他是個殺人的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曰：酒家在五臺山學得說因緣，便是鉄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交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勸他。便回心。太公曰：若得如此，是我家有福。德遇德佛下降，智深提了禪杖，太公引至房中，將戒刀放在床頭，禪杖倚在床邊，把銷金帳子放下，跳上床去坐了。太公出來安排筵席，一面點起燈燭伺候。初更時分，聽得鐘鳴，鼓响，劉太公同庄客盡出門外看時，只見一簇人馬前夾，那大王來到庄前，下馬，太公慌忙與眾庄客都跪下迎接。大王曰：你是丈人，如何到跪我？太公曰：老漢是大王治下，那大王

扶起太公，同到廳上，小喽囉把鼓樂就前擺將起來。大王問曰：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曰：小女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曰：怪不得，我先入房，與夫人相見。後却來吃酒。太公曰：請大王自入去。大王推開房門，見裡面黑，說曰：也不點盞油燈，明日叫小喽囉山寨裡拉一籠油來，與他點。智深在帳裡聽得，忍住笑。那大王摸進房中，叫曰：娘子，你休要怕羞。明日要你做個壓寨夫人。一面叫娘子，一面把銷金帳揭起，一手摸著智深肚皮。智深就勢揪住，把手一按，將下床一舉，打去。那大王叫一聲：做甚？便打老公智深。智深曰：交你認得。老婆拖倒在床邊，拳頭脚踢，打將大王叫救命。劉太公聽得，裡面叫救，慌忙打燈，引

酒尚溫時斬華雄

雲長出馬，只一合，斬了華雄，提頭入獻。眾皆大喜。玄德背後轉出，張飛高聲大叫：俺哥哥斬了華雄，不就這裡殺入關去活拏董卓，更待何時？綽丈八蛇矛來搶關隘如何。

虎牢關三戰呂布 第十回

張飛便要上馬，乘勢搶關。袁術大怒，喝道：俺大臣尚自謙讓，量一潑縣令，手下一小卒，敢在此耀武揚威，都與我趕出帳去。曹操曰：有功者可賞，何分貴賤乎？袁術曰：既然汝等待用一縣令，我迴避便了。操曰：豈可因一言而誤大事耶？命公孫瓚自帶玄德、關、張回寨，眾官皆散。曹操暗遣人賚半酒來慰二人，却說華雄手下敗軍報上關來。李肅慌忙寫急文字，申聞董卓。卓急聚李儒、呂布等商議。儒曰：今折了上將華雄，賊勢浩大，皆是袁紹為盟主，以聚眾惡。紹叔袁隗見為大傅，倘或裡應外合，深為不便，可先除之。

請丞相親提大軍，分投勦捕。卓然其說，喚李傕、郭汜領兵五百圍住太傅袁隗宅，不分老幼，盡行誅絕。先將袁隗頭去關前號令。董卓遂起兵二十萬，分為兩路而來。一路先令李傕、郭汜引兵五萬，把住汜水關，不要斬殺。卓自將十五萬同李儒、呂布、樊稠、張濟取虎牢關。虎牢關在開封府經戰守之所，漢時名虎牢，唐時名武牢。關在開封府西二里，累年關本朝改為古嶠，關置巡檢司在焉。這關離洛陽五十里。若進兵却好截住諸侯路。軍馬到關上了。卓令呂布引三萬軍去關前，把住大寨。卓自在關上屯住，流星馬探聽得報將袁紹大寨裡來，紹聚眾商議。操曰：董卓屯兵在虎牢關，截俺諸侯中路，分其形勢，可勒兵一半迎敵。紹乃分王匡、橋瑁、鮑信、袁遺、孔融、張揚、陶謙、公孫瓚八路諸侯往虎牢關迎敵。操引軍往來救應。使八路諸侯得令，各自起兵。先說河內太守王匡引兵先到。呂布在寨中聽得有軍來到，欣然上馬，帶鉄騎三千，飛奔來迎。王匡將兵馬列成

嗚囉搶將入來，灯下見一個胖大和尚赤條條，騎番大王在床面前打嗚囉。一齊入來救時，智深撒下大玉，掉禪杖打將出來。小嗚囉發聲喊，都走了。那大王走出門前，跳在馬上飛走。大罵劉太公老駝，不怕你就來理會。道罷去了。劉太公扯住智深曰：和尚你苦了我一家性命，智深曰：太公休慌，俺不是別人是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因為打死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個便是一二千軍馬來，兩家也。不怕他太公曰：師父却要救護我們一家，且將酒來。師父吃休得要醉了，智深曰：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曰：隨你吃，且說周通回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破，下

陣勢，勒馬門旗下看時，見呂布出陣，頭帶三叉束髮紫金冠，體掛西川紅錦百花袍，身披獸面吞頭連環鎧，腰繫勒甲玲瓏獅蠻帶，方箭隨身可體，手持畫桿方天戟，坐下嘶風赤兔馬。果然是人中呂布，馬中赤兔。人馬之中，漢末兩絕。那馬左右盤旋，往來馳騁。王匡見了，心中惶惶，回頭問曰：誰出陣戰？後面一將縱馬挺鎗而出，匡視之，乃河內名將方悅，兩騎交戰，無五合，被呂布一戟刺於馬下。王匡便勒馬入陣，呂布挺戟直衝過來，匡軍大潰，四散奔走。布在陣中，如出入無人之境，背後喬瑁一軍，袁遺一軍，兩軍皆至來救王匡。呂布方退，三處各折了人馬，退三十里下寨。諸侯八路軍馬都到一處商議，言呂布英雄，無人可敵。正憂慮間，小校來報呂布搦八路諸侯各自上馬歸寨，軍分八隊擺列於高岡山前，遙望呂布一簇軍馬，旌旗招颭，先來衝陣。張揚軍中首將穆順出馬挺鎗去迎，呂布手

馬叫曰：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曰：怎麼來？二頭領曰：耐那老駝把女兒藏了，却交一個和尚藏在他女兒床上，我却不提防被他揪住拳頭，脚踢打，得一身傷損。那廝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來。因我這得脫身逃命，哥，與我報仇。大頭領曰：原來如此，你去保養，我與你去擊那成禿來。即時催鎗上馬，引了嗚囉，的喊下山去了。智深正在吃酒，庄客報曰：山上大頭領都來了。智深曰：若打番的，你們只顧傳來，送官請賞，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火把叢中一騎馬的到庄前，高聲喝曰：那禿駝早出來決個勝負。智深曰：你認得洒家否？禪杖捲將過來，那大頭領大叫曰：和尚休要動手，你的聲

起一戟，刺穆順于馬下。八路諸侯心膽俱喪，北海太守孔融部下一將驟馬出曰：吾受文舉十年恩，何不以死報之？融視之，乃門下勇士武安國也。使鐵鎚五十斤，安國提長柄鐵鎚飛馬而出，呂布揮劍拍馬而來，與安國戰戰到十合，布一戟刺着安國手腕，棄鎚於地而走。八路諸侯一齊救來，救了武安國。呂布退回去了。却說八路諸侯連輸數陣，申報袁紹。曹操曰：呂布英雄，天下無敵，可會八路諸侯一齊商議，共擒呂布。若誅了呂布，董卓易哉。正議之間，有人來報呂布搦戰。操令八路諸侯合攻呂布。八路軍兵正出，呂布徑衝公孫瓚軍，瓚揮鐵槌直迎呂布。布掙目大叫：揮畫桿戟來。交戰兩合，瓚撥回馬，慌落而走。呂布縱赤兔馬趕來，那馬日行千里，飛走如風。看三趕上公孫瓚，布舉畫桿戟望後心便刺。傍邊一將睜圓環眼，倒豎虎鬚，挺丈八蛇矛，飛馬大叫：三姓家奴休走，燕人張翼德在此。呂

二刻英雄譜

一卷

三

音我認得。你且通個姓名。智深曰：洒家是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魯連如今出家做和尚。喚做智深。那大頭領下馬便拜。叫哥。別來無恙。智深認得是江湖上使滄棒教頭。打虎將李忠。動問哥。緣何做和尚。智深曰：且和你到裏面說話。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曰：太公休怕。他是俺兄弟。李忠太公方敢相見。智深把為僧事說了一遍。更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智清。在庄上借宿事情。俱說一番。不想與兄弟相見。却像倦打的那漢是誰。李忠曰：小弟自送與哥。在渭州酒樓。三人分散。次日聽得哥。打死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又不知

布見了。棄了公孫瓚。便戰張飛。飛并搜神威。酣戰呂布。八路諸侯見張飛鎗法。漸三散亂。呂布越添精神。張飛性起。大喊一聲。八路諸侯見張飛戰在呂布眾結陣勢。立馬在門旗下。看兩員戰將。戰到五十合。不分勝負。雲長把馬一拍。舞八十二斤青龍偃月刀。來戰呂布。三匹馬丁字兒廝殺。又戰到三十合。兩員將戰不倒。呂布。劉玄德看了。心中暗想。我不下手。更待何時。掣雙股劍。驟黃驃馬。斜刺裡去。砍呂布三個人圍在呂布轉。燈兒般廝殺。八路人馬都看得呆了。呂布架不住。看玄德面上刺一戟。玄德急閃。呂布蕩開。角倒拖鎗。飛馬便走。三箇那裡肯捨。拍馬趕來。八路軍兵喊聲大震。一齊掩殺。呂布軍馬望閃上。而逃。玄德張隨。後跟定呂布。古人曾有篇言語。單道着玄德關張三戰呂布之處。  
漢朝天數當桓靈。炎炎紅日將西傾。奸臣董卓廢少帝。

他投那裡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也走了。在此山下經過。那漢先在桃花山札寨。喚做小霸王周通。引入下山來。與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留我在山。我為主。以此落草。智深曰：兄弟既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休提。太公大喜。安排酒食。管待二位太公。將原定金子段足送還。智深曰：兄弟。你與他收了。李忠曰：這個不妨事。且請哥哥同劉太公去。山幾日。太公交在客安。排轎子。智深帶了禪杖戒刀。一同李忠。眾人上山。到寨前下轎。入到寨中坐定。周通出來見了。和尚怒曰：哥。却不與我報仇。到請他來寨裡。李忠曰：兄弟認得這和

劉協懦弱。夢魂驚。曹操傳檄告天下。諸侯奮怒皆起兵。議立袁紹為盟主。誓扶王室定太平。溫侯呂布世無比。雄才四海誇英偉。護軀銀鎧。龍鱗束髮。金冠簪雉尾。參差寶帶獸平吞。錯落錦袍鳳飛起。龍駒番踏起天風。畫戟熒煌射秋水。出關搦戰誰敢當。諸侯膽裂心惶惶。躍出燕人張翼德。手提蛇矛丈八鎗。虎鬚倒豎金線。環眼圓睜。雷光酣戰。未能分勝負。陣前腦起。關雲長。青龍寶刀。燦霜雪。鸚鵡戰袍。飛蛺蝶。馬蹄到處鬼神號。目前一怒。應流血。梟雄玄德掣霜鋒。抖擻天威施勇烈。三人圍繞戰多時。遮欄隔架無休歇。喊聲震動天地翻。殺氣迷漫半斗寒。呂布力窮尋走路。遙望家山拍馬還。倒拖畫桿方天戟。亂散鋪金五彩幡。頭斷絨繮回赤馬。翻身飛上虎牢關。  
玄德關張直趕呂布到關下。張飛看見關上西風飄動青



尚麼周通曰我若認得他時却不  
吃他打了李忠笑曰這和尚便是  
我往日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  
西的便是周通納頭便拜智深曰  
禮曰休怪沖撞四人坐定智深曰  
周兄弟你聽俺說劉太公止一女  
兒養老你若娶了交他老人家失  
所你別選一個好的原定金子段  
疋將在這裡你心下如何周通曰  
就聽大哥言語弟再不敢智深曰  
大丈夫作事休要反悔周通折箭  
為誓劉太公拜謝自下山去了李  
忠安排筵席管待數日引智深山  
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  
山四圍峻峻只一條路上去四下  
裡都是亂草看了回寨住了兩日

羅傘蓋飛大叫關上必是董卓追趕呂布有其強處不如  
先望董賊便是斬草除根拍馬上關來擒董卓畢竟何如  
董卓火燒長樂宮 第十一回  
張飛拍馬趕到關下關上矢石如雨遂不得進而回八路  
諸侯同請玄德關張作賀功績使人報袁紹帳中紹聞知  
大喜遂移檄孫堅令堅進兵堅連夜引程普黃蓋直到袁  
術寨中相見拔劍畫地曰董卓與我本無仇今番奮不顧  
身親冒矢石來決死戰者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門  
報仇而將軍却聽讒言不發糧草致堅敗績將軍何安術  
惶恐無言就令斬了進讒言之人以謝孫堅正欲飲宴人  
報堅曰關上有兩騎馬來寨中要見將軍堅辭袁術歸到  
本寨喚來問時乃董卓愛將李傕也堅曰汝來何為傕曰  
丞相所敬者惟將軍耳今特使傕來結親丞相有女欲配  
將軍之子但有宗族子弟連名保上俱作郡守刺史庶幾

要討下山兩個若留智深曰俺如  
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  
通曰哥子要去時難以相留取出  
白金十兩送別去了李忠周通自  
在桃花山中魯智深離了桃花山  
撇開脚步從早晨直走至晚肚中  
又飢東觀西望猛聽得鈴鐺之聲  
智深曰此處非道觀必是寺院洒  
家自尋去那里投齋安宿正不知  
甚麼寺觀且聽下回分解  
○九紋龍剪徑赤松林 魯智  
深火燒瓦礫寺 第六回  
萍踪浪跡入東京行盡山林數  
十程古刹今番徑劫火中原  
此弄刀兵相國寺中重掛塔種  
蔬園內且經營自古白雲無去

不失人才堅大怒此之曰董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吾欲  
盡夷九族懸頭四海以謝天下如其不然則吾死不瞑目  
安肯與逆賊結親也吾不斬汝汝當速去早來獻關饒你  
性命倘若遲悞粉骨碎身李傕抱頭鼠竄回見董卓說孫  
堅如此無禮卓怒問李儒儒曰今溫侯新敗兵無戰心不  
若引兵回洛陽遷帝於長安以應謠兆近日街市小童謠  
曰東頭一箇漢西頭一箇漢鹿走入長安方可無斯難此  
言正應丞相旺在長安興福之地西頭一箇漢乃高祖旺  
於西都長安一十二帝東頭一箇漢乃應光武旺於東都  
洛陽亦一十二帝天運暫回丞相遷回長安方可無危矣  
董卓大喜曰非汝言之我實不曉引呂布星夜回洛陽商  
議遷都聚文武於朝堂卓曰漢歷東都二百餘年氣數已  
衰吾觀旺氣入在長安吾欲奉鸞駕西幸汝等各宜促裝  
耳司徒楊彪出言曰關中殘破零落今無故指宗廟弃皇

任幾多變化任縱橫

却說智深來到此處却見一寺殿  
落寺院看那舊硃紅牌額寫着瓦  
確之寺智深直入方丈叫曰過往  
客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個答  
應向到香積厨下看時鍋也沒  
智深將包裹放在監齋面前提了  
禅杖牽到厨房後見幾個老和尚  
面黃飢瘦智深喝一聲曰你們好  
沒道理洒家叫沒一個應那和尚  
插手不要高聲智深曰俺是五臺  
山來的僧人討頓飯吃有甚利害  
老和尚應曰你是法佛處來的僧  
合當齋粮相待奈我這裡被一雲  
遊和尚一個道人來此把常住的  
僧都趕出去了我這個老的走不

陵恐百姓驚動必有昇沸之亂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  
望丞相鑒察卓怒曰汝阻國家之大計耶太尉黃琬出口  
楊司徒之言是也往者王莽篡逆復被赤眉之禍焚燒長  
安盡為瓦礫之地更兼人民流移百無一二今弃宮室而  
就荒地非所宜也卓曰關東賊起天下播亂長安有唾尚  
之險更近隴右木石磚瓦克日可辦官室官府不須月餘  
汝等再休亂言荀爽諫曰丞相若遷都洛陽百姓皆危矣  
卓大怒曰吾為天下之計豈惜小民哉爽曰民為邦本本  
固邦寧若使遷都民不聊生天下危矣卓曰亂道即日罷  
楊彪黃琬荀爽官職貶為庶民卓出上車車前二人跪下  
視之乃尚書周必城門校尉伍瓊卓問有何事必曰今聞  
丞相欲遷都長安故來諫耳卓大怒曰我始聽汝二人保  
用的人今日皆反是汝等一黨若不斬絕必生後患此武  
士罕出都門斬首百姓莫不垂淚卓下令遷都來日便行

動只待在這裡智深曰這兩個喚  
做甚麼老和尚曰那和尚姓崔法  
號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丘名  
一郎綽號飛天夜叉這兩個無所  
不為智深猛聞得一陣香來提了  
禅杖行過後面見煮一鍋粟米粥  
智深把鍋撥起來吃了幾口粥只  
見外面有人唱歌智深提了禅杖  
出來看時望見一個道人挑着魚  
肉酒口裡嘲唱道  
你在東頭我在西你無男子我  
無妻我無妻時猶尚可你無夫  
時好孤恓

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  
顧走入方丈後智深跟到裡面看  
時見綠陰樹下放着一張桌子鋪

李儒曰今錢粮缺少洛陽富戶極多可收入官但是袁紹  
等門下殺其宗黨而抄其家資必得巨萬卓大喜即差鉄  
騎五千通行捉拏洛陽富戶頭插旗旗上寫反臣逆黨敢  
千家盡斬於城外取其家資妻小分俵衆軍一邊着李傕  
郭汜盡驅洛陽之民數百萬口前赴長安每百姓一隊間  
軍一隊推死於溝壑市者不可勝數及縱軍士淫人妻女  
奪人粮食飢餓自盡者死屍滿路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如  
有行得遲者皆後三千軍催督軍手執白刃於路殺人卓  
臨發先教諸門放火焚燒居民房屋獻帝并皇族上車卓  
令放火燒宗廟宮府南北兩宮火焰相接長樂宮庭盡為  
焦土又差呂布發掘先朝皇帝及后妃陵寢取其金寶軍  
士乘機掘官民墳塚不留一墓卓裝載金珠段疋好物  
數千餘車卓將趙岑獻了汜水關孫堅驅兵先入玄德關  
張殺入虎牢關眾諸侯各引兵入先說孫堅飛奔洛陽遙

着盤饌當中坐着一個胖和尚邊望火焰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堅先發  
廂坐個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兵救滅宮中火眾諸侯都到各於荒基上屯住軍馬來見  
放下也來坐着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便曰請師父同吃  
一盞智深曰你這兩個如何把寺廢了那和尚曰師兄聽小僧說在  
先散寺田庄又廣僧眾又多只被廊下那幾個老和尚吃酒撒淡因  
此把寺廢了小僧却得這個道人正要整理山門脩蓋殿宇智深曰  
這婦人是誰和尚曰這個婦人他是前村黃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父  
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之家私丈夫又患病來散寺借米小僧着檀越  
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智深聽了便曰老僧戲弄洒家提了禪杖再

望火焰冲天黑烟鋪地二三百里並無雞犬人烟堅先發  
兵救滅宮中火眾諸侯都到各於荒基上屯住軍馬來見  
紹曰今董卓西去正可乘勢追趕本初按兵不動何也  
紹曰兵士疲困進則無益操曰董卓焚燒宮室遷劫天子  
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則天下定矣諸  
君何疑而不進焉諸侯皆言不可輕動操大怒而起曰豈  
子不足與謀遂乃自引兵萬餘領夏侯淵曹仁曹洪李典  
樂進星夜進發來追董卓卓正行間榮陽太守徐榮引兵  
出接參拜已畢李儒曰丞相新奔洛陽防有追趕者可令  
徐榮伏軍馬於榮陽城外榮陽古邑名今霸州府榮陽縣是也川塢之傍若  
有追兵放將過來待我這裡殺敗截住掩殺今後來者影  
也不敢望長安卓大喜賞賜了徐榮便教伏兵卓令呂布  
引精兵追後正行之間曹操一軍趕上呂布大笑曰不出  
李儒之所料也將人擺開曹操出馬大叫逆賊遷天子徙

回香積廚來指着老和尚曰原來是你這幾個壞了在俺面前說謊  
老和尚曰師兄休聽他說見今差  
着一个婦人是在那裡他見你有戒  
刀禪杖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  
時再去走一遭看他和你的來  
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吃酒肉我們  
粥也沒得吃智深曰也說得是個  
提禪杖再往方丈後見角門關上  
了智深大怒一脚踢開了搶入裏  
面只見那崔道成仗條朴刀智深  
輪起禪杖來開十四五合那崔道  
成打智深不過却待要走這道  
人却從背後掣刀擗來智深併了  
十合智深一來肚腹二來走了多  
路三來當不過兩個生力賣個破

百姓好生都留下呂布罵曰背王儒夫豈足為道夏侯惇  
挺鎗躍馬直出呂布與惇戰不數合李催引一軍從側邊  
殺來操急令夏侯淵迎敵西邊又喊聲起郭汜又引一軍  
殺來操急令曹仁迎敵三路軍馬勢不可當夏侯惇抵敵  
呂布不在飛馬回陣布引鐵騎掩殺曹操軍大敗望榮陽  
而走殘軍各自逃生却纔聚集得三四人眾軍都到呂  
布不趕操軍就在荒山角下造飯時約二更月明如晝軍  
士尚未得飯山邊四面喊聲大起徐榮伏兵盡出曹操急  
慌上馬奔路而走轉過山坡正撞徐榮轉身便走榮搭上  
箭射中操肩膀操帶箭逃命趕過草坡兩個步軍伏於草  
中見操馬來一鎗齊發曹操翻身落馬馬中二鎗先倒二  
卒搶住曹操揪下草坡一騎馬到月明中認得是曹操兩  
刀砍死兩個步軍急下馬扶起操時箭傷瘡痛昏倒在地  
那員將救醒曹操看時乃曹洪也操曰吾死于此矣賢弟

綻提禅杖便走兩個不來趕智深走了二里尋思曰洒家包裹未  
曾取得路上盤纏沒有肚中又餓  
如何是好待要回去敵他不過信  
步望前面見一大林子都是赤松  
樹史進在松影裡一直探頭望了  
一望又入去智深回看認得是史  
進智深笑曰大郎討做甚入史進  
認是智深兩人入林子裡坐下智  
深問曰大郎自渭州別後你向在  
何處史進答曰自離了渭州尋師  
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  
北京盤纏使盡以此在這里尋些  
盤纏不想得遇哥上緣何做了和  
尚智深把前話說了一遍史進  
曰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取出與

可速去洪曰王公上馬洪願步行操曰賊兵赶上汝却怎  
生洪曰天下寧可無洪不可無王公操曰吾若再生汝之  
力也洪脫去衣甲拖刀跟操馬走約四更多後面喊聲不  
絕人馬趕來操與洪正走前面一條大河後面追兵漸近  
操曰命已至此不得而活洪曰王公下馬脫去袍鎧洪負  
王公渡水操掙過大河爬得上岸後軍已到隔水放箭操  
帶水而走方始天曉約走二十餘里土岡下少歇喊聲起  
處徐榮從上流頭渡河一處人馬趕來曹操性命如何  
表紹孫堅奪玉璽第十二回  
徐榮趕上正待要擒曹操夏侯惇夏侯淵引數十騎也到  
大唱徐榮勿傷吾主徐榮便奔夏侯惇挺鎗來迎交馬數  
合惇刺殺徐榮於馬下殺散餘兵隨後曹仁李典樂進各  
引軍尋到見了曹操喜交集聚有五百餘人馬操上馬  
同回河內再聚軍馬卓兵自往長安却說眾諸侯分屯洛

哥吃史進又曰哥上既有包裹  
在寺中和你去取二人各拿器械  
再回瓦礫寺來看見那崔道成丘  
小乙兩個坐在橋上智深喝一聲  
曰今番和你開一開和尚笑曰你  
是我手裡敗將如何再敢來道成  
二人提着朴刀殺來智深得了史  
進胆大又吃的飽了那兩個在橋  
上兩對廝殺崔道成被智深一禅  
杖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道成  
便走被史進趕上一刀搠死智深  
史進齊到寺來香積厨下那幾個  
老和尚怕道成丘乙到殺他已自  
吊死了智深史進直入方丈後看  
時那婦人自投井而死到裡而  
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開智深見

陽孫堅救滅宮中餘火兵屯城內堅住帳房於建章殿基  
上堅令軍士掃除宮庭瓦礫但有被卓所掘陵寢蓋皆閉  
塞於太廟基上草創殿宇三間眾諸侯立漢代神位宰太  
牢祀之祭畢皆散堅回寨中是夜星月交輝暖風習習堅  
按劍露坐於建章殿階下仰觀天文見紫薇垣中白氣漫  
漫堅歎曰帝星不明賊臣亂國萬民塗炭京城一空言訖  
淚下如雨傍有軍士指曰殿南有五色毫光上衝天漢堅  
看之果見毫光起于井中堅喚軍士點起火把下井打撈  
撈起一婦人屍首雖然日久其屍不爛宮樣粧束項下帶  
一錦囊兩手圍定繡紫龍袂取開看時內有朱紅小匣扭  
開金鎖見一玉璽方員四寸上鑄五龍交紐傍缺一角以  
黃金鑲之內有篆文八字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孫堅既  
得璽乃問程普普曰此傳國璽也此玉是昔日下荆於荆  
山之下見鳳凰棲於石上載而進之楚文王解之果得玉

床上衣服包裹些金銀史進包了一地今番始清淨一包將寺裏火燒了二人廝趕行了一夜天色微明望見一個酒店到酒店吃了酒飯智深問史進你從那里去史進曰我再回華山去投奔朱武等智深便打開包裹取出些金銀與史進還了酒錢各拿器械出了酒店行到路以拜別智深自往東京行了八九月望見東京入城提了禪杖來到相國寺入到寺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院子報典知客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克猛問曰師兄何方來智深曰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知客曰既是真太師長老有書同到方丈去智深解開包裹取出書

璞令良工琢為爾季斯篆八字於其上云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名曰傳國璽二十八年始皇狩至洞庭湖風浪大作舟船將覆始皇急投玉璽於水風平浪靜至三十六年始皇巡狩至華陰有人持璽遮道與從者曰持此還祖龍言訖不見此爾復歸於秦始皇崩子嬰將玉璽獻與漢高祖後至王莽篡逆元祐皇太后將印打王尋蘇獻崩其一角以金鑲之光武得此寶於宜陽傳位至今近聞十常侍作亂劫少帝出北邙回宮失此寶今天授王公必有登九五之分此處不可久留宜速回江東別圖大事堅曰吾足知此寶正與汝合來曰推托有疾辭衆回軍商議已定號令勿得漏洩如違者斬數中一軍是袁紹鄉人無由進身連夜偷出營寨來報袁紹紹賞賜了留之次日孫堅來見袁紹曰堅抱小疾回長沙特來辭公紹笑曰吾知汝疾乃害傳國璽耳堅失色曰本初何故出此言紹曰今舉大義與

來知客曰師兄你見長老可解了戒刀請出智清禪師禪椅上坐了智深來禮拜已畢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寫云智真和尚合掌曰今有敝寺檀越趙員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魯係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魯達為因打死人情愿剃髮為僧二次因醉鬧了僧堂職事人不能和順特來上刹萬望職事人員收錄幸甚此僧久後結果非常千萬莫留珍重珍重

兵討賊為漢朝天下玉璽乃漢朝之寶既然獲得當對衆諸侯納於盟主之處候誅了董卓復歸朝廷汝何收匿之而欲歸必思及耶堅曰豈有玉璽在吾處紹曰建章殿井中之物何在堅曰吾本無之你來逼吾將欲及耶紹曰早將出來免自生禍堅指天為誓曰吾若果得玉璽不將與汝令吾不得善終死於刀箭之下衆諸侯曰又臺如此說誓想必無此寶紹喚軍人出曰打撈之時有此人否堅大怒拔所佩劍立斬軍士紹曰汝斬軍人乃欺我也紹亦拔劍來殺孫堅堅揮劍迎之紹背後顏良文丑皆拔劍助之堅後程普黃蓋韓當亦掣刀在手衆諸侯一齊攔住曰昔日登壇設盟歃血共舉大義豈可自相併吞衆人勸開兩個堅隨即上馬拔寨便起離洛陽而去紹怒曰得寶而去將欲自霸耶遂寫書一封差心腹人連夜往荆州送與荆州刺史劉表就交路上截住而奪之比及發書起程人報

盡到方丈商議我師兄智真禪師  
 好沒分曉這僧人你那里安他不  
 得却推來與我待要着他在這裡  
 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曰  
 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  
 模樣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東門  
 外菜園常被二十家破落戶侵害  
 何不交他去住管清長老曰說得  
 是喚得智深到方丈長老曰師兄  
 薦你来寺中做個職事人員敲寺  
 有所大菜園在酸東門外岳廟間  
 壁你去管領每日交地人納十担  
 菜蔬餘者都屬你用智深曰本師  
 着小僧來討個職事如何交我管  
 菜園首座曰管菜園也是個大職  
 事你管了一年菜園便好陞你做

個塔頭智深曰也有個出身明日  
 便去清長老大喜先使人去菜園  
 裡挑起庫司榜智深辭了長老和  
 兩個和尚直來酸東門外廝宇裡  
 來住持且說菜園左邊有二三十  
 個破落戶常在菜園內偷菜看見  
 廝宇門上新掛榜文說大相國寺  
 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住持自  
 明日為始並不許開雜人寺入園  
 撓擾那幾個破落戶商議曰相國  
 寺委個和尚魯智深來管菜園我  
 們趁他新來我有一個道理等  
 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得恭賀他  
 雙手搶住他脚揪住頭擰下糞窖  
 要他商量已定却說魯智深來到  
 廝宇房中安下那數個種地道入

曹孟德追卓戰於榮陽大敗而回紹遂令人迎接會眾諸  
 侯置酒設宴與操解悶操於席上曰吾始興大義為國除  
 賊諸君既仗義而來却聽吾言欲使渤海引河內之  
 眾臨孟津先是渤海太守袁紹先酸棗諸將劉岱張邈張  
 橋瑁與王匡屯兵於河內成劉岱張邈張舉據超袁遺鮑信厥倉孟津今河南府孟津塞轅孟津今河南府孟津太谷今河南府孟津制其險要袁將軍率  
 南陽之軍住丹柝入武關以震三輔孟津今河南府孟津縣成臯今河南府孟津  
 府成臯今河南府孟津本山谷名秦初秦初秦於上因以名山今在開封  
 府河南府孟津轅轅關名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北轅轅關下  
 太谷在河南府門鄉縣西南二十五里丹柝一縣名  
 括地志云故丹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柝古邑  
 名今內鄉縣是也武關秦之南關也在西安府商縣東  
 一百八十里本朝建有巡檢司在焉三輔京兆左馮翊  
 有扶風京兆今西安府是也馮翊今之西安皆深溝高壘  
 府同州扶風今之鳳翔府是也俱屬陝西

勿與戰益為疑兵示天下形勢以順誅逆可立定也今遲  
 疑而不進大失天下之望竊為將軍耻之紹等無言可對  
 既而宴罷操見紹等各懷異心料不成事自引軍投揚州  
 去了公孫瓚與玄德曰袁紹無能為也後必有變吾等且

歸遂拔寨北行到平原令玄德為平原相自守北地登  
 軍兗州刺史劉岱問東郡太守橋瑁借糧瑁推辭不與岱  
 連夜引軍突入瑁營殺死橋瑁盡降其兵袁紹見眾人各  
 自分散就引兵拔寨離洛陽去投關東却說荊州刺史劉  
 表字景升山陽高平人也年幼時結交漢末名士有七人  
 為友時號江夏八俊那七人汝南陳翔字仲麟同郡范滂字孟博  
 魯國孔昱字世濟渤海范康字仲真山陽檀敷字文友同郡張  
 儉字元節南陽岑晁字公孝表身長八尺有餘姿貌甚偉乃漢  
 室劉勝之後為荊州刺史時有延平郡人蒯良弟蒯越襄  
 陽人蔡瑁一同扶助當時受得袁紹書說孫堅盜去漢朝  
 傳國之寶走回江東望截其路而奪之表素與袁紹至好  
 隨即差蒯越蔡瑁引兵一萬來截孫堅堅軍馬已到蒯越  
 將陣擺開當先出馬孫堅引軍馬立在門旗下問曰蒯英  
 度蒯越汝何故引兵攔截去路越曰汝既是漢朝臣宰如

都來參拜了。智深出菜園地上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個泼皮夥。看着某酒。都迎笑曰。聞知和尚新來。持我門。僻舍敬來做慶。智深不知是計。却道是好意。直走進至糞窖邊相迎。那一夥泼皮破落户。指望來弄智深。只是未知他的手段何如。故此不敢向前。眾人唧唧嚷嚷。進的進。退的退。意欲引智深到糞窖邊來。揪他下去。誰知智深脚尖起處。山前猛虎心。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開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後來不知智深如何應對。且聽下回分解。

精鑄合刻三國水滸全傳卷之二

錢塘 施耐菴 編輯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候入白虎堂 第七回

話說眾泼皮中間有兩個為頭。一個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個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個接智深來到糞窖邊曰。你既是隣舍。都來廝字裡坐。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指望和尚來扶。便動手智深見了。心裏又疑曰。這夥人莫不要跌我。且向前去。張三便動手。智深只一脚。把一個踢下去了。李四又來。一脚。把一個踢下去了。兩個都踢在糞窖裡。一身臭糞。那眾泼落户都要走。智深

二 川 亥 佳 音

何盜去傳國寶。而歸。疾忙留下。佛眼相看。堅怒曰。汝是何人。敢來問我。言未畢。黃蓋挺鎗便出。蔡瑁舞刀來迎。聞到數合。黃蓋提鞭去打。瑁急閃。正中後心。護心鏡打缺一半。瑁撥回馬走。孫堅乘勢殺過界口。日已平西。山背後閃出一彪生力軍人來到。為首一將出馬。乃是劉表。孫堅就馬上施禮曰。景升何故信袁紹之書。相逼鄰近之友。表曰。汝匿傳國寶。將欲反漢耶。堅曰。吾若有此物。死於刀箭之下。表曰。汝若要吾聽信。將隨軍行李。任吾搜之。堅曰。汝有何見。敢小覷我。拍馬衝進。劉表便退。堅趕將去。黃昏左側。兩山後伏兵齊起。背後蔡瑁蒯越趕來。圍孫堅在垓心。未知性命如何。

一卷終

甲集 二

晉 平陽 陳 壽 史傳  
元 東原 羅貫中 演義

趙子龍盤河大戰 第十三回

却說孫堅當晚被表圍住。得程普黃蓋韓當三將衝突。死戰得脫。折兵大半。孫堅連夜引兵回江東。劉表回荊州。以書報紹曰。此孫堅與劉表結冤。却說袁紹兵屯河內。缺少糧草。冀州牧韓馥遣人送糧。以資軍用。有客逢紀說紹曰。大丈夫縱橫天下。何待人送糧為食。冀州乃錢糧廣盛之地。將軍何不取之。紹曰。未有良策。逢紀曰。可暗使人持書與公孫瓚。瓚着瓚進兵取冀州。虛言夾攻。瓚必與兵韓馥無謀之輩。必請將軍領州事。就中取事唾手而得。紹大喜。即時發書到瓚處。瓚觀書意。云。共取冀州。平分瓚喜。即日與兵紹却使

二 卷

喝曰但有走的便交他下去衆皮都不敢動兩洞在蒼雲裡叫師父饒恕我智深喝曰你衆人扶起智深大笑曰兀的蠢物你且去菜池裡洗了來兩個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討件衣服與他穿了智深曰都來解字坐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曰你那夥是甚麼人敢來戲弄酒家那衆人一齊跪下曰小人祖居此地都是只靠這園是我們飯碗寺裡幾次計較奈何我們不濟師父是那裏來的今日我等情愿伏侍師父智深曰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種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為殺的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休說你這三十個人便

是千軍萬馬我也不怕衆潑皮拜謝去了次日飲衆買酒在解字請智深居中坐三十潑皮飲酒吃到半日正醉在喧哄聽得門外老鴉叫衆人起頭見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一個老鴉巢衆人曰把梯子上面去拆了那巢智深曰不消都來外面看酒家拆便了智深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右手向下把身倒撇着却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一揲將那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皮見了大驚曰師父如此力大莫不會使棒智深曰你們要看酒家便使與你們看便去取出禪杖使

誑曰公孫瓚將燕代之衆長驅而來其鋒不可當兼有劉備關張之助冀州指日休矣今袁本初智勇過人手下名將極廣更兼布恩於四海天下敬之當世之豪傑也將軍可請木初同治州事彼必厚待將軍公孫瓚如兒戲耳韓馥即差別駕開紀去請袁紹長史耿武諫曰袁紹乃孤軍窮客仰我鼻息譬如嬰孩在股掌之上絕其乳哺立可餓死奈何欲以州事委之此是引虎入羊群耳馥曰吾乃袁氏之故吏才能不及本初古人尚擇賢者而讓之諸君何嫉妬焉耿武等皆嘆曰冀州却休矣棄職而去者三十餘人獨耿武關純伏于城外以待袁紹數日請紹至耿武關純拔力而出欲刺殺紹紹前顏良立斬耿武文醜砍死關純紹入冀州以馥爲奮威將軍安民用賢以田豐祖授許攸逢紀分掌軍務盡奪韓馥之權馥悔時手下無一人矣馥怨袁紹在下老小單馬去投陳留太守張邈却

說公孫瓚知袁紹已霸冀州遣弟公孫越來見袁紹欲分冀州紹曰汝請汝兄自來吾乃有商議越辭紹歸行不到五十里道傍湧山一彪人馬口稱吾是董丞相家將亂箭射死公孫越從人逃命回見公孫瓚報越已死公孫瓚大怒曰汝教我起兵奪韓馥你就裏取事如此今又詐董卓兵射死吾弟此究如何不報盡起本部軍兵殺奪冀州來紹知瓚兵來領一軍出二軍會于磐河之上紹軍于磐河橋東布陣瓚軍於橋西布陣瓚乃立馬于橋上大呼曰背義之徒如何不見紹亦策馬至橋邊指瓚曰韓馥無才可守冀州願讓與吾你何不平瓚曰昔日洛陽以汝爲忠義之人推爲盟主今之所爲真狼心狗行之徒尚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間袁紹大怒曰誰可以擒之言未畢又醜策馬挺鎗直殺上橋公孫瓚就橋邊與文醜文鋒戰不到十餘合瓚抵當不住撥回馬便走文醜乘勢追趕過橋瓚走入



後八尺身材，三十四五年紀，喝彩  
 曰：使得好！眾潑皮曰：這個教師唱  
 彩，必是好智深。問曰：那軍官是誰？  
 衆人曰：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  
 棒教頭林五師名喚林冲，智深曰：  
 何不請來？斯見那林教頭便跳入  
 牆來，兩個棍樹下相見，一同坐定。  
 林教頭曰：師兄何處人氏？智深曰：  
 我是關西魯達，只為殺得人多，情  
 願為僧，年幼時曾到東京，認得令  
 尊林提轄。林冲大喜，便與智深結  
 為兄弟。只見錦兒慌忙叫曰：官人  
 休要坐，娘子在五岳樓過來，忽撞  
 個奸詐把娘，攔住不肯放。林冲  
 慌忙曰：却再來望兄，別了智深，急  
 和錦兒逕奔五岳樓看時，見了數

陣中，文醜飛馬，逕入中軍，如入無人之境，往來正在陣中  
 追趕，攢手下，健將四員，齊被文醜一鎗刺一將下馬，三  
 將奔走，文醜直將公孫瓚趕出陣從山谷而逃。文醜驟馬，  
 厲聲大呼，快下馬受降。瓚弓箭盡落，頭盜墜地，披髮縱馬，  
 却轉草坡，其馬前失，攢翻身墜于坡下。文醜急捻鎗來刺，  
 看看來近，草坡左側轉出一將，馬上身無鎧甲，捻鎗直取  
 文醜。兩馬相交，花錦相似。公孫瓚扒上坡去，看那箇少年，  
 大戰文醜五六十合，勝負未分。瓚部下救軍到，文醜撥回  
 馬去了。那少年也不去趕，公孫瓚下坡，問少年將軍姓甚  
 名誰？其人身長八尺，濃眉大眼，闊面重頤，相貌堂堂，威風  
 凜凜，常山真定人也。常山古郡名，今比直隸真定府是也。姓趙名雲，字子龍。  
 瓚曰：公自何來，救我一命？雲曰：我本袁紹轄下之人，今見  
 袁紹無匡國救民之心，特來相投，不期於此相見。瓚執雲  
 手曰：聞貴郡之人皆願傾心以投袁紹，公何獨回心向某

個人，拿着彈弓，立在欄杆樓梯上，  
 一個後生，把娘子攔住曰：你且上  
 樓去，和你說話。娘子紅了臉曰：清  
 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  
 冲趕到跟前，喝曰：調戲良人妻女，  
 當得何罪？恰要下拳打時，認得高  
 衙內，高太尉螟蛉之子，高俅不曾  
 有子，過房高三郎兒子，只是叔伯  
 弟兄，為子，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  
 東京專一淫污人家妻女，人怕地  
 勢，叫他做花子，太歲當時林冲却  
 認得本官公子，方纔不動手，開漢  
 一齊來勸曰：教頭休怪，衙內不認  
 得你娘子，多有冲撞。林冲怒氣未  
 消，一雙眼睛，看着高衙內，衆漢出  
 廟上馬去了。林冲引妻子并錦兒

也。雲曰：方今天下洶洶，民有倒懸之急，雲願從仁義之主，  
 以安天下。故特背袁氏以投明公。瓚大喜，遂同雲歸寨，整  
 頓甲兵。次日一色白馬二千疋，哨到界橋，布成陣勢。瓚將  
 軍馬分作兩隊，列于步兵之側，勢如羽翼。左右馬五千餘  
 疋，其中大半皆是白馬。按瓚前與羌胡戰，蓋選白馬為先鋒，號為白馬將軍，羌胡但見白馬便走，因此。紹令顏良、文醜為先鋒，各引弓弩手一千，分作  
 左右。令在左者射瓚左軍，在右者射瓚右軍。中間麴義引  
 八百弓手，步兵一萬五千，列圓陣于中。袁紹自引馬步軍  
 數萬，于後接應。瓚初得趙雲，未知心腹，另引一軍在後。瓚  
 令大將嚴綱為先鋒，瓚自引中軍，立於橋上，邊傍豎大紅  
 圈，金綉帥字旗於馬前。從辰時，搥鼓直到巳時，紹軍不進。  
 麴義號令弓弩手，皆坐於遮箭牌下，號令不許妄動。嚴綱  
 鼓噪呐喊，直取麴義。義見嚴綱軍到，皆伏而不動。彷彿有  
 數十步遠，一聲砲响，八百弓弩手一齊俱發，綱急待回麴

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破落戶，搶入廟來。林冲叫曰：「師兄那里去？」智深曰：「我來幫你。」

廝打林冲曰：「原來是本官高太尉衙內不認得，荆婦本待要痛打那廝，看太尉面上，智深曰：「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麼？俺若撞見時，交他吃俺一百禪杖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曰：「師兄說得是。」智深曰：「但有事時來喚洒家，道罷各別。」

別回高公府，回到府內，納悶。內有一個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高衙內意思，近前曰：「衙內近日面色青，心中少樂，必然有個不悅之事。」衙內曰：「你猜我心中何事不樂？」富安笑曰：「衙內是思想那兩木

義拍馬起刀，斬嚴綱於馬下。趙雲大敗，左右軍欲來被顏良文醜一齊射住，軍並起，直殺到界橋邊。麴義馬到先斬執旗將公孫瓚，見砍倒繡旗，戰麴義不退回，馬下橋而走。麴義引軍直衝到後軍一將，引五百軍不動，挺鎗躍馬直取麴義，乃常山趙子龍也。截住麴義，戰到十餘合，鎗刺麴義于馬下。趙雲一騎馬飛入紹軍，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公孫瓚引軍殺回，紹大敗，迤邐趕過界橋。紹軍東西亂竄，趙雲在前，公孫瓚在後，迤邐趕入陣來。表紹先使探馬看時，回報麴義斬將塞旗，追趕敗軍，因此紹不準備，只引帳下持戟軍士數百人，弓箭手數十騎，與田豐在馬上呵呵呵大笑。公孫瓚無謀之輩，正說之間，却見趙雲衝到面見，弓箭手急射時，瓚軍團團圍定。田豐慌對紹曰：「矢石如雨，王公且於空牆中躲避。」紹以兜鍪撲地，大呼曰：「大丈夫願臨陣而死，豈可入牆中而望活乎？」眾軍士齊心死戰。

的衙內笑曰：「你猜得是，只沒個道理得。」富安曰：「小人有一計能得他。」

他門下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擺開酒食，却交陸謙去請林冲來吃酒。小人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你丈夫和陸謙吃酒，一時被酒醉倒，交娘子快去看。」

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見調戲他，不由他不肯。高衙內曰：「好計策。」喚陸虞候來分付了。次日陸虞候也沒奈何，只奉承公子，却顧不得朋友。

林冲連日悶，懶上街去，只見陸謙來到，叫何故連日不見兄長。林冲曰：「肚裡悶，不曾出去。」陸謙曰：「我

趙雲衝突不入，後面袁紹大隊掩至。瓚同雲回，左顏良軍到，右文醜軍到，三路併殺。趙雲保瓚，殺透重圍，復到界橋。紹驅兵大進，又趕過橋，落水死者不計其數。兩邊軍盡投河中，尸首填平。袁紹當先追趕過橋，不到五里，山背後閃出一彪人馬來，為首三員大將，飛馬而來。中間掣雙股劍，的是劉玄德。上首使青龍刀，的是關雲長。下首挺丈八蛇矛，的是張翼德。在平原探知公孫瓚與袁紹相爭，特來助戰。是日正逢袁紹三匹馬三般兵器飛奔前來，袁紹驚得魂飛天外，手中寶刀墜於馬下。絲韁忙挽，急要逃回，不知性命何如。

孫堅跨江戰劉表 第十四回

眾將趕來，死救袁紹過橋去了。公孫瓚救住軍馬，眾人歸大寨。玄德問張動問了畢，瓚曰：「若非玄德來救助，幾乎狼狽。」交與趙雲相見，玄德甚相愛敬，便有不捨之心。却說袁

同兄長去吃到是添愁兩盃解悶。林冲同行。陸謙曰：阿嫂，我和兄長到家去吃。兩盃娘子曰：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陸謙曰：兄長，我只愛樊樓內吃兩盃，兩個上到樊樓坐下，喚酒保取酒來，兩個叙說。閑話，林冲吃了八九杯酒，起身下樓，投東小巷內淨手，只見錦兒叫曰：官人尋得我，苦官人和陸虞候出來了。半個時，只見一個漢子，忙奔來家裏，對娘子說教頭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氣出，便衝倒了。交娘子快來看視，娘子就連忙托隔壁玉婆看了家，我與那漢子來。直到太府前一家上至樓上，桌子擺着酒食，不見官人，只見前日

紹自輸了一陣，堅守不出。兩軍相拒月餘，有人來長安報說此事。李儒來見董卓，卓自到長安，稱太師位在諸侯王之上，出入乘金花皂蓋車。李儒對卓曰：袁紹與公孫瓚，乃當今之豪傑，見在磐河廝殺，宜假天子之詔，差人往解和之。二人感德，必順太師矣。卓曰：善。次日奏知天子，便差太傅馬日磾、太僕趙岐，齎詔往關東來和解。紹出迎于百里外，再拜奉詔。岐在紹營，移書告瓚，瓚遣使具書與紹曰：馬太傅、趙太僕，以周召之德，銜命來征，宣揚朝恩，示以和睦。恍若開雲見日，何喜如之。昔賈復寇恂，亦爭士卒，欲相危害，遇光武之寬，親俱陛見，同輿共出，時人以爲榮。自省邊鄙，得與將軍共同此福，此誠將軍之眷，而亦瓚之幸也。

紹得書甚喜。次日馬、趙二人到瓚營，各宴數日，送二人還朝。瓚表玄德爲平原相，朝廷准奏。瓚班師回，趙雲與玄德

在岳廟囉哩，那後生出來曰：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下樓時，只听得娘子叫苦，因此我忙來尋官人，不見撞着賣藥的張先生，說見教頭在樊樓內吃酒，因此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吃了一齋，知是陸謙家裏，跑到陸謙家樓梯上，只聽娘子叫清平世界，如何把良人，妻小關在這里，高衙內叫娘子可憐見，便是用不心鐵石人也。若得回轉林冲，叫曰：大嫂，開門，那婦人聽見是丈夫聲音，只領來開門。高公子吃了一齋，便開窗門，跳牆走了。林冲上樓，不見高衙內，問娘子曰：不曾被他點污，娘子曰：不曾。林冲把陸謙家打碎粉，碎領，娘子歸家，擊了

別玄德執雲手，垂泪不忍相離。雲嘆曰：某曩日乃以公孫瓚爲當世之英雄，今觀所爲，袁紹等輩耳。玄德曰：將軍且堅心事之，相見有日。洒淚而別。玄德遂回平原。公孫瓚向趙雲去了，却說袁術在南陽，聞袁紹新得冀州，遣一使逕來求馬千足。紹不與，二騎術大怒，自此兄弟不睦。又遣一使往荆州，問劉表借糧二十萬，表不與一粒，術恨之，密遣人齎書與孫堅曰：昔日奪印截路，乃吾兄弟好兄弟紹之謀也。今紹又與表商議，起兵襲取江東，吾不忍言，公可速興兵攻荆州，吾當協助。夾攻袁紹，二讐可報，汝得荆州，吾取冀州，切勿悞也。堅得書曰：耐耐劉表，昔日斷吾歸路，今不乘時報恨，又待何年聚帳下。程普、黃蓋、韓當等商議，程普曰：袁術多詐，其言未可准信。堅曰：吾自欲報仇，豈可望袁術之助乎。于是差黃蓋先來江邊，安排戰船五百隻，多裝軍器糧草，大船

一把解腕尖刀，逕到樊樓前，尋陸  
 謙不見。林冲自歸，娘子勸曰：「我不  
 魯被他騙污，你休得要胡做。林冲  
 曰：「耐這陸謙，我和你如兄弟一  
 般，也來弄我娘子，苦勸不聽。陸謙  
 只躲在大尉府內，不敢回家。林冲  
 等三日，並不見面。第四日，智深尋  
 到林冲家相探，問曰：「教頭這幾日  
 不見面，林冲應曰：「小弟少冗，不曾  
 探得師兄。既蒙下顧，且和師兄上  
 店飲酒，把這件事都放開了。且說  
 高衙內自那日樓上脫走，不敢對  
 大尉說知，因此在府內卧病。陸謙  
 和富安來府中，望見他神憔悴，陸  
 謙曰：「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公  
 子道我為林冲妻子，兩次不能勾

戰馬克日興師。江中細作探知，來報劉表。二知大驚，急聚  
 文武將士商議。謀士蒯良、蒯越、蔡瑁等侍立左右。表曰：「今  
 孫堅報舊恨，將及起兵。奈何？」良曰：「不必憂慮。可令黃祖部  
 領江夏之兵為前驅。主公率荆襄之眾作援。堅跨江涉湖  
 而來，安能耀武揚威乎？」表用其言，令黃祖設備。隨後便起  
 大軍，却說孫堅有四子，皆是吳夫人所生。長子名策，字伯  
 符，次子名權，字仲謀。三子名翊，字叔弼。四子名匡，字季佐。  
 吳夫人妹孫堅次妻亦生一兒一女。女子名朗，字早安。女名  
 仁，堅又過房俞氏一子，名韶，字公禮。堅有一弟，名孫靜，字  
 幼臺。堅臨登程，靜引諸子列拜于馬前，而諫曰：「今董卓專  
 權，天子懦弱，海內大亂，各霸一方。江東方始稍寧，以一小  
 恨而起重兵，非所宜也。願兄詳之。」堅曰：「非汝所知也。吾誓  
 縱橫天下，濟世安民，有讐不報，豈可握手而待死也？遂不  
 聽諫。長子孫策曰：「兒願隨父往。」堅曰：「此子自幼英氣過人，  
 可隨我領兵，權與叔父善保江東。」策上船，前奔樊城。樊城  
 在襄陽府城漢江上。黃祖伏弩，弩手于江邊布精兵于後。見船傍岸，  
 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亂放一箭，只伏于船中。來往誘  
 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箭盡絕，却拔船上所  
 得之箭十數萬隻。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  
 上支吾不住，喊聲大舉。南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兩路直  
 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于中大進，三面夾攻。祖兵大敗，棄  
 樊城而走。堅令兵追襲黃祖，走鄧城。堅令黃蓋守住船隻，  
 堅直取黃祖。黃祖引軍出迎，布陣于野。孫堅列成陣勢，引  
 眾將出在門旗之下。孫策也全付披掛，挺鎗立馬于父之  
 側。黃祖引二將出馬，一箇是江夏張虎，一箇是襄陽陳生。  
 這兩箇當初友在江夏，後降劉表，表以為上將。黃祖揚鞭  
 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之境界耶！言罷，張虎  
 拍馬撚銅叉而出。堅大怒曰：「誰敢斬此賊將韓當應聲而

得，又吃他一驚。這病添得重了。二  
 人曰：「衙內且寬心，在我兩個身上，  
 正說間，府裡老都管也來看病。陸  
 謙和富安見都管來問病，兩個商  
 議，等候都管出來，兩個對都管說  
 曰：「若要病好，只除要稟告大尉，得  
 知，害了林冲，得他妻子，這病便好。  
 不然，這數日內性命休矣。」都管曰：  
 便稟大尉得知，都管見大尉說道：  
 公子不害別的証，却害林冲妻子。  
 大尉曰：「幾時見了他，都管即將前  
 見之事細說了一遍。大尉曰：「我有  
 計較，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裡，分付  
 如此如此。明日便行，却說林冲和  
 智深行到閱武坊巷口，見個大漢，  
 掙着一口寶刀，說道：「不過識者，屈

可隨我領兵，權與叔父善保江東。策上船，前奔樊城。樊城  
 在襄陽府城漢江上。黃祖伏弩，弩手于江邊布精兵于後。見船傍岸，  
 亂箭俱發。堅令諸軍不可亂放一箭，只伏于船中。來往誘  
 之一連三日，船數十次傍岸。黃祖軍箭盡絕，却拔船上所  
 得之箭十數萬隻。當日正值順風，堅令軍士一齊放箭。岸  
 上支吾不住，喊聲大舉。南軍登岸，程普、黃蓋分兩路直  
 取黃祖營寨。背後韓當于中大進，三面夾攻。祖兵大敗，棄  
 樊城而走。堅令兵追襲黃祖，走鄧城。堅令黃蓋守住船隻，  
 堅直取黃祖。黃祖引軍出迎，布陣于野。孫堅列成陣勢，引  
 眾將出在門旗之下。孫策也全付披掛，挺鎗立馬于父之  
 側。黃祖引二將出馬，一箇是江夏張虎，一箇是襄陽陳生。  
 這兩箇當初友在江夏，後降劉表，表以為上將。黃祖揚鞭  
 大罵江東鼠賊，安敢侵犯漢室宗親之境界耶！言罷，張虎  
 拍馬撚銅叉而出。堅大怒曰：「誰敢斬此賊將韓當應聲而

沉了我這寶刀。林冲聽得看了曰：好刀，你要賣錢，那漢曰：索錢三千貫。林冲曰：一千貫，肯時我買。那漢曰：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曰：只是一個千貫，那漢嘆口氣曰：金子做生，鐵賣了罷。林冲曰：跟我來取錢。還你林冲，別了智深，自引賣刀的來家裡取錢。與他就問那漢曰：你這口刀，那里得來？那漢曰：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貧，沒奈何將來賣。那漢得了錢去了。林冲把這刀看了道：端的好口寶刀。次日兩個承局來叫林冲，言太尉鈞旨說：你買一口好刀，就交你將去。比看林冲想曰：又是那個報知了。林冲拏了刀，隨承局來到廳前。林冲立住了。

出兩騎相交，戰三十餘合，勝負未分。陳生見張虎力怯，飛馬挺鎗出陣，要來雙鬪。孫策在父後望見，接住手中鎗，扯孫策第一場戰功。方搭箭正射中陳生面門，應弦落馬。張虎見側邊陳生墜地，措手不及，被韓當一刀，削去半箇腦袋。程普縱馬直來陣前捉黃祖，黃祖弃却頭盔戰馬，雜于步軍內逃命。孫堅掩殺敗軍，直到漢水上面。漢水在襄陽城西北，撥黃蓋船隻放于漢江。黃祖聚敗軍來見劉表，說堅勢不可當。表慌請蒯良議曰：黃祖兵敗，挫動銳氣，兵無戰心，只可深溝高壘，以避其鋒。却潛令人求救于袁紹。此圍自可解矣。瑁曰：子柔之言，直拙計也。兵臨城下，將至壕邊，豈可束手而待死？某雖不才，願請軍出戰。劉表許之。蔡瑁引軍萬餘出襄陽城外于岷山布陣。岷山在襄陽城南。孫策將得勝之兵，長驅大進。蔡瑁出馬堅曰：此人是劉表後妻之兄也，誰與我擒之？程普挺鐵脊矛出馬，與蔡瑁兩馬相交，戰不到數合，蔡瑁

脚兩個曰：太尉在裡面，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裏面都是綠欄杆，兩個又曰：教頭在此，待我入去稟太尉。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見牌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得靴底响。林冲看時，却是本營高太尉。林冲執刀向前跪下。太尉喝曰：林冲，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手裡拏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林冲稟曰：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唱曰：胡說，左右與我拏下。兩邊轉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拏了。太尉曰：手執利刀，故入節堂。

逃命奔回陣中，堅驅大軍，殺得尸橫遍野。敗軍跟隨蔡瑁，逃入襄陽。蒯良言瑁不聽良策，以致大敗。按軍法當斬。劉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人報孫堅分兵四面圍住襄陽。蒯良一面撥兵固守城池，一面寫告急文書，令人去報袁紹。且說孫堅打城數日不下，忽一日狂風驟起，中軍帥字旗被風吹折。程普曰：此不祥之兆也。逕到帳中稟孫堅曰：中軍帥字旗被風吹折，於軍不利，可暫班師。堅怒曰：吾累戰累勝，敢襄陽只在旦夕，豈可因風吹斷旗竿而罷兵？韓當曰：此旗乃軍中之主，亦不可輕易。堅曰：風乃天地呼吸之氣，方今隆冬，朔風暴起，折斷大旗，何足為怪？吾平生用兵，不信此等異事。只理攻城，却說城中蒯良來對劉表言曰：吾夜觀星象，見一將星將欲墜地，以分野度之，必應孫堅身上。表紹書已寫了，主公問誰敢突圍而出表問之。皆下一人應聲而出，表視之，乃健將呂公也。良曰：你既敢去。

欲殺本官交左右擊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高太尉曰且把刀封了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問勸明白處决府幹將林冲押去開封府將太尉言語對府尹說了把刀放在林冲面前府尹曰林冲你是一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林冲告曰恩相明鏡念林冲雖是愚魯願識法度如何敢擅入節堂為因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岳廟還香願心迎見高太尉的公子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又使陸謙賺小人吃酒却使富安來騙小人妻子到陸謙家樓上調戲去被小人趕去兩次雖不成姦

可聽吾計與你馬軍五百多帶能射者汝衝出陣去可奔峴山他必將軍來趕汝可分百人上此山尋石頭準備一百人執弓弩伏于林中但有追兵到時不可逕走迴楚引到埋伏之處矢石俱發若能斬將降兵放起連珠號砲城中便出接應如無追兵不可放砲趨程而去今夜月不甚明黃昏便可出城呂公領了計策拴束軍馬蒯良調撥四門聽號接應當夜黃昏城上望東南角無其人馬密開東門放呂公軍出城到前寨逕過去孫堅在帳中忽聞喊聲急上馬引三十餘騎飛星趕到東南角問軍士說有一彪人馬殺將出去望峴山而走堅不報諸將自引三十餘騎趕來呂公已于山林叢雜去處上下埋伏堅馬快單騎獨出前軍不遠堅大叫休走呂公勒回人馬來戰孫堅交馬只一合呂公便走閃入山路來堅拍馬追趕呂公見路交雜不知去處堅欲上山山上石子亂下林中亂箭俱發堅

皆有人証林冲自買這刀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喚林冲將刀來看因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裡了不想太尉設計陷害林冲望乞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冲口詞與了府幹回文把林冲監下當時有個孔目孫定為人十分好善人都喚做孫佛見他明知這件事在府上稟曰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周全他府尹曰高太尉批仰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怎周全得他孫定曰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拿不得那兩個承局招認只得問做林冲不合腰懸利刀楔入節堂合杖一百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去太尉

體中石箭腦漿迸流人馬皆死于峴山之內按堅卒于漢七年辛未歲十一月初七日年二十七歲呂公截住三十騎並皆殺盡放起連珠號砲城中黃祖崩越蔡瑁分撥引兵殺出江東諸軍大亂黃蓋聽得喊聲大振引水軍殺來正迎黃祖交馬兩合生擒黃祖程普保着孫策急待尋路正逢呂公程普縱馬向前戰不到數合一矛刺呂公於馬下兩軍大戰殺到天明各自收軍劉表軍自入城中孫策回到漢水方知父親被亂箭射死屍首已被劉表軍士擡去請賞孫策痛哭眾將俱各號泣不止策曰父屍在他處安得安回葬鄉里黃蓋曰今已活捉黃祖在此得一人入城講和將黃祖去換主公屍首言未畢軍吏相楷出曰某與劉表有一面舊識其今便行策令相楷上馬到城中見劉表具言其事表曰屍首吾已用棺木盛貯在此可速放黃祖還吾兩家各各罷兵再休侵犯相楷拜謝欲行階下蒯良出曰不可吾有

面前稟說林冲口詞。欺心事難知短。只得准了。府尹回來把林冲斷了一百杖刺了面頰配滄州牢城。上了一面七十斤鐵葉護身枷。差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衆隣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同到周橋下酒店坐定。張教頭出銀賚發公人。託林冲對丈人曰。時乖運蹇。撞這場屈官司。自家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生兒女。未曾半點相爭。今小人配去滄州生死未保。娘子在家誠恐高衙內威逼這頭親事。况燕青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耽却前程。小人今日就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張

一計。令江東諸軍片甲不回。請先斬桓楷。然後道計。二道甚的。桓楷性命何如。

司徒王允說貂蟬 第十五回

崩良出口。方今江東孫堅已喪。江東無主。堅子皆幼。不能歷事。可乘此虛弱之時。大進軍兵。江東一鼓而可得也。若付屍還策。容回南郡。養成氣力。荆州之患也。表曰。吾有黃祖在彼營中。安忍弃之。良曰。捨一無謀之輩。而取萬里之土。此乃大丈夫之所為也。表曰。吾與黃祖心腹之交。捨之不義。遂送桓楷回營。相約以屍換黃祖。黃祖得回。孫策迎接靈柩。掛孝回軍。兩邊罷戰。回至江東。做孝已畢。葬父于曲阿之原。策辭墓引軍居江都。招賢納士。屈已待人。因此四方有才德者。漸漸投之。却說董卓在長安。聞孫堅已死。乃曰。吾心腹除却一患也。問其子。多少年紀。答曰。十七歲。卓曰。何足道哉。自此董卓自稱尚父。出入僭天子之儀仗。

教頭曰。你是天年不濟。遭了橫事。今日權且去滄州避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依舊夫妻完聚。若漢明日便取女兒及錦兒回家去。養贍休要憂心。林冲曰。若不依允之時。便若得命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曰。既然如此。權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再嫁。便了。當時交酒保討紙與林冲寫云。

東京八千萬禁軍教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恐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為照。

林冲寫了休書。心欲付與泰山收。

封弟董曼為左將軍。鄧侯。兄子董璜為侍中。總領禁軍。不問宗族長幼。皆封列侯。男女在懷抱中。便以金紫爵位與之。差二十五萬人。夫築郿塢。郿塢在鳳翔府郿縣是。與長安城郭一般。高下厚薄。周圍九里。郿塢離長安二百五十里。塢蓋宮室倉庫。屯積二十年糧食。選民間美貌女子。年二十以下。十五以上者。八百人。充為婢妾。塢內積金玉彩帛珍珠。不知其數。卓常云。吾事成。當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養老。省堂公卿。但見卓出。皆拜于車下。朝廷舊臣。皆委用。此乃蔡邕之薦也。忽一日。御史中丞皇甫嵩拜于車下。卓曰。皇甫義真。你今日服我乎。嵩曰。安知明公位至于此。卓曰。鴻鵠固有遠志。但燕雀不自知耳。嵩曰。昔日嵩與明公皆鴻鵠。不意明公變為鳳凰耳。卓大笑曰。義真曰。我乎。嵩曰。明公以德輔朝廷。大度容賢。士誰不敬。耶若為酷法。嚴刑天下。皆懼。豈獨嵩乎。卓又笑。卓家屬皆在郿塢。或半月。

時只見妻子帶了錦兒包着一包衣服哭入酒店林冲接着曰小人有句話已稟過泰山了曾已寫下休書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自行招嫁那娘子聽罷大哭曰我又不會有半些見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曰只恐誤了娘子青春張教頭曰我見放心雖是林冲恁的主張我終不成將你再嫁便是那娘子曰他只慮我被高衙內那厮逼騙故發此意叫我嫁人當下分付錦兒把衣包交與林冲近前拜了四拜說曰丈夫路上小心莫只為妾致有憂損道罷自和錦兒去了一刻間只見錦兒走來報說娘子歸家自縊身死了張教頭與林

一回或一月一回公卿皆拜于橫門外橫門即長安東門也于路大施帳幔常與公卿聚飲一日北地招安降士數百人於坐前或出橫門百官皆送卓犛飲宴却將降士數百人於坐前或斷其手足或鑿去眼睛或割其舌或以大鍋煮之皆未死于酒卓几前反覆掙命百官戰慄失驚卓犛飲食談笑自若百官告散卓曰吾殺友心者何怕之有數日大史院稟卓曰黑氣冲天主大臣有灾卓於省堂大會百官列坐兩行酒至數巡呂布逕入耳邊言不數句卓歎曰原來如此即命呂布于筵上腦揪司空張温下堂百官失色卓曰太史昨言大臣有灾原來應在此人身上不多時侍從將一紅盤托張温頭入獻卓令呂布勸酒每人面前將頭呈過百官魂不附體皆面面相顧卓笑曰諸公勿驚張温結連袁術欲圖害我使人寄書來錯下在吾兒奉先處故斬之夷其三族汝等於吾孝順吾不害之吾乃天祐之人害善者

冲聽罷放聲大哭昏絕在地衆隣舍救醒張教頭曰女兒既為你節死了省得你路上掛心林冲辭了泰山并隣舍自和公人去了張教頭回家自用棺木收殮女兒埋葬訖且說兩個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裡監了各自回家收拾行李二人正在家裡粧束包裹只見酒保來說有一官入在小入店裡交請二位端公說話董超薛霸便和酒保逕來店中見一人頭戴萬字頭巾身穿皂紗背身與董超薛霸作揖曰二位端公請坐一面交酒保擺了酒食那人袖裡取出金子十兩曰我是高太尉府中心腹人陸虞候便是這林冲和太尉是對

必敗衆官唯唯而已當晚皆散司徒王允全類此老歸到府中尋思今日席間之事坐不安席策杖步出後園仰天垂淚沉吟立於荼蘼架側忽聞有人在牡丹亭畔長吁短嘆允潛窺之乃府中歌舞美人貂蟬也其女自幼選入充樂女允見其聰明教以歌舞吹彈一通百達九流三教無所不知顏色傾城年當十八允以親女待之是夜允聽良久喝曰賤人有私情耶貂蟬大驚跪於允前答曰賤妾安敢有慕私情允曰汝不慕私情何夜深在此長歎貂蟬曰容妾伸肺腑之言允曰汝勿隱匿富實告我貂蟬曰妾賤軀蒙大人恩養訓習歌舞未嘗以婢妾相待作親女視之妾雖粉骨碎身莫能報大人之萬一也妾見大人兩眉愁鎖必有國家大事妾不敢問解大人之憂今晚又見大人行坐不安因此長歎不想大人窺見倘有用妾之處萬死不辭允以杖擊地曰誰想漢天下却在汝手中耶隨我到畫閣中來



頭今奉鈞旨交將這金子送與二位交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就把林冲結果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二人遂即收下金子分付曰官人放心多是兩三程便有分曉陸謙喜曰明日到地了時必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証切不可相悞酒罷三人各自分手且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回家取了行李拏了水火棍取出林冲押上路行了三十里到客店裡歇次日天明打火吃了飯食投滄州路上時遇六月天氣正熱林冲棒擔却走不動董超喝曰此去滄州三千里路這般樣行幾時得到林冲曰小人棒擔舉發這般炎

熱如何走得薛霸曰且寬慢些看天色又晚三人投店林冲不等公人開口去包裡取出銀來買酒肉請公人三人坐飲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醉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滾湯傾在脚盆內叫曰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挫起來被枷曲身不得薛霸曰我替你洗林冲曰使不得薛霸曰出路人那里計較你許多林冲不知是計仰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在滾湯裡林冲叫聲苦急縮得起來泡得脚面紅腫了薛霸曰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見公人伏侍罪人薛霸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話一聲自去倒在一邊到四

貂蟬跟允到閣中允必有話說盡此出婢妾允教貂蟬于中端坐叩頭便拜貂蟬驚倒伏地曰大人何故下拜賤妾允曰汝可憐漢天下生靈言訖淚如湧泉貂蟬曰適聞賤妾曾言但有使令萬死不辭允跪而言曰百姓有倒懸之急君臣有累卵之危非汝不能救也貂蟬再三拜問允曰賊臣董卓將欲篡位朝中文武無計可施卓手下有一義兒姓呂名布有萬夫不當之勇我觀一人皆溺於酒色之徒今欲用連環之計先將汝許嫁呂布然後獻與董卓汝於中取便間他父子分顏令布殺卓以絕大惡重扶社稷再立江山皆汝之力也不知汝意若何貂蟬曰妾許大人萬死不辭望獻出到他處妾自有道理允曰事若漏泄我當滅門矣貂蟬曰大人勿憂妾若不報大人之恩死在萬刃之下世世不復人身允拜謝而秘之次日王允有家藏明珠數顆令匠者嵌金冠一頂使人密送呂布布得之大喜候朝退

逕到王允宅致謝允料布必來先備嘉穀美饌好酒細菓等候布果來允出大門而接接入後堂讓之高坐布曰某乃相府一將佐耳司徒乃朝廷一老臣何故錯敬允曰方今天下別無英雄惟將軍耳允非敬將軍之職實敬將軍才德也布大喜允殷勤致酒只稱太師并布之德不絕布酒至半酣曰布早晚亦望司徒於天子處保奏允曰將軍言者差矣允專望將軍於太師前提携終身不忘大德布大笑而飲允教左右退去只留侍妾數人勸酒允曰喚孩兒來與將軍把盞少頃二青衣丫鬟引貂蟬到席前再拜布問何人允曰小女貂蟬也無可以敬將軍當出妻見子貂蟬與呂布把盞布曰不轉睛允推醉曰孩兒央及將軍痛飲幾盃吾一家全靠將軍哩布請貂蟬坐蟬要回允曰將軍之恩人也孩兒傍坐何妨又飲數盃允立脚不牢仰面大笑曰吾欲將小女送與將軍為妾還肯納否布跪

更薛霸起來做飯吃林冲起來量了又吃不淨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林冲脚上都是潦漿新草鞋泡尋負草鞋又不見只得把新草鞋穿上出店却是五更林冲走了不到三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走不動薛霸罵曰若不走便大棍搠來林冲曰脚疼走不動董超曰我扶你走來到一座猛惡林子公入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裡來三個解下行李林冲也靠着大樹邊倒了薛霸董超曰我們要睡只怕你走林冲曰小人是個好漢既已到此決是不走董超曰那里信得你要得一傳林冲曰要傳便傳薛霸解了索子來把林冲

謝曰布願當大馬之報允勸布酒曰早晚選一良辰送至府中布忻喜無限頗以目視貂蟬貂蟬亦以秋波送情允曰本番將軍止宿但恐太師見疑實是不敢令貂蟬回允送布上馬布謝而去允至夜與貂蟬曰天下百姓之福也早晚請太師汝却以歌舞事之貂蟬應諾次日允在朝堂見董卓入左右却無宮布允伏地拜請曰允欲屈太師車騎到草舍小酌未知尊意如何卓曰司徒乃國家之老臣既來日有請當赴允拜謝歸家水陸畢陳於前廳正中設座錦繡鋪地內外各設幃幔次日巳時分人報太師來到允具朝服再拜起居卓下車左右持戟甲士百餘簇擁入廳分列兩傍如霜似雪允遂於堂下再拜卓命扶上賜坐於側允曰太師盛德巍巍伊尹周公安能及也卓大喜進酒奏樂允致敬之情甚於天子天色漸晚卓酒半酣允請卓入後堂卓令中士休進允捧觴稱賀曰允自幼頗習

連手帶脚緊綁在樹上兩個掣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曰不是俺要結果你前日陸謙傳太尉鈎旨交我兩個下手立等金印回話林冲見說淚如雨下便曰我與二位往日無仇如何救得我生可恨死不忘董超曰救你不淨薛霸提水火棍來望林冲腦袋上打畢竟如何且聽下面分解

天文夜觀乾象漢家氣數到此盡矣太師功德震於天下若舜之受堯禹之繼舜正合天心人意也卓曰安敢望此允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自古有道代無道無德讓有德豈過分乎卓笑曰果然天命歸吾司徒當為元宰允再拜謝堂中點起畫燭止留女使進酒供食允進曰教坊之樂恐不足以供奉鈎顏輒有草舍女樂敢承應乎卓曰深感厚意允教放下簾櫳笙簧綵繞簇捧貂蟬舞於簾外有詞曰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第八回

千古高峯聚義亭英雄豪傑盡堪驚智深不救林冲死柴進焉能擅大名人猛烈馬爭狎相逢較藝論專精展開傳虎屠龍手來戰移山跨海人

原是昭陽宮裡人驚鴻宛轉掌中身只疑飛過洞庭春按徹梁州蓮步穩好花風裊一枝新畫堂香煖不勝春

又詩曰紅牙笙拍燕飛忙一片行雲透畫堂眉黛從成遊子恨臉容初斷故人腸榆錢不買千金笑柳帶何須百寶粧舞罷隔簾偷目送不知誰是楚襄王

薛霸把棍望林冲腦上劈下來，只見松樹後大喝一聲，跳出一個和尚，曰：「洒家在林子裡聽你多時，提起禪杖來打兩個公人。」林冲看時，却是智深，連忙叫曰：「師兄不可下手。」智深收住禪杖，林冲曰：「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謙分付他害我。」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割斷，扶起林冲曰：「兄弟已聽知你受官司，俺又無處救得你，及打聽你斷配滄州，洒家恐這廝路上害你，俺隨地跟將來，見這兩個帶你入店，去洒家在那村店裡歇，你五更出門時，我先奔這林子裡等，他兩個到來害你，正好打他。」林冲勸曰：「既然師兄救我，休害他性命。」智深

舞罷，卓命近前，貂蟬轉入簾內，深深再拜。卓曰：「此女何人也？」允曰：「樂童貂蟬也。」卓曰：「能唱否？」允命貂蟬手執檀板，低謳一曲。  
 一點櫻桃啟絳唇，兩行碎玉噴陽春。丁香舌吐銜剛劍，要研姦邪亂國臣。  
 卓稱賞不已，歌罷，允命貂蟬把盞。卓舉盞，曰：「春色幾何。」貂蟬曰：「賤妾年整二旬，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允再拜曰：「老臣欲將此女獻上主人，未審肯容納否？」卓曰：「美人見惠，何以報德？」允曰：「此女得侍主人，其福不淺。」卓曰：「尚容致謝。」允曰：「天色已暮，先備毡車，送到相府。」卓起身致謝，車輛已起，便送貂蟬先行。允拜送董卓，直到相府。卓命允回，乘白馬，前列侍五七人，離府行不到百餘步，遙見兩行紅紗照道，燈影中一人手執方天戟，馬上坐着呂布，半醒半醉，正與王允撞見，布見王允，就馬上輕舒猿臂，一把揪住衣襟，

喝曰：「不看兄弟面時，把你剝做肉醬。」你且扶林冲賢弟，我挑行李，出林子裡望見一座酒店，四個入店，喚酒保擺來，公人曰：「師父在那寺住？」智深笑曰：「你問俺早不叫太尉來害我，別人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廝，交他吃我三百禪杖，吃了酒，出了店，林冲問曰：「師兄今投那里去？」智深曰：「洒家直送兄弟到滄州去。」兩個公人聽了，叫苦也。智深押在背後，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又討一輕車，與林冲坐了，三人護送智深，一路買酒肉，將息，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智深對林冲曰：「此去滄州不遠，前路都有人家，俺如今和你分手，取出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

睜圓環眼，手掣腰間寶劍，指允言曰：「汝既以貂蟬許我，今又送與太師，何相戲耶？」手起劍落，性命何如。  
 鳳儀亭呂布戲貂蟬 第十六回  
 呂布當街，撞着王允，心中大怒，罵曰：「老賊怎敢戲我哉？」允急止曰：「此非說話處，同到草舍。」叙明，布隨允到家下馬，同入後堂。允曰：「將軍何故反恠老夫耶？」布曰：「有人報我，你把貂蟬送一女入相府，非貂蟬而何？」允曰：「將軍原來不知，布曰：「我豈知就裡？」允曰：「昨日太師在朝堂中，對老夫道：『我有一件事，明日到你家，允因此準備小宴，等候太師到飲宴。』中說：『我聞你有一女子，名喚貂蟬，已許奉先，我恐你不准成，特來上門告旨。』老夫見太師自到，安敢少違，隨引貂蟬拜了董卓，太師曰：『今日良辰，汝可與吾送去。』明日吾作一大宴，配與奉先，以助一笑。』老夫尋思，太師親臨，焉敢推阻。」布曰：「司徒少罪，布一時錯見，來日自當負荆。」允曰：「小

幾兩與公入曰俺看兄弟面上饒你兩個如今沒多路休生歹心言罷叫聲兄弟小心拜辭去了董超薛霸林冲離了松林望見官道上

女頗有些粧奩首飾待過將軍府下便當送至布謝而去當夜卓幸貂蟬次日午牌未起呂布在府下打聽絕不聞音耗逕入堂中問諸侍妾侍妾對曰夜來太師與新人共寢至今未起布潛入卓卧房後窺之貂蟬起於窗下梳頭忽見窗外池中照見一人影極長大頭頂束髮冠偷睛視之見呂布潛立於池畔呂布蹙雙眉做憂愁不安之態復以香羅帕掩淚眼布竊視良久乃出沉吟思忖未得真實少頃布又入卓坐于中堂見布來問曰外面無事乎布曰無事侍立卓側卓方食布偷目窺望繡簾內一人往來觀覷須臾微露半面以目送情布知是貂蟬神魂蕩漾卓見布語言不順頻頻那身迎裏而望卓曰奉先無事且退布出心中愈疑到家其妻見布情緒不佳問曰你今日莫非被董太師見責來布曰太師安能制我哉妻不敢問布自此心在貂蟬身上每日逕入府堂不能一見董卓自納貂蟬

人說我在東京常聽人說柴大官名字原來在這里我們同去投奔他林冲問店家柴大官庄在何處店家曰只在大石橋邊大庄院便是林冲三個行過橋來到庄上見板橋上坐四五個庄客林冲与庄客施礼曰相煩大哥報與大官入說京師有個犯人送配牢城姓林名冲來見庄客曰以待通報出來

之後被情色所迷月餘不出理事貂蟬無非於枕前席上董卓亦在迷雨尤雲董卓合休自然迷戀時值春殘卓染一小疾貂蟬衣不解帶曲意呵從卓心愈喜卓睡布立於床前貂蟬於床後探半身望布以手指心而不轉睛布以點頭答之貂蟬以手指董卓強擦眼泪布心如碎卓朦朧雙目見布之動靜猛扭回身視之見貂蟬於屏風後卓大怒叱呂布曰汝敢戲吾愛姬耶喚左右逐之今後不許入堂呂布大慚懷恨而歸府中人報與李儒慌忙入見卓曰太師何故有責於奉先卓曰因竊窺吾愛姬吾故逐之儒曰太師欲取天下何以小過而責溫侯如溫侯心變大事去矣卓曰奈何儒曰來朝喚入賜以金帛以好言慰之自然無事卓次日使人喚布入堂卓曰吾前日病中心神恍惚不知所言有責於汝汝勿記心來日休離吾左右賜金十斤隨賜金十斤錦二十疋布謝曰大人見責布何敢恠焉自此再入中堂

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怒了高太尉刺配滄州，聞知柴大官人納賢招士，因此特來相投。那官人曰：「小子失迎，兩個叙禮。」柴進曰：「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光降，賤地林冲，吞曰惶恐，來此拜識。」顏伯生萬幸，柴進再三讓讓，林冲客席，董超薛霸一派坐了，柴進便交庄客將酒來請入後堂，分賓主坐定，酒食擺在桌上，勸上一巡。酒庄客報曰：「洪教師來此。」柴進曰：「交他進來相會。」林冲起身，見洪教師挺着棍子來到後堂，柴進就對洪教師曰：「這位便是東京八十八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便是林冲讓洪教師坐，洪教師便坐，林冲

略無忌憚。卓疾稍愈，因有貂蟬，不回郿塢，毋入朝。呂布手執畫戟，乘馬於車前，直至殿前下車，帶劍上殿，布執戟立於階前，百官拜伏於丹墀。左右拱聽約束，朝退布乘馬於前引導。是日布引卓來至內門，塔下畧住片時，見卓與獻帝共談。呂布慌提戟出內門上馬，逕投相府來繫馬於門道傍，提戟入後堂尋覓貂蟬。貂蟬見布來尋，慌忙出口，汝可去後園中鳳儀亭邊等我，我便來也。按卓府後有鳳儀亭，取鳳凰來儀之義。布急提戟逕往於亭下曲欄之旁，良久見貂蟬分花約柳而來，果然如月宮仙子。泣與布曰：「我雖非王司徒親生之女，待之若神珠玉顆，一見將軍，大人肯許妾已平生願足。誰想太師起不仁之心，將妾淫污，恨不得死耳。今見將軍表妾誠心，此身污矣，不可復事英雄，願死於君前，以絕君念。」言畢，手攀曲欄，望荷花池便跳。呂布慌忙抱住，泣曰：「我知你心久矣，恨不能勾共語。」貂蟬手扯呂布衣袖曰：「妾

在下坐了，洪教師曰：「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相待配軍？」柴進曰：「此人休小看他，乃是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師？」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流配軍人都來詐你鎗棒，教師來投庄上，誘些酒食錢米，林冲並不做聲。柴進曰：「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了他。」洪教師起身曰：「他敢使一套拳棒，他便是。」是真教頭，柴進笑曰：「且把酒來吃，待月上比勢，吃過五七盃，月上照見廳堂裡面，如同白日。」柴進便交庄客取出十兩銀來，與公人相煩二位，權把林教頭枷開了，但有事務都在我身上。董超薛霸見了柴進銀子，把枷開了，柴進交庄客取一

今生不能勾與君為妻，願相期於後世。布曰：「我若今生不能得勾汝為妻，非世之英雄也。」貂蟬曰：「妾度日如年，願君憐憫而救之。」布曰：「我在內庭偷空而來，恐老賊見疑，必當速去。」提戟轉身，貂蟬牽其衣曰：「君如此，只怕老賊妾身無見夫面之日期也。」布曰：「容我思村一計，與你團圓。」貂蟬曰：「妾在深閨，聞將軍之名，如轟雷灌耳，以為當世一人而已。誰想亦受他人之制，平言訖，淚如雨下，兩個偎三倚三，不忍相離。却說董卓在殿上回顧，不見呂布，心下甚疑。卓上車回府，見布馬拴於府門，問門吏，吏答曰：「溫侯入後堂去了。」卓叱退左右，逕入後堂中尋覓不見，又無貂蟬，問諸侍妾，答曰：「溫侯方纔執畫戟至此，不知何在。」卓尋入後園，見呂布倚戟和貂蟬在鳳儀亭下。卓走至跟前，大喝一聲：「布，回頭見卓。」大驚，卓奪布手中戟，呂布便走。卓趕來，布走得快，卓肥胖，趕不上。卓提戟來殺呂布，布手起一拳，打戟落

錠銀來二十五兩重，乃言二位比試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洪教頭要爭這錠銀，使個旗鼓喚做把火燒天。勢柴進曰：請林教頭較量一棒。林冲曰：大官人休笑，便橫着杖使個撥草尋蛇勢。洪教頭便使棒，蓋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那洪教頭趕入一步，提一棒又滾一棒。林冲看他步已亂了，被林冲把棒打中洪教頭撲地，倒了。柴進大喜曰：將酒來把盞，在客扶着洪教頭起來。羞顏滿面，自投庄外去了。柴進與林冲後堂飲酒，叫將財物來送教頭。林冲拜謝收了。柴進留在庄上數日，公人催促要行。柴進致席送行，寫兩封書，分付林冲曰：滄州大

於草中，卓拾起戟趕來，布已走五十步遠。卓趕出園門，一人飛奔前來，與卓胸前相撞，卓倒於地，不知性命如何。  
 王允定計誅董卓  
 原來李儒到相府門，見從人言曰：太師大怒，去尋呂布。儒慌趕入時，見呂布奔走，曰：太師殺我，儒急奔入，正撞董卓倒於地，儒急扶卓至書院中，再拜曰：儒實為社稷之計，衝倒恩相，死罪死罪。卓曰：耐耐逆賊，玩弄吾之愛姬，誓必殺之。儒曰：恩相差矣。昔日楚莊王夜宴諸侯，令愛姬勸酒，忽狂風驟起，盡滅其燭，坐上一人抱愛姬，姬手揪冠上纓，告知莊王。莊王曰：酒後也命取金盃一面，盡絕其纓，然後出燭。其會名曰：絕纓會。正不知戲愛姬者何人也。後莊王被秦兵圍住，見一大將殺入陣中，救出莊王。王見其人身帶重傷，問之答曰：臣乃蔣雄也。昔絕纓會上，蒙大王不殺之恩，故來答報。太師何不鑒絕纓之德，就此機會，以貂蟬賜

尹管營差撥二位，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着，碩教頭林冲稱謝。次日，上枷，辭了柴進，三人投滄州去。午牌時候，已到城裡，逕入州衙，下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大尹，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得回文，回東京去了。林冲送到牢城營內，發在單身房裡聽候。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對林冲說曰：此間管營差撥要入錢物，若有人情送與他時，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若是無錢，將你撒在土牢受苦。林冲曰：蒙兄指教，要犯多少與他。衆人曰：管營把五兩送他，差撥也得五兩十分好。林冲依說去取銀

呂布布感大恩，必以死報太師也。董卓方回，噴作喜曰：汝可說與呂布，吾以貂蟬賜之。儒曰：漢祖以黃金二萬，賜陳平，遂興大業。今日太師之所為，正類此也。儒謝而出，卓入後堂，喚貂蟬而問曰：汝何與呂布私通耶？貂蟬泣曰：妾將謂溫侯是太師之子，甚相敬重，誰想今日持戟入後堂，欲待行強淫污，妾逃於後園躲避。這廝提戟直趕到鳳儀亭邊，妾正欲投荷花池，被這廝抱住，正在死生之間，得太師來救了性命。董卓曰：我欲將汝賜與呂布，何如？貂蟬曰：妾身已事大貴，今欲與家奴妾寧死，不辱。遂掣壁間寶劍，欲自刎。卓慌奪劍，擁抱之曰：吾戲汝耳。貂蟬哭倒於卓懷曰：此必李儒之計也。儒與布交厚，故設此謀。卓曰：吾安肯捨汝耶？貂蟬曰：只恐太師不與妾作主。卓曰：吾寧捨命，必當保汝。貂蟬泣謝曰：但恐此處久居，必被呂布之害。卓曰：我明日與你歸郿塢，去受快樂。貂蟬曰：塢中可居否？卓曰：塢

五兩告曰差撥哥些少薄禮休  
 嫌輕微差撥受了曰你交俺送與  
 管營的和俺的都在裡面林冲曰  
 這個只是送你的另有十兩銀子  
 就煩代送與管營差撥笑曰林教  
 頭我也聞你是個好漢想是高太  
 尉陷害你久後必然發跡林冲曰  
 皆賴差撥照顧又取出柴大官人  
 的書札曰相煩將這兩封書與知  
 差撥曰既有柴大官人的書值一  
 錠金子少刻間管營來點你要打  
 你便說一路來害病我自來與你  
 支吾林冲曰多謝指教差撥把銀  
 并書去了林冲嘆曰有錢可以通  
 神化此語不差差撥將銀并書見  
 管營俗說林冲是個好漢柴大官

中有三十年糧食門外列數百萬軍兵成事則你為貴妃  
 不成事則你亦為富貴之妻也慎勿憂慮貂蟬拜謝次日  
 李儒人見曰今日良辰可將貂蟬送與呂布去卓變色曰  
 汝之妻肯與呂布麼儒曰主公不可被一嬖人所惑卓曰  
 甚煩女能惑我心貂蟬之事切勿多言則必斬李儒仰  
 天嘆曰吾等皆死於嬖人之手矣卓命左右逐出李儒收  
 拾軍馬今日便還郿塢百官俱各拜送貂蟬在車上遙見  
 呂布於稠人之中眼望車中貂蟬虛掩其面如痛哭之狀  
 卓車已去布緩轡於土崗之上望毡車而泣背後一人在  
 馬上云溫侯何故遙望而發悲耶布視之乃王允也按允  
 初那人布曰吾為公女耳允佯驚曰許多時尚不與將軍  
 布曰老賊寵幸已久允掩其面曰此禽獸之所為也布將  
 上項事一一告允允曰回到敝宅商議布隨允入城到宅  
 前下馬入于密室允置酒款待布布怒氣轉添王允曰太

有書相薦管營曰既是有書須要  
 看顧他便喚林冲相見來到廳前  
 管營曰你是新到犯人太祖舊制  
 新入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林冲  
 告曰小人在路感冒風寒未痊差  
 撥曰犯人有病乞賜怜恕管營曰  
 權且寄下差撥曰見今天王堂看  
 守的多時滿了可交林冲去替換  
 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來到天  
 王堂交替差撥曰教頭俺十分周  
 全你看這天王堂早晚只燒香掃  
 地便了你看别的囚徒沒早做到  
 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  
 撥在土牢裡求生不生求死不死  
 林冲曰謝淨照顧自此在天王堂  
 內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

師淫吾之女奪將軍之妻誠可為天下之笑端非笑太師  
 笑允與將軍耳允老廉無能之輩不足為道可憐將軍半  
 世之英雄耳布就氣倒於地上允慌急救之曰老夫語失  
 將軍息怒布曰誓殺此老賊以雪吾耻允急掩其口曰將  
 軍勿言恐累及老夫九族皆死布曰大丈夫生於天地之  
 間豈可鬱久居人之下乎允曰似將軍之才過韓信百  
 倍信尚為王將軍豈可久作溫侯耶布曰吾殺老賊奈是  
 父子之道恐若後人議論允大笑曰將軍自姓呂卓自姓  
 董擲戟之時豈有父子耶布奮然曰非司徒之良言則布  
 亦被老賊之害矣允曰將軍若輔漢室乃忠臣也青史留  
 名萬古不朽將軍若扶董卓乃反臣也史官下筆萬代罵  
 名布隨下拜曰布意已決司徒勿疑允曰但恐事又不成  
 及招大禍布拔所佩刀刺臂出血為誓允跪謝曰漢家四  
 百餘年皆出將軍之賜也天子已有密詔將軍宜懷之切

了五十日，差撥得賄賂，由他自在。有款果是好忽一日，林中偶出營前開走，聽背後有人叫曰：林教頭如何却在這里？林冲回頭看時，認得是酒保李小二。原在東京犯恩人相見分外眼明了官司，得林冲救濟，林冲曰：小二哥，你如何也在這里？小二便拜曰：自是得恩人救濟，小人投奔到滄州，投個王酒店，主人留小人做酒賣，見小人勤謹，他就把女兒招小入做女婿。如今丈夫入丈母都死了，夫妻權在營前開茶酒店，因討酒錢過來，遇見恩人，因何到此？林冲曰：我被高太尉陷害，刺配到此，今教我管天王堂，幸得又與你相會。小二也小二就請林冲到店裡坐定，喚妻

勿漏泄。臨時有計，自當相報。布慨然領諾而起，允即請議射士孫瑞、司隸校尉黃琬商議。瑞曰：方今王上有疾，新愈可遣一能言語者往郿塢，請卓議事。伏甲兵於朝門之中，引入誅之。此上策也。琬曰：何人可去？瑞曰：呂布同郡騎校尉李肅，近日好生怨卓，不與任用。今布說此人去，卓必不疑。允曰：善。請布共議。布曰：昔日布殺丁建陽，亦此人也。今若不去，吾先斬之，使人密請肅至，布曰：昔日兄說布殺丁建陽而投董卓，今卓不仁不義，上欺天子，下虐生靈，罪惡貫盈，人神共戮。汝可傳天子詔往郿塢，宣卓入朝，如見司徒有言，一齊下手，力扶漢室，共作忠臣。汝意若何？肅曰：吾亦要除老賊久矣，恨無牙爪。今天賜也。遂拆箭為誓。允曰：汝若幹事，豈愁顯官？次日，李肅引十數騎到郿塢，令人報天子有詔。卓曰：交喚入來。李肅入，再拜訖。卓曰：天子有甚詔制？肅曰：天子病体新痊，欲會文武於未央殿，待將天下

子出來拜了恩人曰：我夫妻正無親眷，今日恩人到此，便是天降，但有衣服，挈來我家替你漿洗，就管待林冲酒食，至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請自此林冲得小二家來，往不時送湯送水來營，與林冲吃。林冲見他两口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但林冲的綿衣裙褲都是小二家縫補。忽一日，兩個入進小二酒店坐下，是軍官打扮，一個走卒模樣，那一個將銀一兩與小二曰：取四瓶好酒，菓品將來煩你與我去請管管差撥來店說話。問時，你只說有人請商議事。小二到牢城裡請得二人去店，那個官人和管管差撥兩個行了禮。管管曰：素

讓與太師，故有此詔。肅知此事，飛馬而來拜賀。王上卓曰：王允如何？肅曰：王司徒已差人脩築受禪臺，士孫僕射已草交天詔，只等王上到來。卓大笑曰：吾夜得一夢，三龍鳳身，今日得此佳兆，時節不可挫失，便命大排車駕回京。肅曰：願王上垂拱萬方。肅之子孫有所賴矣。卓曰：吾若登基，汝為執金吾。肅拜謝稱臣。卓臨行，與貂蟬曰：吾昔日許汝為貴妃，今番定矣。貂蟬拜謝。卓入辭母。卓母時年九十有餘母曰：吾兒何往？卓曰：兒今去長安，順受漢禪。母親早晚為太后也。母曰：吾近日肉顫心驚，恐非吉兆。李肅曰：為萬代國之祖，母豈不預有驚報？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出郿塢上車，前遮後擁，數千軍兵，行不到二十餘里，車下忽折一輪，左右扶住，卓交牽過道，遙玉面馬來。卓整衣上馬，又行不到十餘里，玉面馬咆哮嘶喊，掣斷轡頭。卓問肅曰：車折輪馬斷，轡若何？肅曰：乃太師應受漢禪，棄舊而換新也。卓曰：



不相識敢問官人高姓那官人曰有書在此少刻自知小二排酒來相讓坐下飲了數盃那人說曰主人家我自帶有伴當盪酒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小二出門看斗老婆曰這二是精神的人不然林教頭幾不伴聲言是東京人物又聽得差撥說高太尉三個字來這人莫不與林教頭有得你且去閣後聽他說甚麼老婆入去聽個時辰出來說曰那四個交頭接耳說話只見那軍官取出一帕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手裡必是金銀只聽差撥說曰好又要結果他性命心說之間裡面叫將酒來小二急去換湯看見管營手裡擎着一封書小二換了

心腹人所見甚明次日忽然狂風驟起昏霧蔽天卓問肅曰此何祥也肅曰主公登龍位必有紅光紫霧以壯天威耳卓曰吾心腹人所見甚明卓至城外百官出迎王允黃琬楊瓚淳于瓊士孫瑞皇甫嵩皆伏道傍稱臣言天子來日大會未央殿有推戴之議卓令百官回來日平明朝下迎接呂布入賀曰大人當齋戒沐浴入城以代萬世不磨之基業卓曰吾登九五汝當總督天下兵馬布稱謝就帳前宿是夜聞十數小兒於郊外作歌風吹歌聲入帳歌曰十里草何青青十日下午猶不生歌罷聲相悲切卓喚李肅問曰童謠主何吉凶肅曰亦只是言劉氏滅董氏興之意卓曰肅之言是也次日清晨擺入城卓在車上見一道人青袍巾執一長竿上縛布一丈大書一呂字卓問肅曰此道人何意肅曰心恙之人也呼將士推之道人倒於地上肅命拖在一壁卓進內前群臣各具朝服迎謁於道李

湯又吃半個時辰還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個低頭也去了沒多時林冲走入店裡曰小二哥連日好買賣小二曰恩人請坐來得恰好心要尋你有緊要話說有詩為証

潛為奸計害林冲一線天教把信通虧殺有情賢李二暗中四護有奇功

林冲問有甚麼緊要話說小二請到裡面與林冲說曰總有個東京人到這裡請管營差撥吃了半日酒差撥說出高太尉三個字來小又心下疑又着渾家聽了一個時只見差撥說都在我兩個身上好及要結果他那兩個把一包金

肅手執寶劍扶車而行到北掖門掖門宮中小門在正軍門之傍如左在之翼兵盡當在門外獨有御車二十餘人同入董卓見王允士孫瑞手執寶劍立於殿門卓大驚問肅曰持劍是何意肅推車輪王允大呼曰反賊至此武士何在兩旁轉出百餘人持戟挺槊刺之卓裹甲不入傷臂墮車卓大呼曰呂布何在呂布從車後厲聲出曰有詔討賊一戟直透咽喉李肅割頭在手布右手提戟左手懷中取詔大呼曰奉詔討賊臣董卓餘皆不問內外將吏皆呼萬歲拜伏於地卓此時五十四歲漢獻帝初平三年歲在壬申四月二十二日史官有詩歎曰

董卓遷都漢帝憂生靈滾三喪荒墟犬銜骸骨筋猶動鴉啄骷髏血尚流郡鳩追魂憑李肅官門取命有過灰奸雄已死文示下直到于今罵不休

又詩曰

銀與管營差撥收訖各自散了林冲曰那人生得甚麼模樣小二曰五短身材白面此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糖面皮林冲驚曰這三十歲的正是陸虞候那賊也敢來這里來害我若撞着我交他骨肉為泥林冲街上買了一把解腕尖刀前街後巷一地里去尋小二夫妻嚇出冷汗次日林冲又去滄州城裡城外尋了一日都沒動靜林冲又來對小二曰今日又無事小二曰恩人只是仔細林冲自回天王堂去了三五日間管營交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曰你來這里許多時柴大官面皮不魯擡擡得你東門十五里有庄大

軍草場每月但是納草料的有常例錢取今是一個老軍看管你去替那老軍來守天王堂林冲應了暗來與小二說今日管營撥我去大軍草場管事是如何小二曰恩人休要疑心保得沒事便好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待過幾時來看恩人小二就安排酒請林冲吃了相別而去林冲投草場來正是嚴冬天氣朔風漸起紛下一天大雪林冲和差撥早來到草場外看時有些黃土牆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廩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只見那老軍正在裡面向火差撥曰管營差這個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

董卓欺君自古無。豈知天意有榮枯。宮門拋透方天戟。萬姓歌懽滿道塗。

宋康節先生有詩歎曰。

董卓無端擅大權。焚燒宮闕發陵原。兩朝帝主遭磨障。四海生靈盡倒懸。方斬亂臣憑呂布。舌誅逆賊是貂蟬。世間造惡終須報。上有無窮不老天。

呂布曰令董卓欺君者皆李儒也誰可擒之李肅應聲而出朝門外發喊報道李儒家奴已自綁縛送來王允曰卓賊家屬盡在郿塢誰去誅殺呂布曰某願往允教皇甫嵩李肅同呂布分投前去布領精兵五萬飛奔郿塢來當初董卓有四員心腹猛將李傕郭汜張濟樊稠三千飛熊軍把守郿塢按月內大俸大祿當時聽知董卓已死呂布領大軍來四箇荒奔郿塢投西涼州去了呂布到郿塢先取了貂蟬送回長安皇甫嵩曰內有八百良家子女盡驅作

一處其餘但是董卓家屬不分老幼盡皆誅斬卓母年九十餘慌出告曰乞饒我一命言猶未了頭已落地宗派被誅者一千五百餘人收得塢內所藏黃金三三萬斤銀八九萬斤錦繡羅綺珠翠玩好堆積如山倉中米糧八百萬石允令一半納庫一半犒賞軍士殺董卓之時日月清淨微風不動號令卓屍於通衢卓極肥胖看屍軍士以炷置卓臍中以為燈光明照達旦膏流滿地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快心快意至于粉碎將李儒綁在布上令百姓過者爭啖其肉城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懽歌舞蹈道男女皆著畫賣衣裝置酒肉相慶曰我等今番夜卧方可貼床席也卓弟旻兄子璜等皆懸四足於城市但是卓門下阿附者皆下獄死王允會大臣作太宴於都堂忽人報曰有一人身伏卓屍而哭允大怒曰長安士庶皆相慶賀是何人敢如此也速喚武士與吾擒來須臾推至筵前滿座公卿無不

老軍拿得鑰匙引着林冲分付曰

倉廩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自有數目你若買酒吃時拿這個大葫蘆出草場裏去五里便有市井老軍和差撥回營裡來却說林冲安行李了看那四下裡都崩壞了林冲曰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喚泥水匠來修理在土坑邊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繞老軍說五里路外有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出來信步投東不上半里路看見一所古廟林冲拜倒願神明庇祐改日來燒紙却又行一里見一簇庄家林冲逕到店裡店家曰客人那里來林冲曰你認

驚駭畢竟是誰

李催郭汜寇長安 第十八回

武士擁至眾視之乃侍中蔡邕也允勃然叱之曰董皇國之大賊幾亡漢室汝為漢臣世受重恩不思協力同心而誅反賊反傷悼乎豈伏罪曰邕雖不智猶識大義古今安危耳所厭聞豈敢背國而回卓也狂瞽之詞謬出於口身雖不忠願與首刎足繼成漢史滿座公卿皆借蔡邕之才盛力救之太傅馬日磾密謂允曰伯皆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漢史為一代大典且邕忠孝素著若以微罪殺之無乃失士之望乎王允曰不然昔漢武不殺司馬遷後使作史致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勿主左右既無益於聖德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無言而退謂眾官曰王公所為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允遂將邕

得這個葫蘆店主曰這是草場老

軍的既是大哥來此請坐先待一席以作接鋒之禮林冲吃了一回又買牛肉一葫蘆酒把花鎗挑了便回到晚奔到草場看時只叫苦原來天理昭然祐護忠臣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放下花鎗撇開破壁八去摸時火種都是雪水浸滅了去床上掣一條絮被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起去那古廟裡坐到天明却做理會把被捲了挑着酒葫蘆并肉來到廟裡把門掩上並無隣舍又無廟祝林冲把鎗和酒放在殿上把絮被蓋了掣葫蘆冷酒來吃只聽得外面燂

下獄中益死當時士大夫聞邕死識與不識盡皆流涕

哭卓屍固自不是殺之非其罪雖然士大夫亦當擇王而事焉靜軒先生有詩歎曰

董卓專權肆不仁侍中何自竟亡身當時諸賢隆中卧安肯偷生事亂臣

且說李催郭汜張濟樊稠共逃居陝州使人往長安上表告赦王允曰卓之過惡皆此四賊以助之可大赦天下

獨不赦這一枝軍馬人回報催催曰求救不得各自逃生軍中謀士賈詡曰諸君若奔軍軍行則一亭長能縛君耳

不若起陝西軍士殺人長安為董大帥報讐事濟奉國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勝走亦未遲催等曰然遂流言於西涼

州曰王允皆欲洗淨此方之人人皆信從不及半月聚眾十餘萬軍分作四路殺奔長安來路逢卓女婿中郎將牛輔引兵五千欲去與文人報仇李催先使牛輔為前驅四

焯地爆响林冲起来看時見草場裡火起便拿鎗開門聽得前面有人說話來林冲伏在廟裡听時是三個人脚步响直奔廟裡來推門却被林冲靠住了三人立在廟簷下看火一個說這計好麼一個應曰端的虧管管差撥用心一個說四下草堆上放起火來却走那里去便逃得性命時燒了草場也該死罪林冲聽那人正是陸謙富安和差撥林冲暗想天可伶我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燒死了輕輕開扇門挺花鎗喝聲滾賊那里去三人大驚被林冲一鎗先截倒差撥陸謙叫聲饒命富安已走被林冲趕上後心只一鎗刺死陸謙

踏一齊進發王允聽知涼州兵來請呂布商議布云司徒放心量此鼠輩何足慮也遂引李肅出迎肅曰其願當先討賊呂布令提兵前進正與牛輔相戰輔敗走肅離一陣當夜二更牛輔來劫李肅寨肅軍亂竄走三十餘里折軍大半來見呂布布大怒曰汝敢挫吾銳氣立斬李肅懸頭軍門肅已死三軍畏呂布法度皆有變心布自負剛勇鞭撻士卒軍心已離次日呂布進兵牛輔來迎量輔如何敵得呂布遂大敗而走是夜牛輔喚心腹人胡赤兒商議輔曰我素知呂布驍勇必不能敵不如暗藏金珠與親隨三五人棄了敗軍自去胡赤兒應允是夜輔與赤兒隨行三人各帶金珠弃營而逃將渡一河赤兒欲謀金珠殺死牛輔將頭來獻呂布布問情由從人出首胡赤兒謀殺牛輔奪其金寶布怒將赤兒等盡誅了遂引軍前進正迎李催軍馬兩陣元處呂布觀李催等如無物挺戟躍馬直衝過

要走被林冲匹胸擒畜在地踏在胸脯取出尖刀在陸謙臉上割着喝曰滾賊我自來和你無冤仇你如何這等害我陸謙曰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待不來林冲罵曰奸賊我和你自幼相好今日也來害我還說不干你事且吃我一刀把陸謙心窩裡一刀取出心肝差撥正扒起來要走被林冲按住一刀把頭割下把陸謙富安頭都割下來將三個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裡擺在供桌上再將葫蘆裡冷酒吃了提鎗便出廟門投東去不到三里只見近村人家都來救火林冲曰你們快去救火我去報官府得知脫身便去

來催部下將士如何敵當催軍大亂退走五千餘里催守住山口請郭汜樊稠張濟商議催曰呂布勇猛誰不可當却無智謀不足為慮我引軍守住谷口每日誘他廝殺郭汜可領兵抄去布後日夜攻擊效彭越燒楚之法鳴金進兵搥鼓退兵使布兩上不能相顧張濟樊稠却分兵兩路逕取長安呂布首尾救應不迭必然大敗眾用其計郭說呂布勒兵到山下李催引兵搥戰布忿怒衝殺過去催退走上山矢石如雨布軍不能進陣後郭汜軍殺來布急回搥聲大震汜軍已退鐘聲響處布將謂收軍自來和李催廝殺郭汜從背後大刀濶斧殺來及至呂布回軍迎敵汜又搥鼓收軍去了或日或夜或早或晚郭汜在背後惱亂前面李催不時搥戰呂布欲戰不得長安城中飛報呂布張濟樊稠兩路軍殺來城下無人可敵布急領兵回背後李催郭汜殺來布軍多有投順李郭者因此呂布失勢比

凜凜。炭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須臾。四野雞。分路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連玉乾坤。望中隱。接崑崙。崑崙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門。

林冲走到二更。離草場已遠。見前面疎林裡。草屋破壁。縫裡透出火光。林冲投草屋來。推開門。見中間坐着一個老庄家。周圍坐着四五個小庄客。向火林冲向前叫曰。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湿了衣裳。借火烘一烘。庄客曰。你自烘便了。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裏乾見火邊煨着一壺酒。林冲曰。小人有此碎銀。望煩賣些酒我吃。老庄客曰。我們每夜輪

及到長安城下。四下軍兵雲屯霧集。圍定城池。晝夜攻打。呂布但引軍衝出。一聲喊起。都往李傕軍中投拜。布心甚憂。圍及十日。董卓舊部曲李蒙王方在城中守把。獻了城門。四路軍馬一齊湧入。呂布左衝右突。擋攔不住。引數百騎。駐馬青瑣門外。布呼王允曰。賊兵勢大。急切難敵。請司徒上馬。同出關去。別圖良策。允曰。若蒙社稷之靈。得安國家者。甚之願也。若不獲已。則奉身以死。朝廷亦主待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為也。努力。謝。諸君以國家為念。布勸王允允死不肯去。但見各門火燭竟天。呂布弃却妻小。引百餘騎飛走出關。投奔袁術去了。李傕郭汜縱兵大掠。放火殺人。淫人妻女。無所不為。太常種輯引家奴數十。與賊死戰。被賊亂箭射死於南掖宮門。太僕周燾大鴻臚周奐。城門校尉崔烈。越騎校尉王順。皆死於國難。賊兵圍繞內庭。至急。近侍請天子上宣平門止亂。李傕等望見黃蓋

流着菜園。自吃不勾。那得賣与你。林冲曰。沒奈何。賣些罷。衆庄客曰。好意與你烘衣服。不去時。將來吊在這裡。林冲怒曰。這廝無理。把鎗挑起火柴頭。望老庄客臉上。鬚鬚燒着。衆庄客都跳起來。被林冲把鎗桿亂打一頓。都走了。林冲曰。待把酒吃。及拖鎗出門。走一里路。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湖邊倒了。當下衆庄客引二十餘人。拖鎗拽棒。趕來。只見林冲倒在雪地裡。衆庄客向前。御縛解送庄院來。五更時分。把林冲解到那個去處。且聽下回分解。

與軍士同呼萬歲。獻帝倚樓而問曰。卿不候奏請。輒入長安。欲何為乎。李傕郭汜仰面奏曰。董卓師乃陛下社稷之臣。王允設謀而殺之。臣等特來報仇。非敢作反。但見王允臣便退兵。王允在帝前問曰。奏曰。臣本為社稷之計。事已至此。陛下不可惜臣。以廢國家。臣請下見一賊。以舒國難。帝徘徊不忍。允自宣平門樓上。跳下樓去。允大呼曰。王允在此。李傕拔劍近前。叱曰。董卓師有何罪。惡。你設謀殺之。允曰。董卓之惡。彌天。且地不言。勝言。受。誅之日。長安士民皆相慶賀。豈得無罪乎。郭汜大怒曰。太師有罪。我等有何過。恁不蒙赦宥。二賊手起。把王允殺於樓下。史官有詩贊曰。

王允運機籌。賊臣董卓休。心懷安國恨。眉鎖廟堂愁。英氣連霄漢。忠心貫斗牛。至今魂與魄。猶繞鳳凰樓。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第十四回

後賢有詩一首。嘆王允說貂蟬謀誅董卓。

天丁震怒掀翻銀海散亂珠箔  
出出奇花飛滾一平填了山中  
丘壑皓虎顛狂素麟獨獺製斷  
那珠索玉龍酣戰鱗甲滿天飄  
落誰念萬里關山征夫儘立獅  
帶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搖劍戟  
殺氣橫戎幕魏虎豪雄偏裨  
勇共與談兵畧須擽一醉看取  
碧空廖廓

却說林冲只因天降大雪降此見  
送了性命醉倒在雪裡被衆庄客  
向前綁縛解送庄院來庄童出曰  
大官人未起衆人把林冲吊在門  
窓下及天曉冲大嗽甚人吊我在  
這里那被燒的庄家交衆庄客

頑打寺大官人起來林冲被打掉  
扎不得只見一個官人出來問你  
等衆人打甚麼人衆庄客答曰昨  
夜捉得一個賊那官人向前看時  
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庄客親自  
解下林冲看時却是柴進便叫大  
官人救我柴進邀到裡面坐下問  
曰教頭因何到此林冲把燒草料  
場之事說了一遍柴進曰兄長如  
此命塞這裡是小的東庄且住  
幾時再作商量交取衣裳與林冲  
換了安排酒食管待自此林冲只  
在庄上住了六七日滄州牢城營  
裡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  
候三人放火燒草料場州官大驚  
隨即押了公文仰緝捕人員出三

養育人才扶至治食人衣祿報人恩漢朝累世簪纓  
不及貂蟬一嬪人

王允被害宗族數十人皆被斬於市城中老幼但知者無  
不下淚按李催既殺王允暴其尸於市無人敢收有故吏趨戰奔官收而葬之李催郭汜尋  
思到這裡不殺天子奪取漢朝更待何時二賊仗劍殺入  
內來未知漢天子性命如何

李催郭汜殺樊稠 第十九回

李催郭汜二賊欲殺獻帝張濟樊稠諫曰不可今日若便  
殺之恐衆諸侯不服且留爲王侯衆諸侯入關先去其手  
足殺之未遲天下自然屬我等也李郭然其說按兵不動  
縱容軍士在城中擄掠帝在樓上與李郭曰王允已伏其  
誅軍馬如何不退李郭曰雖已報仇未蒙恩赦帝隨即降  
大赦軍又不退帝又問李郭李郭曰臣等力扶朝廷未蒙  
賜爵帝曰任卿所欲朕當封之李催寫名入奏勒要如此

官品帝即從之封李催爲車騎將軍池陽侯領司隸校尉  
假節節者即借天子旌節黃鉞任其行事也郭汜爲  
後將軍美陽侯亦假節鉞同秉朝政樊稠爲右將軍萬年  
侯張濟爲驃騎將軍平陽侯領兵屯弘農弘農今河南府陝州其餘  
李蒙王方等各爲校尉然後方謝恩始領兵出城禁住劫  
掠李郭等追尋董卓屍首但獲得些小皮骨用香木雕成  
董卓形體大設祭祀修陳功德用王者衣冠棺槨富盛不  
可盡言選良辰吉日遷葬郿塢臨葬之夜天降大雷雨平  
地水深數尺霹靂震開卓墓提出棺外皮肉皆爲粉碎李  
催候晴再葬是後又復如是三葬皆廢豈無天地神明乎  
李郭既掌大權殘虐百姓史官有詩歎曰  
珪讓誅夷卓又猶諸侯還以卓爲名九州鼎沸言誅卓  
卓死何曾肯罷兵  
二賊分布心腹人侍帝左右看其動靜如有不順者即斬

千貫錢捉拿心犯林冲。換捕甚緊。林冲聽得對柴進說。如今官司追捕甚緊。倘或尋到庄上。累了我。人不便。既蒙仗義疎財。求借些以盤纏。投奔他方。異日當效犬馬之報。柴進曰。小弟有個去處。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有詩為証。

東傑蹉跎運未通行。藏隨處被牢籠。不因柴進脩書存為詩。馳名水滸中。

林冲曰。大官人指教何處。柴進曰。是山東濟州管下有一水鄉。名果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有三個好漢。在那里扎寨。為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喚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喚

做雲裡金剛宋萬。聚下七八百。囉。我今脩一封書。與兄長去投夥。林冲曰。如此最好。柴進曰。只是滄州差兩個軍官。把住路口。兄長必從那里經過。難以脫身。我生一計。送兄長過去。就交庄客備了三十疋馬。帶了弓箭鷹犬獵狗。一行。就把林冲雜在裡面。都無關碍。把關軍官。看見是柴進。起身曰。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曰。二位緣何在此。軍官曰。滄州太尹行文。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後放出。柴進曰。我這夥人。內中決不帶林冲。軍官曰。大官人是識法度的。怎肯帶他。柴進辭別上馬。

之。獻帝此時度日如年。朝廷官員。並由李郭陞降。當時李郭宣朱雋入朝。封為大僕。同領朝政。一日。人報自西一路軍馬。鎗刀如雪。霜旗。旛如錦繡。兵約有十餘萬。飛奔長安而來。李郭令人探知。乃是西涼州太守伏波馬將軍援之。後。姓馬名騰。字壽成。并州刺史韓遂。二將領軍來誅李郭。密使人暗地入長安。來與侍中馬宇。諫議大夫种邵。左中郎將劉範。三人約為內應。共謀李郭。三人密奏獻帝。封馬騰為征西將軍。勅併力討賊。却說李郭。郭汜張濟。樊稠。一同商議。未有良策。謀士賈翊曰。馬韓二軍。遠來利在速戰。若深溝高壘而拒之。彼兵不過百日。糧食盡絕。自然遁去。却引兵從後追之。二將可擒矣。李蒙王方出曰。此非好計。願借精兵萬人。立斬馬騰韓遂之頭。獻於麾下。賈翊曰。若戰必敗。李蒙王方曰。若吾二人敗。愿獻六陽魁首。賈翊曰。汝若戰勝而回。吾却輸首級與你。各納下軍令狀。翊曰。長

安西二百里。蓋屋。今西安府。山險路峻。可以屯兵。張樊兩將軍。堅壁守之。李蒙王方。於此隘口。引兵迎敵。長安城中。撥軍馬錢糧。應付。李郭大喜。點起一萬五千人。馬與李蒙王方。二人忻喜而去。離長安二百里。札住大寨。西涼州兵到。兩個引軍出迎。西涼軍馬。攔路攔陣。勢。馬騰韓遂。聯轡而出。李蒙王方。在門旗下。大罵。馬騰曰。反國之賊。誰去擒之。言未絕。一將在陣中飛出。這箇少年將軍。面如琢玉。眼若流星。虎體狼腰。扶風茂陵人也。馬騰長子。名超。字孟起。時年一十七歲。手持長鎗。身坐駿馬。跑出陣前。王方欺馬超年幼。橫刀躍馬。逕來迎敵。兩般軍器。起處。戰不數合。一鎗刺王方於馬下。超勒馬回陣。李蒙見。搦死王方。一騎馬。從馬超背後趕來。時超已自知道。故意。俄延。放他一鎗。搦入來。馬超一頭閃在一邊。蒙搦個空。馬奔入來。兩鞍相並。早挾過去了。初。李蒙見王方被搦死。蒙

出關去了，行得十四五里，柴進叫林冲換了衣服，繫了腰刀，背起包裹，辭別去了。柴進人馬自去打獵。林冲行了十數日，看天色望見海州一個酒店，林冲入店坐下，叫酒保打酒來，酒保鋪下食物，林冲吃了三四碗，問酒保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曰：此去只有數里，却是水路，若要去時，須用船去。林冲曰：你可與我覓隻船兒，酒保曰：這般大雪，天色又晚，那里尋船？林冲想起在京師做教頭，禁軍中每日遊罷吃酒，誰想今日到這里，受此寂寞，問酒保借筆硯來，在粉壁上寫四句七言詩云：

仗義林冲最朴忠，馳名慷慨聚兵已遠。後軍不曾隄防，張濟樊稠二枝生力軍趕來，西涼州軍馬大敗。馬超在後死戰，張濟不敢去追，馬騰樊稠盡力追赶，韓遂看看赶上，相近陳倉。邑名今鳳翔府寶雞縣遂勒馬回迎樊稠，而言曰：故鄉之人何如此無情？樊稠勒住馬，言曰：上命不可違也。韓遂曰：天地反戾，未可知也。吾此來為國家也，吾與汝同州之人，今雖小失，後圖大會，萬一有不如意時，還可相見乎？樊稠回心，拍馬向前，與韓遂耳語而別。樊稠收兵回寨，馬騰韓遂自回西涼州去了。李催兄之子李別恨樊稠與韓遂耳語，回報其叔曰：樊稠追韓遂至陳倉，被韓遂叫聲鄉人，稠即立馬與遂共語，不知說甚，但見意愛甚密，李催大怒，便欲興兵計稠。賈翊曰：目今人心未寧，煩動刀兵，深為不便，但設一宴，請張濟樊稠言功，就席間擒而斬之。李催深喜，便遣人請張濟樊稠二將欣然赴宴，飲酒將半，李催曰：韓遂有書來言樊稠欲造反，何不就

英雄身世今如浮萍梗，他年得志鎮山東。

林冲題罷，撇下筆，再取酒來，正飲間，只見一漢子從裡面走出來，把林冲劈腰揪住，叫說：好大膽，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見令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捉你。林冲曰：我姓張，那漢子笑曰：見今壁上寫下名字，臉上又着金印，如何賴得過？林冲曰：你真個要拿我？漢子笑曰：我拿你做甚麼？你跟我進裡面說話。林冲跟到水亭上，點起燈來坐下。那漢問曰：我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那裡是強人山寨，你去做甚麼？林冲曰：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緊急，無處安身，特投山寨入夥。

見超回陣，從後趕來。馬騰大呼有人暗算吾兒，聲猶未絕。李蒙早被馬超生擒在腕下，軍士無主，望風奔逃。馬韓二軍殺散，軍士將李蒙斬首，此是馬超第一場，斬殺史官有詩贊曰：

威鎮西涼立大功，渭橋六戰最英雄。鋼鎗舉處王方死，手到之時挾李蒙。

西涼州得勝雄兵，直逼隘口下寨。李郭聽知，王方李蒙皆被馬超殺了。方信賈翊有先見之明，重用其計，只理會緊守關隘，從他搦戰，全然不出。果然西涼州軍未及兩月，糧草俱乏。商議回軍，長安城中馬宇家僮告變，言宇外連馬騰韓遂，欲謀內應。外合李郭大怒，盡收劉範馬宇种邵三家老少良賤，盡斬於市，把三顆首級直來馬韓寨前號令。馬韓商議，糧盡軍荒，內應已泄，不如早回。一面退軍，李催郭汜令張濟一軍趕馬騰樊稠一軍趕韓遂，分兵起身。前



那漢曰必有人薦林冲曰滄州橫海郡故友柴大官荐舉那漢曰柴大官與山寨大王交厚常有書信往來原來王倫當初與杜遷投奔柴進庄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送盤纏銀兩因此有恩林冲聽了拜曰願求大名那漢答禮曰小人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江湖上但叫小弟改旱地葱在此開店為名專揆往來客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報知孤單客人放他過去有財帛的輕則藥酒麻翻重則登時結果見兄長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我曾聞人說兄長豪傑不期今日得會林冲曰如何能勾船來渡

此槍之稠大驚失色口未及言刀斧手擁出斬頭於案下張濟俯伏於地李催扶起而言曰樊稠欲圖害吾故先下手君乃吾心腹之人何驚懼耶遂將樊稠軍撥與張濟管領盡權而別後人有詩嘆曰龍爭虎鬥其時休朝若賞朋暮寇仇遍互相吞何日了天教李催殺樊稠張濟回弘農去了李催用賈翊為尚書僕射按翊字文和武成始城人魏臣李郭自戰退西涼州軍馬諸侯莫敢與兵賈翊累微有生意獻帝方始稍安青州黃巾又起聚眾百萬頭目不等將兗州牧劉表殺訖劫掠良民太僕朱雋保舉一人可破群賊李催郭汜問於雋曰衝要之地非當世英雄莫能據也今黃巾鼎沸誰可安之雋言出此人教天下不屬炎漢此人是誰

曹操與兵報父仇

過去朱貴曰兄長放心暫宿一夜五更却來請兩個各自去歇息了五更時分朱貴叫林冲起來再飲三五盃酒取出一枝射虎响箭觀着對港射去少刻只見蘆葦泊裡三五個婆羅搖着一隻快船過來逕到水亭下朱貴引了林冲下船婆羅把船搖開望金沙灘來林冲看時見那里梁山泊果然是個陷人去處但見

山排銀漢水接遙天亂蘆攢萬萬隊刀鎗怪樹列千層劍戟濠邊鹿角俱將骸骨攢成寨內碗歌盡是骷髏做就刺下人皮蒙戰鼓截來頭髮做韁繩阻當官軍有無限新頭巷陌遮攔盜

朱雋曰要破山東群賊必須得曹孟德方可李催道今在何處雋曰自揚州募兵漢陽破賊攻于壽于武陽于壽人擊匈奴於內黃皆獲全勝見領兵於東郡權攝州事可差人就令曹孟德領兗州牧破山東群寇可尅日而定矣李催大喜星夜差人賞賞賜命東郡太守曹操與濟北相鮑信同擊賊於壽春鮑信殺入重地被賊所害屍首不知何處操追殺賊兵直到濟北降者數萬操因得賊作前驅馬到處無不賓服不到百餘日操招安到降兵二十餘萬男女百萬餘口收到精銳者號為青州兵其餘百姓盡皆屯田曹操自此威權日重四方之士歸順者多此是初平三年冬十二月也捷書報到長安李催加曹操為鎮東將軍操表稱謝操在兗州招賢納士有叔侄二人來投操乃潁川潁陰人也其叔乃濟南相荀昆之子姓荀名彧

賊是許多統匪林密鵝卵石疊登如山苦竹鎗森似雨斷金亭上愁雲起聚義廳前殺氣生當時小麥羅把船搖到岸邊朱貴同林中上岸嘍囉背了包果兩個上山寒來林冲看岸兩邊都是合抱大樹半山一座新金亭子再轉上來見座大閣前擺着鎗刀弓弩四邊都是擗木砲石兩邊擺着隊伍旗號又過兩座關隘方纔到寨門口看見四面高山天設金湯團團圍定中間一片平地方可三五百丈靠着山口纔是正門兩邊都是耳房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坐着白衣秀士王倫下手坐着杜遷右邊坐着宋萬朱

宇文若人稱王佐之才時稱于九歲舊從袁紹見紹非成大事之人因此投曹操操一見遂與談論兵書戰策當世急務操大喜曰吾之子房也以或為行軍司馬其姪乃漢末海內名士何進曾拜為黃門侍郎見董卓專權弃官歸鄉後與叔同事曹操以為行軍教授曹操得此二人朝夕講論不輟荀彧勸操納士招賢卑禮厚幣四方求之或曰其間劉岱有一賢士勝其十倍位亡今日不知何在此人乃東郡東阿人也身長八尺三寸美鬚髯眉清目秀姓程名昱字仲德操曰吾亦聞名久矣遂遣人於鄉中問果然得消息於山中讀書操以安車拜請程昱來見操大喜昱謂荀彧曰其乃孤陋寡聞之士何錯薦於明公公之鄉中有一大賢何不請來以助明公平彧問是誰昱曰潁川陽翟人也姓郭名嘉字奉孝彧猛然省曰吾失計弄也遂啟操徵聘郭嘉嘉到兗州共論天下之事操曰使吾

肯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又被火燒大軍草料場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今有書來舉荐入夥林冲取書述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取酒來把了三巡王倫動問柴大官人下猛然尋思我是秀才因烏氣合着杜遷宋萬聚集許多人馬我又沒十分本事如今添了這個人他是禁軍教頭倘若識破我不便不若推却事故發付下山便了一面安排酒食王倫叫嘍囉托出拾兩白銀兩匹紵絲王倫曰柴大官人舉薦教頭來散寨爭奈小寨粮少人力寡

成大事者必此人也嘉亦對人曰此真吾主也郭嘉馬光武嫡派子孫淮南成德人也智謀兼全文武足備十二歲與母報讐早殺讐人頭拜于墓前二十餘歲在揚州席上砍殺剛強鄭寶名聞淮海姓劉名晔字子陽操一見大喜晔薦出二人一個是山陽昌邑人也姓蒯名名寵字伯寧一個是武城人也姓呂名虔字子恪曹操亦素知這二人名譽就以為軍中從事蒯名寵呂虔共薦一人乃陳留陳丘人也舊依劉表見表不明隱於魯陽姓毛名玠字孝先曹操以為從事有一將引軍數百人來投曹操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操見其人弓馬熟閑武藝出眾命為點軍司馬操每日稱于禁之能夏侯惇引一大將來參見禮畢操阻諸官皆大驚其人形貌魁梧身材雄偉操問之惇曰此人乃陳留人也姓典名暉舊眼張邈音與帳下人不和手殺十數人而逃竄於山中惇出射獵見一大漢提

薄、恐悞足下、畧奉薄禮、別尋大寨、切勿見怪、林冲曰、小人千里而來、憑柴大官人面皮、徑投大寨、望賜收錄、王倫曰、我這裡是小去處、如何安得你、休怪、休怪、朱貴諫曰、山寨根少、近村遠鎮、可以借這位是柴大官人舉薦、如何不受、杜遷宋萬都勸曰、柴大官面上、可以容他、不見我們背義、王倫曰、他在滄州雖犯大罪、却不知心腹、何如、要有投名狀來、後可准信、林冲曰、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曰、教頭錯了、但是好漢、入夥、須要下山去殺個人、把頭獻納、他便無疑、這箇謂之投名狀、林冲曰、這事不難、下山去尋、只怕沒人過、王倫曰、限你三日、有

虎過澗、卽血韋也、收留軍中久矣、今見王公、誇逞將才、某故獻上、操曰、吾觀此人、一表非俗、必有智力、惇曰、幼年與友人劉氏、報讐、殺李永全家、提頭直出關、而數百人皆不敢近視、今所使軍器、兩枝鐵戟、重八千斤、臂上挾之、飛馬刺人、如同無物、操不信、惇令韋使之、挾戟、驟馬上下如飛、操愕然曰、真天神也、吾若早知、豈肯沉溺乎、帳下一面大旗、上下使絨繩牽之、中有大漢、挾執旗桿、時值大風、旗軍欲倒、血韋向前、喝退眾軍、一手執定旗桿、立於風中、操曰、此古之惡來也、惡來紂王時人極有氣力、操以典韋比之遂命為帳前都尉、解身上細白錦襖、駿馬雕鞍、以賜之、因此曹操勢大、威鎮于山東、又有謀臣、武有猛將、翼衛左右、共圖進取、謀士有荀彧、荀攸、程昱、郭嘉、文武兼全、有劉曄、毛玠、滿寵、呂虔、樂進、李典、武將有夏侯惇、夏侯淵、曹仁、于禁、典韋、多有部下之人、不及一一書、自有青州精兵二十萬、管領一應錢糧、舊

投名狀來、容你入夥、若三日沒時、休怪、林冲應承了、有詩為記、

愁懷鬱鬱苦難開、可恨王倫忒弄乖、明日早尋山路上、不知那箇送頭來、

當晚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次早起來、吃飯、提了朴刀、叫喽囉領路下山、等候一日、並無入過、林冲悶、回寨、次日早起、和喽囉下山、投山南路去、等到午時、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夥而過、林冲不敢動手、讓牠過了、等到天晚、並無一人過、林冲對喽囉曰、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客過、何如、是好、我本和哥、東山路上、等候當晚

有一人、乃河南中牟人也、姓名喚作伯達、曹操既領天軍屯鄆州、營寨所掌、書皆完備、乃遣泰山太守應劭、往

瑯琊郡、瑯琊今益都路沂州本漢瑯琊郡國地也取父曹嵩

高自陳留避難、隱居於此、郡與弟曹德一家老小四十餘人、帶從者百餘人、車乘百餘輛、驢騾馬匹極多、逕望兖州

而來、道經過徐州界、太守陶謙字恭祖、丹陽人也、平生溫

厚、純篤、人皆敬之、謙知曹操勢大、意欲結識、正無其由、聽

知操父經過、遂出境迎接、再拜致敬、如父事之、大設筵會、

在了兩日、謙差都尉張闔、將部兵五百護送、曹高老小前

去、闔隨車仗、謙送出廓、自回、高前行到華費、音間、華費、古屬東海郡、今沂州是也時夏末秋分、大雨驟至、望華費間、投一古寺、

宿歇、寺僧三五人、邀於方丈、安頓宅眷、張闔軍馬、屯於兩

廊、雨濕衣裝、軍士皆怨張闔、喚手下頭目、於靜處商議曰、

我本是黃巾餘黨、如今依傍陶謙處、無採取錢物、你們見

上山王倫曰：若明日再無不必相見。林冲回房嘆曰：不想如此命蹇。一連二日，取不得投名狀。天明起，來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和糜羅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林冲曰：今日取不得投名狀，只待去別處安身。兩個來到林裡寺，候時遇殘雪初晴，日色大明，望見一人來林冲看時，見那人在山坡下把朴刀磨。他趕去，那漢子見了，轉身便走了。林冲曰：你看我命苦麼？寺了三日，得一個人來，又被他走了。小校曰：雖然不殺得人，這一担財帛，可以抵當。林冲曰：你挑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只見山坡下轉出個大漢，挺着朴刀，大叫如雷：道是賊。

押着軍乘富貴不難。今夜三更，只推賊來到，把曹嵩一家殺了。取了許多錢物，同往山中落草。却不是好。眾皆應允。走夜風，用未息。曹嵩在方丈中，忽聞四壁喊殺，大舉曹德提劍出看，就被刺死於法堂。曹嵩引一妾奔入方丈後，欲過牆走。妾肥胖不能出，高與妾躲於廁中。被亂軍所殺。應初引數十人出寺去投表。紹張闔殺盡曹嵩全家，取了財物，放火烧寺，與五百人逃奔淮南去了。應初部下有逃命何軍士飛報，操聽知全家被殺，遂哭倒於地。靜軒先生有詩斷之曰：

曹操奸雄世所誇，曾將呂氏殺全家。如今闔戶逢人殺，天理循環報不差。

夏侯惇等救起曰：此是陶謙縱令軍士如此，可令人問罪。曹操切齒曰：殺父之仇，極天際地，如何不報。吾起大軍，盡赴徐州，所轄之地草木不留。吾之願也。荀彧程昱領軍。

將俺行李那里去，趕將來且聽下回分解。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梁城楊志賣刀第十一回

天罡地煞下凡塵，托化生身各有因。落草固緣屠國士，賣刀豈可殺平人。東京已降天蓬帥，北地生成黑殺神。豹子頭逢青面獸，同歸水滸亂乾坤。

那漢子身長七尺五寸，面皮上搭青記，腮邊微露赤鬚。提刀趕來林冲那裡，蒼鷹挺刀來開，但見：

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冰。岸畔湧兩條殺氣，一上一下似雲中龍。開水中龍，一來如若下虎。開林中虎，一個

馬三萬人守郵。城范縣東阿三縣。郵城屬地秦屬東郡漢為濟陰郵城縣今郡按東郡今東昌府東阿本齊之阿邑桓公與魯會阿而

淵于禁典章為先鋒，操令但得城池盡皆殺戮，以雪父讐。時陳宮為東郡從事，與陶謙最好。知曹操起兵報讐，盡殺百姓，慌忙星夜前來見曹操，想舊日之恩，請入帳中，亦不賜坐。宮曰：今聞明公盡起大兵下徐州，報尊父之仇，所到盡殺百姓，某因此特來進言。陶謙乃仁人君子，非剛強好利之輩，中間必有緣故。且州縣之民皆大漢百姓，與明公有何讐怨，殺之不祥。望三思然後行之。幸甚。操大怒曰：汝昔時棄我而去，今有何面目相見。陶謙殺吾一家，誓當摘膽剜心，以祭之。汝與陶謙有舊，何敢阻我軍心。宮默然而去，曰：吾亦無面目為漢之官也。馳馬來投陳留太守張邈，邈待宮為上賓。且說操大軍所到之處，鷄犬不留。山林

是擎天白玉柱。一個是駕海紫金梁。架隔遮欄却似馬。趁趁盤旋點點。如教德遇秦瓊。開來半晌沒輸贏。戰到數番無勝敗。果然巧筆盡。雞成便是鬼神。漁膽落。

林冲與那漢開有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只見山高處。叫曰兩個好漢。不要開了。兩個收住刀看時。却是王倫和杜遷宋萬。走下山來說。兩位好漢。端的好两口朴刀。這個是俺的兄弟。豹子頭林冲。你那漢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俺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小時曾應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皇帝。因蓋萬歲山。差十個

制使去太湖搬運花石綱。赴京來到黃河。遭風打番船。失陷石綱。不能回京赴任。如今逢赦。收得一擔錢物。回東京樞密院使用。這里經過。那担兒被他奪了。可把來還我。王倫曰。可我數年前。到東京。應舉。便聞制使大名。今日相見。請到山寨。叙片時。並無他意。楊志只待上山。來到聚義廳。上坐定。王倫交排宴。管待楊志。酒至教盃。王倫對楊志曰。林冲兄弟。乃是八十八萬禁軍教頭。被高太尉把他刺配滄州。犯事。新到山寨。制使又是有人。罪的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不如小寨歇馬。同做好漢。不知尊意如何。楊志曰。重蒙携帶。只是酒家

樹木路絕。人行陶謙在徐州。聞曹操起大軍馬來報。父讐仰天慟哭。曰我獲罪於天。致使徐州之民受此大難。又聞操盡殺徐州之民。四下郡縣百姓以孤徐州之勢。謙大罵張閻逆賊。貪財遂害及生靈。急聚眾官商議。曹豹出口曰。既曹操兵至。豈可束手待死。某願助使君以破之。眾官皆云。豹言者是也。陶謙不得已。引軍出境來迎。謙望操軍到時。前面如鋪霜湧雪。於白旗中間。靈幡二首。一書曹嵩名爵。一書曹德靈魂。大展報讐雪恨二旗。軍馬列成陣勢。曹操縱馬出陣。身穿縞素。甲擐花銀鏡。含淚揚鞭大罵無端賊徒。敢傷吾父。陶謙亦出馬於門旗下。馬上欠身與操施禮。曰謙本結好明公。故託張閻護送。不想賊心不改。致有此事實。不干陶謙之故。幸望明公憐察其情。而恕之。操大罵曰。老匹夫。殺吾父。尚敢亂言。誰可生擒老賊。享祭靈魂。夏侯惇應聲而出。陶謙慌走入陣。見夏侯惇趕來。曹豹挺槍

躍馬前來迎敵。二馬相交。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折水拔樹。軍中旌旗盡皆吹倒。奈曹豹敵不過夏侯惇。回馬便走。兩軍皆亂。操急收軍屯住。陶謙收士卒入城。謙與眾計議曰。吾觀曹操勢大。難敵。吾命皆橫亡。不可逃矣。當自縛前至操營。任其剗割。救徐州一郡百姓之命。言未畢。一人進前而言曰。府君久鎮徐州。人民感息。今曹將軍兵眾雖廣。未必便得入城。府君與百官堅守勿出。某雖不才。願施小策。教曹操死無葬身之地。眾人大驚。便問計將安出。畢竟斯人是誰。

劉玄德北海解圍 第二十一回

此人乃東海胸縣人也。今知海州。姓糜名竺。字子仲。按糜世家。富庄戶。僮僕等萬餘人。糜竺一日往洛陽買賣。回家坐於車上。見一婦人有美色。求同載。竺乃下車步行。讓車與婦人獨乘。婦人再三請竺同載。竺上車。目不邪視。並無調戲之意。行及數里。婦人辭去。臨別對竺曰。我天使也。奉上皇勅。往燒汝家。感君相待。以私告君。竺曰。娘子何人也。婦曰。吾乃南方火德星君也。竺拜而謝。求免婦曰。

有個親眷見在東京前者官事連累他，不曾酬謝，望眾頭領擲下行李，囊如不肯還空手也。去王倫笑曰：「既是制使不肯在此，不敢抑逼，日寬一宵，明日送命。」楊志大喜，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散。次日又置酒與楊志送行，眾頭領交嗚囉挑行李，送楊志下山來，路口分別回寨。王倫自此交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楊志走出大路，不數日到東京，有詩為証：

清白傳家楊制使，恥將身跡履危槐，豈知奸佞殘忠義，頃使功名事已非。

那楊志入城尋店安下，數日托人樞密院打點財物，買上賄下，洗滌。

申引見高太尉，那高俅把這前文書看了，大怒曰：「既是你十個制使去搬運花石綱，九個回來交納了，偏你這廝把花石綱失陷在外，多時今日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批倒，將楊志趕出殿，司府來楊志悶悶，回到店中思量。王倫勸得是，只為酒家清白姓字不肯相送，今日指望有個好處，不想被高太尉毒害，心中煩惱，盤纏使盡，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如今事急，只得拿去街賣錢，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走到街內，立了兩個時辰，並無人問轉到天漢州橋去賣，只見那兩邊人跑入老內去，都說道：「大虫來，楊志。」

此上命不敢不燒，君可速回家搬出財物，吾當後來。三飛奔到家，搬出財物，日中府下果然火起，盡燒其屋。三將所得財物濟貧，救此困扶危。此時陶謙請為別駕從事，謙問解救之策。三曰：「某當親往北海郡，投托孔融，命起兵來救援，再得一入往青州田楷處求救，二踏軍馬在外夾攻，操必退兵矣。」謙大喜，遂寫告急書二封，商議青州教誰可去。一人出曰：「某願往。」眾視之，乃是廣陵名士志氣凌雲，姓陳名登，字元龍。謙喜，先送元龍去青州了，然後命糜竺往北海，謙自率兵守城，以備攻擊。操亦未敢輕逼城下，且去四下屠城，以孤徐州之勢。却說孔融字文舉，魯國曲阜人也。按融乃孔子嫡孫，泰山都尉孔宙之子。自幼聰明，人皆敬仰。年十四時去謁河南尹李膺，膺乃當代高賢，等閑人不能見得。時融令閻人報曰：「我李相通家子弟及入見膺，問曰：汝祖與吾祖何親也？」融曰：「先君孔子與君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累世通家。」膺大奇之，少刻大中大夫陳曄後至，膺指融曰：「此真童子也。」曄曰：「少時聽明大夫來，未必聰明也。」融對曰：「如右明言幼時必愚，滿也。」曄等大笑曰：「此子長成必當代之遠器也。」自此得名無書不賢，淮內稱為冠冕。微為中郎將，融極好賓客，常曰：「座上客常滿，樽中酒不。」

空吾無憂矣。在北海六年，其得民心，當日正與客論曹操起兵報仇事，人稟徐州糜竺至，融交請入見了。動問云：「故人行此，必有事焉。」竺出陶謙書，言曹操攻圍甚急，望明公垂救。上項事說了，融曰：「吾與陶恭祖莫逆之交，子仲又親到此，如何不去？」只一件，曹孟德亦與我無仇甚厚，先遣人送一書解和，如其不然，隨即起兵。竺曰：「曹操倚仗兵威，端的見其不義，為重融教一而點起軍馬，一面差人送書，忽報黃巾賊餘黨管亥部領餘賊約有十餘萬，飛奔前來孔融大驚，荒點本部人馬出城與賊相迎。管亥出馬曰：「吾知汝州糧廣，可借一萬石來，我便退兵。」不然打破城池，老幼不留。孔融此曰：「吾乃大漢臣僚，守禦大漢城池，豈有糧米應付賊黨乎？」管亥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孔融背後一疋馬，出迎乃北海猛將宗寶，挺鎗直迎，兩馬相交，戰不數合，宗寶破管亥一刀，砍於馬下。孔融兵大亂，奔走入城，管亥分

曰好作怪異這等城池那有大虫  
 只見遠地一大漢吃酒半醉一步  
 一擲撞將來楊志看那人形貌粗  
 醜原來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户叫  
 做沒尾大虫牛二專一在街撒泼  
 行兇滿城人見那厮都躲了牛二  
 搶到楊志面前問曰你這刀要賣  
 幾錢楊志曰祖上留下寶刀要賣  
 三千貫牛二喝曰甚麼寶刀要賣  
 許多錢有甚好處楊志曰第一件  
 砍銅割鐵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  
 時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牛二  
 曰我便把銅錢放在欄杆上你若  
 剝得開我還你三千貫楊志拿刀  
 在手只一刀把銅錢剝做兩半衆  
 人都喝采牛二曰第二件吹毛我

兵四面圍城孔融見拆了一員上將心中鬱悶天啟康懷愁  
 更不可言此時孔融登城遙望賊勢浩大倍添憂惱忽見  
 賊徒陣後喊聲大舉一人提鎗躍馬殺入陣來左衝右突  
 如入無人之境直殺到城下大叫開門孔融不識其人  
 敢開門賊首將趕到城邊那員將回身連搦十數個下馬  
 融急令開門差鉄騎接應到城門內其人下馬奔鎗逕到  
 城上拜見孔融融視其人身長七尺七寸美髯猿臂善射  
 射不虛發問其姓名對曰老母重蒙恩顧其昨夜自遼東  
 回家省親聞金鼓之聲知賊寇臨城老母曰孔北海未嘗  
 識汝惠賜于我今日有急何不往救故單馬而來報府君  
 養母之恩東萊黃縣人也覆姓太史名慈字子義融大喜  
 按融知太史慈是個英雄他母離城二十里地名重待太  
 史慈贈與衣甲馬匹慈曰今賊圍城如何得退願借兵一  
 千出城殺賊融曰汝雖英雄賊衆不可輕出慈再三請曰

不信自頭上拔一根頭髮遞與楊  
 志你且吹我看楊志接過頭髮望  
 刀口上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牛  
 二又問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痕  
 你剝個人我看楊志曰城中如何  
 敢殺人你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  
 牛二曰你說殺人不曾說殺狗楊  
 志曰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  
 麼牛二曰你敢殺我麼楊志曰你  
 好沒來由殺你做甚麼牛二緊揪  
 住楊志說曰我偏要你刀楊志大  
 怒把牛二推了一跌牛二起來鑽  
 入楊志懷裡楊志叫曰街坊隣舍  
 都是認見我無盤纏賣這口刀這  
 個漢皮強奪酒家的刀又把俺打  
 衆人都怕牛二誰敢來勸楊志受

老母感君厚恩特遣慈來如不能解此圍慈亦無顏見老  
 母願決死戰融曰此去不遠有劉玄德者乃當世英雄若  
 得他來內外夾攻此圍自解慈曰府君脩書其當急往融  
 喜作書付慈收了慣甲上馬腰帶兩旁手執鉄鎗飽食嚴  
 行城門開處一騎飛出近濠賊將十數人來戰被慈搦二  
 人下馬餘皆退走慈殺開群賊透圍而出管亥知有人出  
 城料是求救令數百人趕來八面圍定慈倚鎗拈去搭箭  
 八面皆射之射死十數人皆應慈落馬賊皆退回太史慈  
 得脫星夜投平原縣來見玄德施禮罷備言孔北海受圍  
 今特令慈來求救將書呈上玄德看之問慈曰子何人也  
 慈曰其大史慈東海之鄙人也與孔北海親非骨肉比非  
 鄉隣以名志相好有分憂共患之意今管亥暴亂北海被  
 圍孤窮無援危在旦夕以君有仁義之名能救人之急故  
 北海區區延頸大仰慈冒白刃突重圍從萬死之中來托

欺不過一時性起把牛二翻死楊志叫曰你們都來同去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堂楊志拿着刀和地方眾人一齊跪下告白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為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職無有盤纏將這刀在街賣被牛二強奪又用拳打因此性起將那人殺死衆隣舍都替楊志告說府尹曰既是自行出首免了你打且取長枷了差官檢驗結成文案將楊志收監衆說楊志殺死牛二除了一街上一害都備此盤纏與他獄司嘆他是個好漢把狀詞都改得輕了招做一時開毆誤傷人命招了三十日限滿推司稟過太尹將楊志斬了二十棒披刺了

兩行金印送配北京大名府番守司充軍差兩個防送公人張龍趙虎監押上路天漢州橋衆人請他兩個公人到酒店把出銀兩賞錢公人說曰念楊志是個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望乞二位看顧張龍趙虎收了曰我們也知他是個好漢不必分付衆人餘銀俱送楊志作盤纏楊志拜謝各自散去與公人取了行李不數日到北京尋店安下原來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喚做梁中書諱世傑他是當朝太師蔡京女婿次日留守升廳兩個差人解楊志到廳前呈上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備

於君惟君所以存之玄德聞言大驚歎曰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乃喚關公張飛點精兵三千人望北海郡進發管亥望見救軍來到親引勇壯之士前來迎敵兩邊分布管亥見玄德兵少心中不懼親自披掛持刀立馬于陣前玄德引關張太史慈出陣玄德罵曰無端逆賊不思去邪從正更待何時管亥大怒直出太史慈却待回前一匹馬早先飛出蒲州解良人也文讀春秋左氏傳武使青龍偃月刀雲長逕取管亥兩馬相交衆軍大喊正如燕雀之物而暴冲天之柶大羊之蹄而移近日之步勢不可為也量管亥如何敵得雲長數十合之中青龍刀起劈管亥于馬下太史慈張飛兩騎齊出雙鎗並舉殺入賊陣玄德驅軍謀鼓掩殺城上孔融望見太史慈引關張趕殺賊到城邊如猛虎入犬羊之群縱橫不可當也孔融驅軍各門突出大敗群賊降者無數餘黨潰散孔融迎接玄德入城

敘禮畢大設筵宴孔融引糜竺來見玄德具言張闓救曹嵩之事今曹操縱兵大掠圍住徐州特來求救玄德曰吾知陶恭祖乃誠實仁人君子今乃受此無辜之冤融曰玄德公乃漢室宗親今操不仁殘害百姓荷強欺弱逼陶使君至急聖人云見義不為無勇也公何不一同孔融去救徐州之難心下若何玄德曰備非是推辭爭奈兵微將寡不敢輕動孔融曰吾與陶恭祖一面之舊自頃城郭之錢糧去救此難玄德公乃當世豪傑何獨無仗義之心玄德曰備愿往請文舉先行容備去公孫瓚處再借二五千人馬隨後便至融曰玄德公切勿失信玄德曰公以備為何等人也聖人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劉備借得軍也至借不得軍也至孔融與糜竺拜謝融教糜竺先回徐州去報融便收拾起程太史慈拜謝曰慈奉老母嚴前前來赴難今幸無虞有楊州刺史劉繇與慈同郡有書來呼



問情由楊志把高太尉不容沒職。至誤殺死牛二的實情。一告訴了。梁中書大喜。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迴。與公人回東京。楊志在梁中書府中聽候。中書有心要擡舉他。做個軍中副牌。月支請受。只恐眾人不伏。一日傳下號令。諸將來日都去教場試演武藝。梁中書喚楊志說。我要擡舉你做個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不知你武藝如何。楊志稟曰。小人應過武舉。曾做殿司府制使。今日蒙恩相如。雲見日當效。脚環之報。梁中書大喜。賜與衣巾。有詩為証。

楊志英雄偉丈夫。賣刀市上殺狂徒。却交罪配幽燕地。演武場。不敢不去。容圖再見。融以金帛相酬。恐不肯受。歸見老母。母曰。我喜汝有以報北海也。遂遣慈侍楊州去了。不說孔融起兵。且說玄德投北地來。見公孫瓚禮畢。瓚曰。賢弟何來。玄德說救徐州事。瓚曰。曹操與汝無冤。何故替人出替人出力。玄德曰。備去以善言解之。瓚曰。操倚恃豪強。安肯聽汝善言耶。玄德曰。備已許諾于人。豈敢失信。瓚曰。借與你馬步軍二千。玄德曰。更望借趙子龍一行。瓚許之。玄德遂與關張引本部二千人為前部。子龍引二千人隨後。迤邐往徐州來。却說糜竺回報陶謙言北海又請得玄德來助。陳元龍也回報青州田楷欣然領兵來救。謙心少安。原來孔融田楷二路軍馬。俱怯曹操遠。遠依依傍岩。結下營寨。未敢輕進。曹操見兩路軍到。知是孔融等亦分了軍勢。不敢向前攻城。却說劉玄德軍到。見孔融。融曰。曹操足智多謀。行軍或進或退。未敢進戰。且觀其動靜。然後行之。

中敵手無

次日梁中書帶領楊志來到教場。中演武廳上坐下。左右排着衆制使官員。前後列着百員將校。正將臺上立着兩個都監。一個喚做天王李成。一個喚做大刀關達。臺上豎起一面黃旗。兩邊立着五十對金鼓手。品了三聲畫角。發了三通戰鼓。前後五軍一齊整肅。將臺上一面引軍紅旗磨動。只見鼓聲響處。五百軍列成兩陣。將臺上白旗招動。兩陣馬軍齊上。立住面前。梁中書傳令。教喚副牌軍中周謹聽令。施逞武藝。周謹得了將令。掉鎗上馬。將手中鎗。使了幾路。梁中書曰。交東京新撥來軍楊志。轉廳前

玄德曰。但恐城中無糧。難以久待。備令雲長子龍二人領四千人。在文舉部下相助。備與張飛殺奔曹營。徑投徐州。去見陶使君商議。融大喜。會合田楷為犄角之勢。首尾連接。孔融兵左。田楷兵右。雲長子龍兵居中。兩邊救應。是日玄德張飛披掛上馬。殺入曹寨邊。背後一千人馬跟着。操二十餘萬大兵。不下一處寨子。當日張飛在前。挺丈八蛇矛飛馬而來。伏路軍兵望影而逃。正行之間。寨內一棒鼓聲響處。馬軍步軍如潮似浪。擁將出來。當頭一員大將勒馬大喝。何處匹夫。却那裡去。乃泰山鉅平人也。姓于名禁。字文則。張飛見了。更不打話。直取于禁。兩馬相交。眾哨喊。玄德勒馬觀看。勝負何如。

呂溫侯濮陽大戰 第二十二回

于禁與張飛戰到數合。玄德掣雙股劍。喝士卒大進。于禁敗走。張飛當前追殺。直到徐州城下。城上望見紅旗。上白

聽令。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配來此間。即目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如若勝時。我便遷你充其職。楊志曰。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楊志披掛上馬。跑將出來。與周謹先比鎗。周謹怒曰。這配軍。敢來與我交鎗。二人正欲交鋒。且聽下回分解。

○急先鋒東原爭功 青面獸  
北京開武第十二回

得罪幽燕作配戎。當場比武較英雄。棋逢敵手難終局。將用良才怎用功。鵲盡弓彎欺滿月。點鋼鎗刺耀霜風。直饒射虎穿楊手。盡在輸贏勝負中。  
只見兵馬都監關連上廳來稟復。

字大書。平原劉玄德陶謙急命。律將開門。迎取玄德。一軍入城。陶謙接着。共到府衙。禮畢設宴相待。一壁勞軍。陶謙見玄德儀表非俗。語言如鐘。心中大喜。急命糜竺取徐州牌印。讓與玄德。玄德曰。公何意也。謙曰。今天下擾亂。帝王懦弱。奸臣弄權。公乃漢室宗親。正宜力扶社稷。老夫六旬已上。無德無能。朝夕不保。公名聞海宇。世之豪傑。可領徐州。謙自寫表文。申奏。望公勿推。玄德俯伏在地而言曰。備雖漢朝苗裔。功微德薄。今受平原相。亦不稱職。今特為大義而來相助。大夫何出此言。莫非疑備有吞併之心耶。若舉此意。皇天不祐。謙曰。此實情也。再三將牌印讓與玄德。玄德那裡肯受。玄德曰。今曹兵至此。無人解紛。備作一書。令人送去。操若不從。斮殺未遲。傳檄三寨。按兵不動。遣人齎書。以達曹操。却說曹操在軍中。與諸將商議。取徐州之策。人報徐州有戰書。到操笑折而觀之。乃劉備書也。書曰。

備自關外。得拜尊顏。各天一方。不及趨侍。回者尊父曹侯。皆因張闔不仁也。陶恭祖乃誠實君子。聞知則肝膽皆裂。萬望明公。俯察衷情。回百萬之雄兵。掃天下之大患。匡扶帝王。拯救黎民。乃社稷生靈之幸甚也。願明公垂察焉。

恩相。兩個比武。鎗是無情之物。恐有傷損。可將鎗頭去了。各用毡片包裹。離了石炭。各穿皂衫。但是鎗尖。厮搦如白點。多者當輸。梁中書依言。傳令到陣前。周謹挺鎗直取楊志。這楊志燃鎗來戰。周謹兩個在陣前。開了五十合。周謹身上斑斑點點。約有五十處。看楊志只有左肩膀上一點。白梁中書大喜。喚周謹上廳。看了跡。曰。這般武藝。如何南征北討。交楊志替此人。戰役都監李成稟曰。周謹鎗法生疎。弓馬熟閑。若逐了戰役。恐怕衆軍不服。再交周謹與楊志比箭。二人得了將令。楊志稟復曰。恩相。弓箭發作。恐有傷損。請鈎旨。梁中書曰。

曹操看書。大罵劉備何等之人。敢以書來勸我。中間有譏諷之意。可斬來使。即便攻城。謀士郭嘉曰。主公息怒。劉備遠來救援。先禮後兵。故也。主公亦以好言答之。以慢備心。然後進兵攻城。城可破也。操回喚作喜曰。吾惟劉玄德不早來與我相見。既以書來。容我裁答。留來使于營中相待。正欲商議。回書。流星馬飛報禍事。操問之。報曰。呂布自出武關。去投袁術。術在呂布反覆不定。拒而不納。投袁紹。紹納之。與布共破張燕于常山。布自以為得志。傲慢。紹手下將士。紹欲殺之。布引兵去投張揚。揚納之。龐舒在長安城。

武夫比試，但有本事，射死勿論。各人與一面遮箭牌。楊志曰：你先射我三箭，周謹聽了，恨不得把他射死。楊志拍馬望南邊去，周謹從馬趕來，搭上箭，望楊志後心射一箭。楊志聽得弓弦響，將身躲過，那箭射空了。周謹見一箭不着，再取第二枝箭來，搭上弓弦，再射。楊志聽得箭來，用弓弦一撥，那箭撥下地裡去了。周謹見第二箭又射不着，心裡越慌，楊志把馬一兜，望心廳上來。周謹趕來，取第三枝箭射來。楊志回身，把箭掉在手裡，便從馬入演武廳前，中書見了，交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周謹拿了傍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從馬便趕

中私藏呂布妻小，送還呂布李傕郭汜知之，遂斬龐參。寫書與張揚，教殺呂布。呂布奔張揚去，投張邈。先是張邈弟張超引陳宮去見張邈。宮說邈曰：今雄傑並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眾，當四戰之地，撫劍顧盼，亦足以為人傑。而反受制于人，不亦鄙乎？今曹操東征，其處空虛，而呂布乃當世英雄，無比之士，若權迎之，共取兗州，觀天下形勢，隨時變通，霸業可圖矣。張邈大喜，迎接呂布。今布投之，以為天假機會，令呂布潛往兗州收兵，以據濮陽。濮陽東郡濮陽縣古昆丘國今濮州是。止有鄆城東阿范縣三處被荀彧程昱設謀定計，死守皆任其餘皆休矣。曹仁屢戰皆不能勝，特此告急。操曰：兗州有失，使吾無家之可歸也。郭嘉曰：王公正好賣個人情，與劉備善，退兵去，復取兗州，免致天下耻笑。操然之，即時發書與劉備，書曰：操與世名家，父遭荼毒，妾得不報，故勒兵問罪于陶謙。

去先把弓虛拉一扯，周謹聽得弓弦響，回身把傍牌來迎，却是空周謹曰：那厮只會使鎗，不會射箭。等他第二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了。周謹的馬早望演武廳來，楊志再取箭搭上弓弦，心裡想曰：射他心窩，必傷他性命，只射不着命處，一箭正中周謹左肩，番身落馬。眾軍卒救了周謹，梁中書大喜，叫軍政司呈文案。楊志襲了周謹戰役，楊志喜氣洋洋，拜謝恩相。只見一人叫曰：我和你比試，楊志看那人身長七尺，面圓耳大，唇潤口方，一部落腮鬚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直到面前，稟曰：周謹比試，愚昧未痊，因此候輸，小將不才，願與楊志

欲圖滅族，以雪天冤。玄德帝室之胄，才德兼全，特遣書來慰我天下之重。即日班師回守，略此以聞。別圖後會。曹操拔寨皆起，且說來使回徐州，入城見謙，呈上書劄。言曹操兵退，謙大喜。差人分投請孔融田楷關公等軍赴城大會。眾官軍屯城外，將入赴席。謙命請玄德于高座，玄德再三辭讓，酒至數巡，謙曰：老夫年邁，精力衰微，一子不肖，不堪國家重任。劉玄德帝室之胄，德廣才高，可領徐州。老夫乞閉養老。玄德曰：文舉，今備來救援徐州，以義之故，今却據守此城，人不知者，以為大不義也。糜竺曰：今漢室陵遲，海宇顛覆，建立功業，正在此時。徐州殷富之家，百萬使君，領此不可辭也。玄德曰：此事決不敢當。陳登進曰：陶府君多病，不能署事，明公勿辭。備曰：袁公踞四世三公，海內所歸，近在壽春，何不以州與之？陳登曰：袁公踞驕奢，非治亂之主。今以徐州軍兵馬步十萬，尚可以匡君濟民，不可

一

二

三

比試如若小將輸他，便交楊志襲。小將既役，梁中書看時，是正牌軍。索超為人性急，人都喚做急先鋒。李成稟曰：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指切撞舉楊志，衆將不伏，贏了索超，却無話說。梁中書傳令叫楊志，小心在意，楊志謝了，自去披掛。李成分付索超曰：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了，你若疎失，他把你大名府軍官都看輕了。索超謝了，也去披掛。只見索超提着金蘸斧，勒馬在陣前，青面獸楊志挺鎗立於陣前。旗牌官拿令字旗，喝曰：奉鈞旨，兩個用心，如有虧慢，定行賞罰。若

是贏時，多有重賞。二人得令，縱馬以轄地守境。使君若不聽從，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孔融曰：袁公路家中枯骨，豈憂國治家者，何足介意。今日之事，天與不取，悔不可追。玄德堅執不肯。關謙抱玄德痛哭曰：君若捨我而去，吾死不瞑目。關羽曰：既使君相留，且且權領州事。張飛曰：又不是強要他州郡，將牌甲來我收了，不由我哥哥不肯。玄德曰：汝等陷我於不義也，吾身死矣。言訖，掣劍欲自刎。趙雲奪了佩劍，謙曰：如玄德不從此間有一近邑名曰小沛，玄德若肯念我，屯軍小沛，以保徐州始終。救援未知台意。若何，衆皆勸玄德留小沛。玄德從之，席散。趙雲辭去，玄德不忍相離，更留二日。陶謙賞勞軍已畢，孔融田楷相別，各自引兵去了。玄德與子龍執手臨歧，意猶未捨。子龍拜于地曰：雲終不敢背公顧戀之德也。酒泪上馬，引二千軍去了。玄德與關張共來小沛，備葺城垣，招諭居民，却說曹操引軍投兗州來。曹仁接着言：呂布勢大，更

出陣，兩馬相交，兵器並舉，兩個開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梁中書看呆了，關達看了，恐兩個有失，慌忙叫旗牌官去與二人分了。旗牌官叫曰：兩個歇了，相公有令，兩個收了兵器，各回本陣。梁中書交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裏，賞賜二人。就陞二人管軍提轄，使索超楊志拜謝了。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飲到席罷，衆官員都送歸府，各自散了。次日又是端午節，中書與蔡夫人後堂慶賞，端陽酒至數盃，夫人曰：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可使人收買珍珠寶物，進上京師慶壽。中書曰：我正要打點，只是一件，去年收買許多寶器，送

有陳宮高順爲輔，健將八人。已有濮陽等處，其鄆城東阿范縣二處未得，乃是荀彧程昱二人設計相連，死守城郭。操曰：吾料呂布有勇無謀之輩，不足慮也。郭嘉曰：王公亦不可欺敵，遂安營下寨。呂布知曹操回兵，已過滕縣，召副將薛蘭李封曰：吾欲用汝二人久矣，汝可領兵一萬守兗州，吾破曹操去也。二人應諾。陳宮知之，急入見曰：將軍奔兗州，將欲何往。布曰：吾欲屯兵濮陽，以成鼎足之勢。宮曰：非也。薛蘭必守兗州，不在此去。正南一百八十里泰山路險，可伏精兵萬人。在彼曹操聞失兗州，必然倍道而進，待其過半，一擊可擒也。曹信欲破趙兵，渡井陘口。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陳餘曰：今日韓信乘勢遠聞其鋒，不可當也。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量其勢糧食必在其後，愿假臣奇兵二萬，從其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而勿與戰。彼前不得聞退，不得還，野無所掠，不十

至半路被賊人劫了，今次不知叫誰去好，不願話下，却說山東濟州鄆城縣知縣姓時，名文彬，升廳即喚捕盜巡捕都頭一個，馬兵都頭姓朱，名全身，身長八尺四寸五分，一部虎鬚，鬚長尺五寸，面如紅棗，目若朗星，一似閑雲，長模樣，蒲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武藝，一個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面似紫糖色，一部扇鬚，鬚為他臂力過人，能跳三丈濶濶，蒲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鐵匠出身，後做屠戶，雖然仗義，有些匾官，學得武藝，當日知縣喚此兩個上廳來，知縣

曰：兩將之頭，可致麾下，否則必為一子所擒矣。餘曰：吾掌義兵二十萬，並不用詐謀奇計，不聽李左車之言，轉信間視知之，大喜，遂進兵，大破之，斬陳餘，收敗兵二十餘萬，擒趙王歇。今日正用此斷糧之計，將軍察之。布曰：吾屯濮陽，別有良謀，汝豈知之？遂不用陳官之言，而用薛蘭守兗州，而行。曹操兵行至泰山險路，郭嘉曰：且不可進，若此處有伏兵，奈何？曹操笑曰：吾布無謀之輩，故教薛蘭守兗州，而往濮陽，汝得此處有埋伏，即教曹仁領一軍圍兗州，吾等進兵濮陽，速攻呂布，人報曹兵至近，陳宮說呂布，令曹兵遠來，疲困，利在速戰，不可養成氣力，急難退也。布曰：吾自匹馬縱橫天下，何愁曹操也？待其下住寨柵，吾自擒之。却說曹操兵近濮陽，下住寨脚，次日引衆將出，陳兵于野，操立馬于門旗下，遙望呂布兵到陣圍處，呂布當先出馬，左有陳宮，右有高順，兩邊擺開八員健將，為頭者面如紫玉

曰：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伯賊盜聚眾打劫，拒敵官軍，各恐各處鄉村人民不安，喚你兩個帶領一千兵，一個出西門，一個出東門，分授巡捕，若有賊人，拏來申解，不可動擾鄉民，兩個都頭領旨各自去。巡察雷橫當晚引土兵出東門，到東溪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閉，雷橫曰：這殿裡恐有賊在，裡面我們去，看，一看，眾人拏着火把，照將入去，只見供桌上赤條條，睡着一個大漢，衆土兵一齊向前，綁了，押出廟門，捉保正庄上，且聽下面分解。

○赤髮鬼醉卧靈官殿 晁天王舉義東溪村第十三回 勇悍劉唐命運幸靈官殿裡夜

目若朗星，年二十歲，官授騎都尉，鴈門馬邑人，姓張，名遼，字文遠，勒馬居于上首，第二個，性如烈火，體若奔狼，官授騎都尉，泰山華陰人也，姓臧，名霸，字宣高，腰懸雙簡，躍馬橫鎗，兩將齊出，各引三員上將，郝萌、曹性、成廉、魏續、宋憲、侯成，布軍五萬，鼓聲大振，操見呂布，貌若天神，馬如獅子，左右戰將，威風凜凜，操指呂布而言曰：吾與你從來無讐，何故奪吾州郡？布曰：漢家城池，諸人有分，偏你合得何人去擒曹操？言未畢，臧霸出馬，搦戰，曹操令樂進出馬，兩馬相交，雙鎗齊舉，戰到三十餘合，勝負不分，夏侯惇拍馬便出助戰，呂布陣上張遼截住，勝負未分，惱得呂布性起，挺戟驟馬，沖出陣來，夏侯惇樂進皆走，呂布掩殺曹軍大敗，退三四十里，布自收軍，却說曹操輸了一陣，與謀士郭嘉等商議于禁曰：其今日上山觀望，濮陽之西，呂布有一寨，約無多軍，今夜彼將謂我軍敗走，必不準備，可引兵一半

徘徊偶逢巡邏遭羈縛遂使英雄困草萊肉莽雷橫應墮計仁慈泥蓋獨伶才生辰賈貢諸球具德被斯人送得來

却說雷橫同衆土兵御了那漢去晁保正庄上討點心吃然後解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祖是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愛結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他便留在庄上將銀資助他起身最愛刺槍使棒不娶妻室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個西溪村只隔條大溪這西溪村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交用青石鑿個寶

塔鎮住溪邊西溪村鬼都趕過東溪村來晁蓋得知大怒把青石塔獨自托過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江湖上都聞他名字雷橫等庄前敲門庄客報知晁蓋交開了門衆兵扣了那漢子吊在房裡雷橫入到草堂坐下晁蓋出來問都頭有甚公幹雷橫曰奉知縣鈎旨差我與朱仝兩個人投下鄉各處巡捕賊盜走得力之徑投貴庄暫宿晁蓋交庄客安排酒食款待晁蓋問曰拿得有賊麼雷橫道却得靈官殿上有個大漢睡我看不是良善君子綁吊在門房裡晁蓋心內尋思曰有甚賊被他拿了我去看是誰便交主管出

劫之若得寨布軍必懼兩下來攻此為上策操從其言帶曹洪李洪毛玠呂虔于禁典章六將選馬步一萬人連夜從小路進發却說呂布寨中勞軍陳宮曰西寨是個緊要陳宮是有用之人去處倘或曹操襲之奈何布曰今日輸了如何敢來宮曰曹操是個極能用兵之人須防他攻其無備布撥高順并魏續侯成守西寨却說曹操見西寨果然兵少四面突入奪了寨棚寨中兵四散奔走四更已後高順却好引兵到殺入西寨曹操見敗軍復來自引人馬來迎正逢高順三軍混戰將及天明正西鼓聲大震人報呂布救軍已到操奔寨而走背後高順魏續侯成趕來當頭呂布親自飛馬來到西寨于禁樂進襲戰呂布不住操望北而行山後一虎軍出左有張遼右有臧霸操使呂虔曹洪戰之不利操望西而走喊聲大震一處軍至郝萌曹性成廉宋憲四將攔住去路操見八面四方圍裹將來衆將皆在後死戰操

當先衝陣椰子響處箭如驟雨射將來曹操急回無計可脫大叫誰人救我馬軍隊裡一將踴出陳留巴吾人也姓典名韋馬上提雙枝鐵戟重八十斤大呼主公勿慮下馬劉往雙戟取短戟十數枝左手挾定回頭從後人曰賊來十步乃呼之典章步行低頭冒箭而去步軍能射者數十騎近前從人大呼曰十步矣典章曰好步軍五步乃呼之從人曰賊至矣典章飛戟刺之二戟一人墜馬並無虛發立殺數十餘人衆皆奔走典章復飛身上馬挾二鐵戟衝殺入去郝萌侯宋四將不能當抵各自逃去典章殺散敵軍救出曹操後人有詩替曰  
鐵戟雙提八十斤  
濮陽城外建奇勳  
典章救主傳天下  
勇猛當先第一人  
典章救了曹操衆將隨後也到尋路歸寨看看天色傍晚背後喊聲起處呂布驟赤兔馬挺方天戟趕來大呼曹操

來陪都頭飲酒我去淨手便來晁蓋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房裡看時只見吊起那漢露出一身黑肉把燈照臉時紫黑潤臉鬚邊一搭硃砂記上面一片黑黃毫晁蓋問曰你是那里人那漢曰小人是遠客人來這里投個好漢晁蓋曰却把我也當得去晁蓋曰你却尋他怎的漢曰我有富貴與他說知晁蓋曰我便是晁蓋正要我救你只認我做娘舅少刻我送都頭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只說四五歲離了我這里今番來尋阿舅不認得門路因此在廟裡宿那漢曰若得收獲深感義士厚恩正是

黑糾一枕古廟中被捉高懸草  
休走此時人困馬乏口内生烟面面相覷各欲逃生未如  
曹操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陶恭祖三讓徐州第二十三回  
曹操正慌間正南上一處軍到操視之乃夏侯惇引生力軍來救援截在呂布大戰黃昏大雨如注各自引軍分散操回寨重賞典章加為領軍都尉却說呂布到寨與陳宮商議宮曰濮陽城中富戶田氏家僮千百可令田氏密使人往曹操寨下書言呂布殘暴不仁民心大怨今欲移兵黎陽止有高順在城內可連夜進兵其當內應操若來誘引入城四門放火外設伏兵操雖有經天緯地之才到此安能脫也呂布然其計密請田氏乃使人逕到操寨操自敗後不敢正視濮陽踟躕未定忽報田氏人到呈上密書云布已往黎陽城中空虛萬望速來當為內應城上插白旗書一義字便是暗號操大喜曰天使吾得濮陽也重賞

舍東應是劉唐不該死解圍晁蓋有奇功

且說晁蓋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陪雷橫雷橫告退晁蓋曰都頭官身不敢久留就送雷橫出門武士解下那漢晁蓋說好個大漢雷橫曰便是捉的賊那漢叫聲阿舅救我晁蓋假意着他喝曰這廝莫不是王小二麼那漢曰我便是阿舅救我雷橫便問這人是誰却認得保正晁蓋曰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二五歲隨家姐夫上南京去十數年這廝十五歲跟個客人來這里販果子向後不曾見面為他鬚邊有搭硃砂記因此認得晁蓋喝曰小二你如何不來家見我却去村

來人命回一面收拾起兵謀士劉曄曰布雖無謀陳宮多計只恐使田氏行反間之計操曰如此該疑必候大事雖曰此亦不可不防分軍三隊兩隊伏城外接應一隊入城方保無虞操曰此意與吾相合時興平元年歲在甲戌九月二十一日也軍至濮陽城下操先往觀之見城上遍懸旗幡西門角上有一義字白旗心中暗喜是日午牌城門開處兩員將引軍出戰前軍侯成後軍高順操即便與韋出馬韋挾雙戟直取侯成侯成如何抵敵得過回馬望城中走只趕到吊橋邊高順亦戰不過退入城中去了數內有軍人乘勢走過陣來見操呈上密書言今夜初更城上鳴螺鼓為號便可進兵某自獻門操撥夏侯惇李典樂進典韋四將入城黃昏飽食了結束上馬李典曰王公且在城外容某等先入城去操唱曰吾不自往誰肯向前遂當先領兵月先未上時約初更只聽得西門上吹螺鼓聲城

中做賊那漢叫曰我十五歲時衆  
走了一遭昨日來晚記不得阿舅  
門路只得入廟裡睡正要今日來  
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情由將  
我拿來晁蓋罵曰你不來見我只  
在路貪吃雷橫勸曰保正息怒你  
令甥本不曾做賊我們見他在廟  
裡睡得疏誤因此疑捉了即交  
士兵解去御縛保正休怪早知是  
令甥不要如此晁蓋曰請入有話  
說雷橫丹入草堂晁蓋取出十兩  
花銀曰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  
雷橫只得收下拜辭去了晁蓋引  
那漢到廳後取衣冠與他換了便  
問其由那漢曰小人姓劉名唐祖  
貫東潞州人氏因鬻邊有這硃砂

記人都喚做赤髮鬼特來送一  
套富貴與哥昨夜醉倒在廟裡被  
他綁縛了來幸得相會哥請受  
劉唐拜謝晁蓋曰你且說送一  
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曰小弟  
打聽得北京梁中書收買十萬貫  
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  
太師慶生辰趕這六月十五日小  
弟想是不義之財不知哥心內  
如何晁蓋曰你去客房少歇待我  
送長商議便教庄客引劉唐去客  
房安歇劉唐在房裡尋思曰多虧  
晁蓋解脫這件事只恨雷橫平白  
騙了保正十兩銀子又吊我一夜  
不如趕去奪回銀子送還保正劉  
唐便去鎗架上拏條朴刀便出庄

中大喊西門上火炮燎亂城門大開吊橋放落操爭先拍  
馬而入直至州衙前路上不見一人操知是計撥回馬大  
叫退兵衙中一聲砲響四門烈火燎天而起典韋使雙戟  
在曹操馬前聽得金鼓齊鳴聲喊如河翻海沸東巷內轉  
出張遼西巷內轉出臧霸夾攻掩殺操走北門道傍轉出  
郝萌曹性又殺一陣操急走南門高順侯成攔住典韋怒  
目咬牙衝殺出去高順侯成倒走出城典韋殺離了吊橋  
回頭不見曹操在後翻身殺入城來門下撞着李典典韋  
問王公何在典曰吾亦遍尋不見韋曰汝可出城催救兵  
我入去尋主人李典去了韋左衝右突殺將入來又不見  
再殺出城壕邊遇着樂進進曰王公何在韋曰我往兩遭  
尋覓不見進曰同殺入去救王兩人到門邊城上火砲滾  
下樂進馬不能入典韋衝烟突火又殺入去似此三遭世  
之罕有却說曹操見典韋殺出去了四下裏人馬截來不

得南門再轉北門火光裏正撞見呂布挺戟躍馬追殺曹  
兵操加鞭縱馬過去呂布從後拍馬趕來用戟于操盔上  
一擊問曰曹操何在操反指曰前面騎黃馬者是也呂布  
弃了曹操拍馬趕前面的操撥轉馬頭却望東門而走正  
逢典韋韋大呼曰南門已崩可急出東門典韋殺條血巷  
到門道火焰甚盛城上推下柴草遍地紅軍典韋將戟撥  
開飛馬冒烟突火殺出操却好到門邊城門上崩下一條  
梁木正打着曹操戰馬後胯馬便倒火中曹操用手托梁  
倒於火中手執梁臂鬚鬚髮都皆燒毀典韋到壕邊正逢  
夏侯淵兩箇同入救起曹公突火而出淵即抱操于馬上  
典韋殺條大路而走曹兵呂兵在城外接住大戰直殺到  
天明操軍自回寨中衆皆拜于地上典韋稱賀操仰天笑  
曰操中匹夫之計吾必當報之郭嘉曰計可速發必擒呂  
布操曰然使人去布寨報吾已死布必來攻伏兵于馬陵



門投南趕去六里，大喝一聲，都頭  
 不要去，雷橫回頭見劉唐趕來，擊  
 着朴刀，喝曰：你來如何？劉唐曰：你  
 把那銀子退還罷。雷橫曰：是你  
 母舅逼我的，千你甚事？劉唐大怒，  
 輪刀便殺，二人鬪了五十餘合，不  
 分勝敗。衆土兵見雷橫勸劉唐不  
 得，都要齊力相助，只見一個入掣  
 兩條銅鍊，叫曰：你兩位且歇，我有  
 話說，便把銅鍊一隔，兩個都收了  
 朴刀。那人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  
 長，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道  
 號如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指着  
 劉唐曰：你因何和都頭爭鬪？劉唐  
 曰：千你甚事？雷橫曰：教授不知這  
 廝夜來睡在靈官廟裡，被我拿帶

山中候兵半渡而擊之。嘉曰：真良策也。于是令軍中發喪，  
 詐言操死，早有人來濮陽報說。曹操被火燒傷肢體，到寨  
 身死。布隨即點起軍兵，殺奔馬陵山來。將到曹寨，一聲鼓  
 響，伏兵四起。呂布大敗，死戰得脫，走回濮陽。兩邊拒定，各  
 不進兵。是年蝗蟲四起，食盡禾稻，關東一境，每穀一斛，值  
 錢五十貫。人民相食，曹操糧盡，引軍回鄆城。屯住權度歲  
 荒。呂布亦引兵出屯山陽就食。因此二處罷了刀兵。却說  
 陶謙在徐州染病，看看病重，請糜竺、陳登議事。竺曰：曹操  
 棄徐州而去者，蓋爲呂布襲兗州之故也。今歲大荒，以此  
 罷兵來春，又至矣。府君素欲讓位與劉玄德，前已兩番府  
 君那時無恙，今病沉重，正可就而與之。謙使人來小沛請  
 玄德商議軍務，備引關張帶數十騎到徐州。陶謙直教請  
 入卧房，謙曰：請玄德公來，不爲別事。老夫病已危篤，朝夕  
 難保。萬望玄德公可憐漢家城池，爲重受取印牌。老夫死

見保正却是保正外甥，看保正面  
 上放了他保正，請我吃酒。送些禮  
 與我，這廝瞞舅趕到這里來，與我  
 取吳用曰：你母舅與我至交，又和  
 都頭不好，他送人情與都頭，你取  
 却傷母舅面皮。劉唐曰：這人詐取  
 阿舅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雷  
 橫曰：除是保正來取，便還，決不還。  
 你是真劉唐大怒，與雷橫鬪，只見  
 土兵道：保正來了。晁蓋喝曰：小三  
 畜生，怎的趕來這里？雷橫曰：你的  
 令甥，問我取銀，和小人鬪，教授  
 勸解在此。晁蓋曰：都頭看薄面，請  
 回，自當謝罪。兩別去了。吳用曰：不  
 是保正自來，做出一場大事。這個  
 令甥，是好武藝，雷都頭也敵不過。

亦曰：矣。玄德曰：君有二子，何不傳之？謙曰：長子商，次子  
 應，皆非仕宦之人，只可歸農。老夫死後，望玄德公教誨，切  
 勿令掌王事。玄德曰：劉備隻身如何掌許多城池？謙曰：其  
 舉一人可爲從事，以輔玄德公。急令請至。乃北海人也，姓  
 孫名乾，字公祐。謙又與糜竺曰：玄德公當世之人傑也，汝  
 當善事之。玄德尚猶推托。陶謙以手指心而死。衆官舉哀，  
 畢，捧權玄德領徐州事。玄德固辭。徐州百姓哭拜于地曰：  
 使君若不領此郡，我等皆死于奸人賊黨之手矣。因此玄  
 德領徐州牧。糜竺、孫乾輔之。陳登爲幕官，盡召小沛軍馬  
 入城，出榜安民。一面安排喪事。謙亡年六十三歲玄德與大小三  
 軍盡皆掛孝。大設祭儀於靈柩之前，作文祭曰：  
 猗歟使君，君侯將軍，膺秉懿德，允武允文，體足剛直，守  
 以溫仁，令舒及盧，遺愛於民，牧幽暨徐，甘棠是均，憬憬  
 夷豹，賴侯以清，蠢蠢妖寇，匪侯不寧，惟帝念績，爵命以

晁蓋曰。正要來請先生。牧童來報。一人拿朴刀。望南趕去。我忙趕來。却得教授勸住。請教授同到敝庄。議。三人同到庄上。分賓坐定。晁蓋曰。此人姓劉名唐。東潞州人。民園。有一套房。特來投奔。被雷橫。掣到我庄。我因認做外甥。方脫。他說有北京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裡經過。他意正應我慶。昨夜夢見北斗七星。降在我屋脊上。斗柄號有一顆的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來。今來請教授商議此事。吳用曰。此事却好。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晁蓋曰。莫非。要應。夢星之數。

彰既淑且侃。啟土溧陽。遂陞上將。受號安東。將平國難。社稷是崇。降年不永。奄忽殂薨。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月。五郡潰崩。哀我斯人。將誰仰憑。追思靡及。仰額皇穹。嗚呼哀哉。嗚呼痛哉。

史官有詩替曰。

徐州太守陶恭祖。聖世巍巍。棟棟材。報國有心。扶漢日。愛民秉政。立堯階。知己知人。勤二讓。盛德芳名。播九垓。奸黨未除。身已喪。忠良聞說。痛傷懷。

祭畢。葬于黃河之原。將陶謙遺表。申奏朝廷。操在鄆城。知陶謙已死。劉備領徐州牧。大怒曰。吾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半箭之功。坐得徐州。吾必先殺劉備。後戮謙屍。以雪先君之冤。即傳號令。剋日起兵。玄德坐不煖席。禍又將來。如何解救。且聽下回分解。

曹操定陶破呂布 第二十四回

吳用曰。兄長。這慶。非同小可。莫非。此處再有扶助的人來。吳用尋思。了半晌。曰。有了。晁蓋曰。先生。既有。心腹好漢。便去請來。成就此事。吳用說出其人。且聽下回分解。

○吳學究說三阮撞壽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第十四回

英雄聚會。本無期。水滸山涯。任指揮。欲向生衣。邀眾寶。特投三阮。協神。棹一腔。豪傑。欺黃屋。七寶。光芒。動紫微。眾守梁山。同聚義。幾多金帛。盡浮歸。

吳用曰。我尋思。有三個人。義膽。包身。武藝。出眾。得此。三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晁蓋曰。這三人。却是誰。吳用曰。這兄弟。在濟州梁山泊邊。石

曹操起兵去打徐州。荀彧諫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而終濟大業。將軍本首事兗州。且河濟天下之要地。是亦昔之關中河內也。今若取徐州。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呂布乘虛寇之。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得。將軍當安所歸乎。今陶謙雖死。更有劉備守之。城中居民。念昔日父兄之德。必助劉備死戰也。棄此而取徐州。棄大而就小也。去本而就末也。以安而換危也。原將軍熟思之。操曰。今年軍士無糧。奈何。荀彧曰。不如東略陳地。使軍就食。自汝南潁州。黃巾餘黨。何儀。黃劭等。劫掠州郡。多有金帛糧食。此等賊徒。又容易破。破時。而取其錢糧。以養三軍。朝廷喜。百姓悅。乃順天之事也。操大喜。十二月。留夏侯惇。曹仁守鄆城等處。自引兵先略陳地。次及汝潁。黃巾何儀。黃邵。知曹兵到。引眾來迎。會于羊山。黃巾十萬。漫山塞野。而進。惟務

揭村打魚為生。一個喚做玄地太歲。阮小二一個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喚做活閻羅。阮小七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曰：便可使人請來商議。吳用曰：使人請他不來。須小生自去。晁蓋大喜。吳用曰：不知生辰。損送那條路來。再煩劉兄去北京探個來路。劉唐曰：小弟便去。當夜吳用逕投阮小二家。叫曰：二哥在家麼？只見阮小二出來。用着時。生得個兒臉。兩眉豎起。略律口。胸前一帶黃毛。赤着雙脚。見了吳用。慌忙曰：教授何來？吳用曰：小生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備辦筵要用十四五斤重的金鯉十數尾。因此相投。小二笑

狐群狗黨。並無隊伍行列。操令強弓硬弩射住。令典韋出馬。臂挾雙戟。來往陣前。何儀令副元帥出戰。典韋戰不三合。一戟刺于馬下。操引眾乘勢。趕過羊山下寨。次日黃巾黃劭。自引軍來陣圍處。一將步行出戰。銷金黃抹額。綠綿細納襖。身長九尺五寸。手提鐵棒一條。名號截天夜叉。何曼隨前搦戰。操令李典出馬。曹洪曰：某願替李將軍擒此賊。隨即下馬。亦提刀步出。兩人向陣前。閉有兩個時辰。勝負未分。詐敗而走。何曼趕來。洪用拖刀背砍計。轉身一旋。砍中何曼。再一刀中腿。遂死沙場。李典飛馬直入賊陣。生擒黃劭出來。掩殺賊眾。奪其器械。金帛糧食。其降者甚多。何儀勢孤。引數百騎。奔走葛陂。正行之間。山背後撞出一軍。為頭一箇壯士。身長八尺。腰大十圍。容貌雄偉。勇力絕倫。截住去路。何儀挺鎗出迎。只一合。活挾下馬。其餘盡下馬受縛。盡驅入葛陂塢中。却說典韋追襲何儀。前至

曰：且和教授吃三盃了去。吳用叫一聲七郎。阮小七出曰：教授幾時不曾相見。吳用曰：要與三位商議好事。小二即同吳用。撐船至湖泊裡。到一個高阜處。上有七八間草房。小二叫曰：老娘。五即在家麼。婆曰：出鎮去賭錢了。小二便把船撐開。撐了半個時。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船。阮小二曰：五郎來了。吳用看時。只見雙手如鐵棒。兩眼似銅鈴。面生笑容。心藏梟毒。吳用叫曰：五郎何來。小五曰：教授兩年不曾見面。小二曰：我和教授去水閣飲酒。小五慌忙下船。三隻船撐到水亭下。上岸入水閣坐定。叫酒保打酒來。

葛陂一聲喊起。壯士擁出。典韋問曰：汝等非黃巾耶。壯士曰：黃巾數百騎。盡被我擒在塢內。韋曰：何不獻出。壯士曰：你若贏得手中寶刀。我便獻去。韋大怒。挺雙戟向前戰兩箇從辰。至午。不分勝負。各自少歇。壯士又出搦戰。典韋又出。從中直戰到黃昏。各自馬乏少歇。典韋手下軍士飛報。曹操大驚。慌引眾將。前來看虛實。次日壯士又出搦戰。操見其人容貌若神。威風凜凜。不勝欣喜。分付典韋詐敗。韋出戰到三十合。敗走回陣。壯士趕到陣門中。弓弩射回。急引軍退五里。掘下陷坑。暗伏鈎手。次日再令典韋百餘騎去搦戰。壯士果出。典韋略戰數合。便回馬走。壯士趕來。至陷坑。四下諸將逼至。連人帶馬。落于坑內。鈎手縛來。中軍見曹操。操慌下帳。叱退軍士。親解其縛。急取衣服命坐。問其鄉貫姓名。壯士曰：我乃譙國譙縣人也。姓許名都。字仲康。遭天下大亂。聚宗族數千人。以禦賊寇。不時有寇犯

小二擺酒飲至半酣小五曰教授到此賞幹小二曰教授如今在財主家做門館今來討十數尾金色大鯉魚特來尋我們阮小七曰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如今便要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曰教授遠來我們要討十個值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稱謝尋思店裡難說今夜在他家投宿却作理會小二還了酒錢邀吳用到家坐定小文阿嫂安排酒來吳用曰大去處怎的沒大魚小二曰這大魚除非梁山泊裡有我這湖狹小存不得大魚吳用曰這湖與梁山泊相近如何不去小二曰如今泊子裡有夥強人古了不容打魚為頭是白

境吾築堅壁以守之一日群賊數萬至吾令眾人四面皆堆石子吾親自飛石擊之無不中賊方退去又一番賊至塢中無糧賊與和許以耕牛換米米已送到賊驅牛至塢中牛皆奔走向還被吾雙手掣二牛尾倒行百餘步賊大驚不敢取牛而走因此保守此處無事操曰吾聞大名久矣還肯降否褚曰愿引宗族數千來降操拜許褚即封為都尉賞勞甚厚後人有詩曰  
天下瓜分漢欲亡四方豪傑盡鷹揚  
高坡許褚投降後自此何憂呂布強  
許褚既降將何儀黃劭斬訖汝穎悉平曹操班師回山東是興平二年夏四月也曹仁交夏侯惇接見言近日細作報說兗州薛蘭李封軍士皆出擄掠城邑空虛可引得勝之兵速攻兗州一鼓可下操聽了遂引軍馬逕奔兗州薛蘭李封措手不及只得引些少軍兵出城來戰兩陣列開

交秀士王倫第二個攪着天杜遷第三個雲裡金剛宋萬有一個旱地忽朱貴見在道口開店專一探聽事情如今新來一個是東京禁軍教頭豹子額林冲十分武藝如今把住泊子絕了我們衣飯吳用曰官司如何不捉他小五曰捕盜那里敢下鄉村吳用曰他們到快活小五曰他們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細錦我們兄弟空有本事怎得如他吳用曰這等入若被官司拿住他自是苦小二曰如今官司沒分曉犯了迷天大罪的都沒事但有肯帶挾我們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吳用曰你們怨着打魚不好撞籌却不是好小二曰我弟兄們幾通要去入夥聽得王倫心地窄狹若似教授這般情分我們也去多時

操新降將許褚曰愿請一戰以報王公不殺之恩操大喜遂令出戰李封使盡戟向前來迎交馬兩合許褚斬封于馬下薛蘭急走回程吊橋邊李典攔住薛蘭引兵投鉅野而去一將飛馬趕來一箭射薛蘭于馬下乃是武城人氏也從事呂虔軍皆潰散曹操得兗州程昱便請進兵取濮陽操傳令許褚典韋為先鋒夏侯惇為左軍李典樂進為右軍操自領中軍于禁呂虔為合後兵至濮陽時呂布欲自將出迎陳宮諫不可出戰待眾將聚會後方可呂布曰吾之英雄誰敢近也不聽宮言便引兵出陣纔圍處呂布出馬橫戟大罵操賊殺吾愛將許褚使出關二十合不分勝負操曰呂布非一人可勝更差典韋又出兩將夾攻左邊夏侯惇右邊李典樂進齊到六員將殺得呂布遮攔不住城上田氏見布輸了回城令人拽起吊橋布大叫開門田氏曰吾已降曹將軍矣布大罵引軍前

了。吳用曰：小生何足道哉。此間鄆州城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麼？小五曰：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晁蓋麼？吳用曰：正是。小五曰：雖與我只隔百里路，緣淺不曾相會。吳用曰：此人是我仗義男子，我今對你實說。我今見在晁保正在上，打聽得有一套富貴，待地來和你們商議同去。如何？小五曰：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賺財的好漢，我們却去害他，被江湖好漢作笑話。吳用曰：你們弟兄真個是好義，我對你說，這件事非同小可的。當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平大名府梁中書，即日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慶生辰，請你商議取此富貴，交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三個成此大事，小五跳起來曰：一世

奔定陶而去。定陶今充州府陳宮等開東門保護呂布老小出城，操遂得濮陽，恕免田氏舊日之罪。劉曄曰：呂布乃猛虎也，今日困乏，不可少容。操令劉曄等守濮陽，遂引軍趕至定陶。時呂布與張邈、張超盡在城中，高順、張遼、臧霸、侯成巡游打糧，未回時，濟郡纔麥熟，操軍至定陶，連日不戰，引軍退四十里下寨，令軍割麥為食，細作報呂布，呂布引軍趕來，將近操寨，見左邊一望林木茂盛，恐有伏兵，而回操知布軍回去，乃謂諸將曰：布疑林木中有伏兵耳，可將旗數面縛于林中，寨門西邊一帶長堤無水，可盡伏精兵，明日布必來燒林，堤中軍斷其後，布可擒矣。于是操寨中止，留鼓手五十人擂鼓，將村中擄來男女在寨吶喊，布心疑不敢進也。却說呂布回告陳宮，陳宮曰：操多詭計，不可輕敵。布曰：吾用火攻可破伏兵也。留陳宮高順守城，布次日引大軍來，遙見林中有旗，驅兵大進，四面放火，却無一人又

指望今日還幾時去。吳用曰：明日五更一齊都去。次日三弟兄跟着吳學究來見晁天王，請入坐定，晁蓋大喜，宰殺猪羊，列了紙錢香桌，擺了猪羊，誓曰：梁中書將害我錢物，與蔡太師慶生辰，我共取此不義之財，但有私意者，天地誅滅，神明鑒察，誓了在後堂飲酒，庄客報說有個先生要見保正，晁蓋出來看，見那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蓋曰：先生尋保正有何見諭？那先生曰：尋保正有個話，說蓋曰：小子便是，請入庄吃茶。已罷，見他不說真情，又邀到水閣內，晁蓋問其姓名，那先生曰：貧道覆姓公孫，名勝，道號一清先生，是蘇州人氏，自幼好習武藝，人呼為公孫勝，大郎為因學得道術，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

欲投寨中，鼓聲大震，疑惑不定。寨後一處軍出，呂布趕來砲響處，堤內伏兵盡出，夏侯惇、夏侯淵、許褚、典韋、李典、樂進、驟馬殺來，呂布急回，見此六將，料敵不過，落荒而走。健將成廉、波樂進一箭射死布軍三停去，二敗卒回報陳宮，陳宮曰：空城難守，吾與高順保着老小，棄定陶而走。曹操將得勝之兵，連夜殺入城中，勢如破竹，張超自焚，三族盡滅，張邈去投袁術，山東一境盡被曹操所得，安民修城，不在話下。却說呂布正走，路逢諸將皆回，陳宮亦已尋着，布曰：吾軍雖少，尚可破曹，遂再引軍來，不知勝負如何。

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久聞保正  
 大名無緣拜識今將十萬貫金珠寶  
 具送與保正未知肯受否晁蓋笑曰  
 先生所說莫非北京生辰賀禮那先  
 生驚曰保正何以知之晁蓋曰小子  
 胡猜未知是否公孫勝曰此一套富  
 貴不可挫過正說間只見吳用從閣  
 外搶入劈胸扭住公孫勝潛說曰明  
 有玉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  
 的勾當赫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且  
 聽下回分解



英雄譜一卷終



